



通州直隸州志

卷十六

藝文志

十五册

ル 5
1568
15



JL 85
1568
15

通州直隸州志

藝文志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敘曰海邦文物綦代剖軼宋鏡元鑄無幾存焉有明三百年間撰著略備逮我

右文之世英才誰起接光並烈部帙爛然可得而按也諸郡邑志乘並臚詞章蕪矣第仿史例條其篇目而作者之旨不明爰自炎宋迄於近代凡所及睹並錄敘釋亦劉略荀簿王志阮錄意也必若鄭樵焦竑販鬻書名罔開後覺昔人詆爲虎豹之鞞也固宜志藝文第十二



通州直隸州志卷十六

藝文志

經部

書而不經儒術其細矣士聚橫塾幼守一藝唇腐齒脫而後能言精靈存焉爾其中申鬯茂典傳祖舊說與夫芟角讐難翻競其辭者衰列散簡良足觀省

宋周易口義十二卷繫辭說卦三卷並如皋胡瑗撰

庫全書總目周易口義十二卷宋倪天隱述其師胡瑗之說其說易以義理為宗邵伯溫聞見前錄記程子與謝湜書言讀易當先觀王弼胡瑗之學源於周子然考之紹放周易詳說曰朱子謂程子之學源於周子然考之易傳無一說及太極於觀卦辭云子聞之胡翼之先生曰上為天下之表儀於大畜上九云子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於夬九三云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无咎於漸

上九云安定胡公以陸為達考伊川年譜皇祐中遊太
 學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道得先生試文大驚即延
 見處以學職意其時必從而受業焉世知其從事濂溪
 不知其講易多本於翼之也其說為前人所未及今核
 以程傳良然朱子語類亦稱胡安定易分曉正當則是
 書在宋時固以義理說易之宗已王得臣塵史曰安定
 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
 士日講易是書殆即是時所說宋志載瑗主太學時千餘
 易口義十卷朱堯尊經義考引李振裕之說云瑗講授
 之餘欲著述而未逮其門人倪天隱述之以非其師手
 著故名曰口義後世或稱口義或稱易解實無二書也
 其說雖古無明文然考晁公武讀書志有云胡安定易
 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其
 說與口義合又列於易傳條下亦不另出口義一條然
 則易解口義為一書明矣宋志誤分為二也

易說十卷如皋王俊義撰

尚書全解二十八卷洪範口義二卷並胡瑗撰

四庫全書總

目洪範口義二卷宋胡瑗撰是書文獻通考作洪範解
 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今其文散見永樂大典中尚

可排纂成書周易口義出倪天隱之手舊有明文晁公
 武讀書志謂此書亦瑗門人編錄故無詮次首尾蓋二
 書同名口義故以例推其為瑗所自著與否固無顯證
 至其說之存於經文各句下者皆先後貫徹條理整齊
 非雜記語錄之比與公武所說不轉比原書本無次第
 修永樂大典者為散附經文之下轉比原書本無次第
 公武所見又別一本也洪範向諸人遽以陰陽災異所
 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遽以陰陽災異所
 合其文劉知幾排之詳矣宋儒又流為象數之學惟圖
 書同異之辨經義愈不能明瑗生於北宋盛時學問
 最為篤實故其說惟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務新奇如
 謂天錫洪範為錫自帝堯不取神龜負文之瑞謂五福
 次第為箕子所陳不當指一身而言俱駁正註疏自抒心
 之應通於四海之法推演八政以經註疏為詳確其
 得又詳引周官之治定皇極為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
 要皆歸於建中出治定皇極為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
 深得聖人立訓之要非識緯術數者流所可同
 日語也宋史本作一卷今校定字句析為二卷

春秋要義三十卷春秋口義五卷並胡瑗撰

孝經註通州李重發撰

論語傳一卷中庸傳一卷並胡瑗撰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胡瑗與阮逸奉敕撰

四庫全書總目皇祐新

樂圖記三卷宋阮逸胡瑗奉敕撰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校定鍾律依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至皇祐五年樂成奏上此其圖記也舊本從明文淵閣錄出後有宋陳振孫嘉定已亥跋云借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麻二年吳壽民跋明萬曆三十九年趙開美跋敘是書源委頗詳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主逸瑗之說范鎮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卒不能以相一其往反書牘具光傳家集中而鎮所作東齋記事亦略存其概大抵逸瑗以為黃鍾之法計之黃鍾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圍徑用徑三圍九古率而改圍九分爲九方分別遷就之術也司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求之耳其論最明范鎮譏其以度起律誠爲過當然鎮以秬黍律尺龠籥斛

算數權衡鍾聲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亦不爲無見也以律起度與以度起律源流本無異同而二家算術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橫黍而失之於圍徑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空徑不生於黍而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竟不必實黍於管亦未見其爲通論也是書上卷具載律呂黍尺四量權衡之法皆以橫黍起度故樂聲失之於高中下二卷考定鍾磬晉鼓及三牲鼎鸞刀制度則精核可取云

監韻五編通州崔敦詩撰

明易傳闡庸三十卷通州姜山斗撰

易旨元珠通州徐大紳撰紳少從白日新受易能得其言易家淵源半出於紳云

易經正印海門易象晉撰

淮海易譚四卷如皋孫應鼇撰

四庫全書總目淮海易譚四卷明孫應鼇撰

是書謂天地萬物在在皆有易理在乎人心之能明故其說雖以離數譚理為非又以程子不取卦變為未合而實則借易以講學縱橫曼衍於易義若離若合務主於自暢其說而止非若諸儒之傳惟主於釋經者也自說卦乾坤六子以下即置而不言蓋以入卦取象之類無可假借發揮耳其宗旨可知矣

周易本義補如皋蘇文韓撰

大易解二卷如皋范志易撰

易洞如皋曹銘撰

詩經大旨海門張自新撰

詩經微言如皋劉昌運撰

禮記摘註五卷禮記彙講二十卷並如皋李上林撰

春秋疏義通州丁鈇撰

春秋萃數錄二十卷海門彭大翹撰

麟經敷講秘意海門李廷槐撰

春秋彙書海門成相撰

麟經秘旨海門李之達撰

春秋繁露直解四卷如皋昌起宗撰

孝經正解徐大紳撰孫闕達敘略從古註孝經者不下

簡去晦就明俾讀者易曉以為初學津梁其有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願先生非第以文教也先生之於孝經殆于身之殆于家之矣先生天性孝友而能樂在平以道學自任足不履公庭手不釋卷晚年好著書幾於充棟授徒教子諄諄以孝相勗長公巖叟先生教孝之其歷任閩秦善政善教未可枚舉孰非體先生教孝之意而行事君和民之道也哉仲季東巖雲琦諸君無不雍雍藹藹式好無尤全部孝經具在先生一門中矣是書也先生之以身教之家教而非僅以文教也吾願學是經者先生之身之身之家可矣吾願學先生之身之家之經可矣

五經旁訓通州陳大科編

經傳類義二十卷海門崔桐編

五經輯要易象晉編

五經正解一卷泰興張榜撰

拙存堂經質二卷晉起宗撰

書凡九十六篇分條考辨其中頗有典核之條如辨書
 七政皆右旋蔡傳未為實測詩小序與經傳多相符申
 公詩說不合於魯詩者凡數端國風非徒謂之抽證詩
 議頗誤引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村木作謂之抽證詩
 柚其空引史記國語證趙朔生年其他考書與春秋與
 地者亦見根據他如謂趙朔生年其他考書與春秋與
 不及鄉遂以都鄙即鄉遂也鄉師言六鄉遂人言六遂
 而不及都鄙以鄉遂即鄉遂也鄉師言六鄉遂人言六遂
 六遂亦如都鄙以鄉遂即鄉遂也鄉師言六鄉遂人言六遂
 百萬畝除公田外僅八萬家一人受百畝百里之國田九
 將何所受今考大司徒曰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又曰帥

六鄉之眾小司徒曰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都
 比之數又曰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則一職之夫家九
 鄙與六鄉並舉何謂里謂大司徒之六鄉不能容六鄉
 不何得更有都鄙不謂里謂大司徒之六鄉不能容六鄉
 田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當以周禮三鄉三遂
 是為明證且鄉遂之制既據周禮一鄉一遂當以周禮三鄉三遂
 數為正如公五里開方百六十里者五鄉五遂當以周禮三鄉三遂
 里開方百五十里者四鄉四遂當以周禮三鄉三遂
 家合三遂止七萬四千六百二十五家
 僅得三十五分之二豈此天子外更不容有都鄙乎
 以侯國亦六鄉六遂與天子外更不容有都鄙乎
 年傳叔仲昭以百里為遂正遂與通鄉則有遂之名
 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正遂與通鄉則有遂之名
 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正遂與通鄉則有遂之名
 有鄙之名謂諸侯三十年鄉遂與通鄉則有遂之名
 官所統之縣正鄉遂與通鄉則有遂之名
 遂謂都鄙統於縣正鄉遂與通鄉則有遂之名
 之名與閭皆同縣師之名與周禮正同豈得謂閭師縣師

即間胥縣正乎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
馬皆都鄙之官也而起宗謂周禮有鄉遂之官無都鄙
之官誤矣又雜記曰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
者之喪服如士服註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
嫌若踰之於禮其意最精而起宗乃以其服父母兄弟
極尊古文尚書力詆梅鶯於春秋謂周不為服又於書則
秦不用亥正此皆誤襲前人之說謂周不用子正并謂
而不知所擇以致失其綱要也

四書敷義通州曹大同撰

四書窺通州湯不疑撰
單思恭敘今天下子書橫流矣
自制科啟而士頹一經治四書者乃倍蓰於他籍惟其
童而習之故浸與相狎以為平平無奇不若他籍之可
喜可愕而余則謂四書之列於經也具洙泗之淵源亦
可為史屬聖賢之手筆亦為集部之冠冕即子求之淵
稱子固也余謂子思子孟亦為集部之冠冕即子求之淵
當四部亦何不可而鵠冠繁露之殘魄輒欲妄分一席
地及質以孔曾孟氏之堂堂猶然未夢見也縱使與語
難字填滿胸腹其安所用之故真博雅人讀盡天下書
鮮不山善讀四書入者所憾講貫之家胸中無物腕下
多塵則粹然遇五鹿嶽嶽又安能折其角乎吾皇湯襲

明先生今之真博雅人也才映千夫學淹四部向嘗經
馮開之祭酒賞識非常乃僅以一領青袍償其久餽
人之厄如何可言而先生不自侷一領青袍償其久餽
生揚扈風雅博唱號廢一時大江南北誰弗知二湯者
惟已四十載始成今帙曰四書窺集諸家之大成透一
人之獨悟高不假途於葱嶺卑不拾潘於藿養千百年
金口木舌之神宛從陶康側理間呵之欲活直是著書
者兼解手口固將使閱者不似他說家舌本纒過輒味盡
種釋縛解黏復饒別趣不似他說家舌本纒過輒味盡
言中也吾輩久注斯編勤請開示而先生老梁可切爰
付錢人令制舉家而手一編也一切即面屋梁者可坐
逸也豈惟制舉家而手一編也一切即面屋梁者可坐
者可暫撤也又豈惟講學家而手一編也一切即面屋梁
切詰曲聲牙者并可索然無味也先生之功天下偉夫
而余更謂以先生之才雖然無味也先生之功天下偉夫
言擬合羣籍中尼父諸語奉以爲經其亦難者昔人有
類附焉因以爲傳庶幾配五經而六之乎始取政和間
石經本爲兩傳之善否完缺一覽瞭然假更定成書
縱考亭復生得不爲心折乎是一說也孟夫子文筆之
奇爲韓書所自出而世所傳老泉評本殆賈人妄爲之

者獨未宜別加評測令文焰一新以柱諸子家之口乎
是一說也諸如此類自非老於經學如先生其人者曷
任哉雖然此猶就四書論也更進而求之詩之祧卜子
夏而躋新安也禮之屏儀禮周禮而雜以陽翟大賈也
春秋之外三傳而內康侯也孝經之為尼父手著而不
列學宮也即尚書亦有今古文之別焉所未煩商訂
者獨大易耳先生以治四書之餘力因而及之乎十三
經之盛且如日中天矣關子莫若以經願先生終任之

四書說約通州姜玉菓楊廷芳同撰

四書講意心印通州凌自顯撰

四書正解一卷張榜撰

四書近語孫應鼇撰

四書旨要劉昌運撰

樂律管見一卷如皋何塘撰

塘博通律算察及銖黍歷
辨劉歆何妥李照范鎮陳
賜蔡元定之失近代若李文利李文察劉濂張敬諸家
莫有過焉鄭恭王厚婉世子載堉其外孫也所撰樂律

諸書悉本塘說是書載明
史藝文志一名律呂管見

律呂分解二卷律呂發明二卷並孫應鼇撰

四庫全

呂多分二卷律呂發明二卷明孫應鼇撰是書考辨律
五聲二變止得七聲如通計一均五調所用之七律則
三十五聲祇得十一律今以黃鍾一均言之自黃鍾而
上用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四律自黃鍾而下用林鍾太
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六律併黃鍾為一其義乃云大
呂助黃鍾宣氣后妃之法所不及也應鼇不解其義乃
不用黃鍾宣氣甚其算漢解銘文之無成而代有終故
尺圖其外方斜即圓徑也方求斜術以方尺自乘倍之
開方得斜即以一圍三最疎之率起算命斜徑為一
之法今應鼇以徑一圍三最疎之率起算命斜徑為一
尺四寸有奇祖氏所有徑一四寸是以前方乘除所得
遠乃自云依祖氏所有徑一四寸是以前方乘除所得殊
斜徑一尺四寸有奇者周亦不止於四尺二寸總之根
而不一抵牾也

重訂爾雅重訂說文解字十二卷並陳大科編說文自
 文既絕譌偽日滋漢和帝時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
 慎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書成二十有二年始達朱雀掖
 門安帝宣付史館焉蓋天地之英華不泯滅也而史籀
 孔壁于古之藏洪纖高下萬有之故彬彬乎括陳而畢
 載文不在茲乎文不在茲乎子墨客卿傳習既久沈休
 文氏鵠起齊梁間譜為四聲高自神伏掩奪許上今所
 傳禮部韻畧是也胡然強同天下之人之聲盡為吳聲
 乎維是五星聚奎之朝南唐舊臣受詔開局乃說文復
 與我高皇帝諭全椒金華諸儒臣受詔開局乃說文復
 韻格始誦天王同文四方其訓之而一時操觚擿藻之
 家亦用修太史以及鬱儀中尉月鹿道人各有謬論枝
 太常亦不失侯亞侯旅之儔歟余嘗折肱是書窮年彌不
 能竟其學頭乃得粵兩生共斯業朱完擅工大小篆
 異日討其點畫文無害劉生克平博極羣書為雜治其
 重刻於白狼書社以存岐陽鄒嶧之遺焉語稱晉鄙之
 夫往于田見鳥跡蟲蟻之奇異亦知輟耕諦視今敢曰
 子大夫陽浮慕古哉而以附於漢尉
 律也亦猶之乎田夫眈眈之視云爾

字學攷誤通州邵潛撰

六書論著二十卷如皋黃經撰

國朝周易集傳通州錢濤撰

周易啟蒙八卷通州錢大年撰

周易闡旨四卷通州錢栢撰

周易析疑通州王聳撰

周易遵聖直解十二卷通州馮生蘭撰

而其大要有三曰象曰理曰數象載理以行而數即寓
 乎其中可以觀玩可以揆幾可以知來四聖人之旨一
 也自譚易者或執象數而蕩於元虛或言義理而茫無
 依據遂令後世學者視為高遠不可測識之書而易學
 轉晦揆厥由來蓋未於孔子所繫之言細心研究而師
 心自用故也不揣儔味廣輯諸家緒論存其善者而要
 以孔子之言
 為依歸云

易經衷旨泰興張玉履撰

易經合參泰興張金鏡撰

周易一得如皋錢琪撰

讀易輒書五卷如皋姜任脩撰

周易轍八卷如皋姜恭壽撰

周易註疏如皋胡以熊撰

尚書大義八卷錢大年撰

古文尚書拾藩十二卷通州楊廷撰

尚書會意錢琪撰

詩學記錢濤撰

詩說攷略十二卷靜海成撰

王相敘略昌黎進學解云詩正而葩祇此一語

而三百篇之義該焉白異學爭鳴相攻相詰而其義晦而不彰於戲詩之失愚則說之者失之也三家既廢毛傳鄭箋以序為宗而序所從出立論已不無抵牾周秦以後說詩者不下數百家迨紫陽作詩集傳詩序辨說類多異議而後之遵序者攻朱復不遺餘力當此之時調停其間則不能偏袒更不可非綜貫諸家之說其全而觀其通無由得所折衷矣成左泉先生詩說攷略一編於前人所已發明者既取精而用宏於前人所未發明者復辭達而理舉以是宗雅言於至聖嗣逸響於西河上探四始五際之原下暢抗雅揚風之緒自來說詩者之得失異同罔不釐然浹洽於心亟請付之梨棗庶有以識左泉先生收輯之苦心暨余研經之夙願云

詩經合參泰興張蕃枝撰

詩經集註張金鏡撰

詩經彙詁二十四卷詩傳聞疑二十二卷並如皋范方

撰彙詁自敘略詩自漢以來毛鄭尚矣然止於訓故厥

氏正義疏本之隋唐二劉巨而倫常精而義理繁而象
緯繩輿禮樂名物無不接引該博證據靡遺誠說家之
鼻祖矣但其言冗長不便肄習至於蘇軾輩所謂本
其意旨亦復闕如宋興經學昌明歐陽文忠公與
義傳記等書極詳且盡而考其六義則於比興之體
多不合南渡後朱子挺出而集其六義為之折衷薛
日一洗相沿之陋習開千古之光明真豁雲霧而睹
青天也及於有明如黃陸沈魏徐何諸子稱大備矣
抵發明紫陽功令所在無或異同而隆萬間則又盛
新說如某章重某句在某句重某字專務陰合割裂不
文理語脈因循而難詞傳說者有之陽奉陰合者有
自啟正末造楊顯繼起而說約又實為之折衷正解
云考析而明造及之會曉暢宜舉世推為指南也余
從漢唐而遞及之會歸於朱子又從宋明而遞及之
歸於楊顯祖述斯二者立以為定論審其可否則施
存而按代以臚列焉要之但有節略而無潤益或錄
略或取數句必皆存其合也而不知其膚寸也流水之
為物也盈科而後進進其放乎四海不知其盈科也
見其溶溶爾汪而後進進其放乎四海不知其盈科也
莫為之前莫為之後音韻出焉而發挾氣而流其行其
樂翕如也純如也噉如也釋如也樂之聲音節奏猶詩之

聲音節奏也秦火既燬樂失其傳不知樂之聲音節奏
者不知樂者也今之為詩者為帖括為訓詁制義章句
不知詩之聲音節奏者不知詩者也樂可以一成一章
九成詩可以一二言而止可以數十言而不止其聲音
節奏均也百果草木之植於地而萌於甲而拆而根株
而千枝萬葉氤氳條達浦乎莫禦枝分而葉均之草木
不受然而不知其分均者不知草木者也昔者吾蜀趙
夫子於東皋知范子則其為人也篤信謹守特善為
詩專精數十年甚哉范子之言似子夏也今年夏薛翁
遠以其詩傳聞疑來吾受而卒業焉以范子之篤信而
日聞疑何疑乎謙辭也蓋范子憫為詩者之不知詩
故於聲音節奏詳哉其言之也范子於詩知之深矣

讀詩小箋五卷姜任脩撰

毛詩編年六卷姜恭壽撰

毛詩點註如皋章純仁撰

毛詩世次考四卷如皋江大鍵撰

周禮註錢濤撰

六官聯事六卷通州錢邦楨撰

官禮條辨八卷如皋黃端撰

逸禮補遺通州邵鳳依撰

家禮吉凶纂要通州袁邦幹撰

讀禮偶箋通州楊世綸撰

三傳會參通州王綦隆撰

春秋題鈐通州王兆陞撰

春秋題款通州劉邦仕撰

麟經纂註二十卷通州季芳撰芳善治春秋為高材生書藁凡三易乃成其子一麒麟板行之不果

春秋三傳文字異同攷春秋列女表正並通州李雱撰

春秋列國興廢攷略靜海成雲撰

春秋講義泰興宋人特撰

春秋題解泰興朱國瑛撰

春秋說約泰興朱青選撰

春秋補註四卷如皋范伸撰自敘略余喜讀左傳暇即手杜氏集解一編凡管蠡所及輒援引羣書及先儒緒論師友攷證記於簡之上

下方鈔錄成帙得六百餘條輯為補註分四卷明傅氏遜本邵氏寶左鵬陸氏榮附註為辨誤顧炎武著杜解補正因皆取之余亦略仿其書於諸賢之外另有發明爰以補杜氏之闕云爾

春秋圖攷如皋石峰撰

孝經內外傳十二卷錢大年撰

孝經闡義四卷楊廷撰

經義辨疑通州陳堪撰

讀雅筆記李勇撰

遂初堂經說通州劉邦鼎撰

五經義疏海門李進瑄撰

經訓菑畬十卷靜海成伊撰

四書大成二十四卷通州吳容撰

四書真解二十四卷通州黃之弟撰

四書直解通州周幽撰

四書解通州保玉躬撰

四書彙詮四十卷通州陳端撰

學庸彙解陳堪撰

學庸集疏袁邦幹撰

學庸講義通州袁邦鼎撰

四書語類彙要通州李銓撰

四書的解張玉履撰

四書匯解泰興劉嗣季撰

四書合參張蕃枝撰

四書說約張金鏡撰

四書定義泰興徐志定撰

四書本義劄記章純仁撰

錢陸燾劄子僕與石門相知文字之外蓋來論所謂文章理學者即文章即理學也故孔子曰文不在茲乎若問其下手工夫則不出乎六經即如魯論首葉學時習孝弟五字已體貼不盡易終日乾乾禮毋不敬書欽明明德欽若俱不出第一葉今

人讀到終卷尚不記得第一葉字古人白首窮一經亦非窮其字義即如中庸致中工夫亦只體驗得一敬字戒慎恐懼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者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者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四書辨註二卷如皋范曾輝撰

琴旨二卷通州王坦撰 四庫全書總目琴旨二卷王坦撰 一在不明管子五音四開之法而以管音律者其誤有五

御製律呂正義

之全惟 一書考定詳明發古人之所未發坦作是書一 律呂正義 一書考定詳明發古人之所未發坦作是書一 律呂正義 一書考定詳明發古人之所未發坦作是書一

以七徽為界自七徽上至岳山得聲之清所出五聲二
變度分之聲與實音相應八徽至十三徽而得其旋宮轉調
音不與實音相應乃從焦尾至各徽而出其旋宮轉調
說謂角調之角弦緊一聲而為宮聲既為旋宮角既為
宮則宮轉徵徵轉商商轉羽羽轉角皆以次而移於正
義諸圖說尤能精思闡發在近時言琴諸家可謂不失
其宗者矣

六書指南通州周墀撰

說文編珠葩經釋韻並通州李堂撰

四書五經字辨通州陳鶴齡撰

韻字類體四卷通州袁縉撰

韻學指南四卷成伊撰

切音便覽一卷靜海李許夔撰自敘古無韻書漢魏以
左校令李登雖倡聲類十篇亦未嘗言韻也晉呂靜因
聲類而撰韻集始有韻書之稱齊汝南周彥倫辨平仄

著四聲切韻始有平上去入梁沈約本彥倫之說借毛
詩以為根據四聲類譜隋唐以後重詩學益重韻學
士林宗之司馬溫公指掌圖分韻為體為韻同韻而分
隔同歸一母為雙聲同出一體為疊韻同韻而分兩切
為憑切同聲而分兩韻為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
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至明沈寵綏立
三字切法如西廬烏為蕭幾哀噫為皆之類未免近於
蛇足初學視之茫然矣大興李松石先生著音鑿六卷
釋五聲五音若經四反切陰陽華嚴等字母南北方言
古四十一母若經四反切陰陽華嚴等字母南北方言
覆辨論至詳且悉第與發難明閱者不便了日子特拈
出末卷五聲圖所切而各字之音包括無遺字多同音
字較之雖數倍於此而天下字無不包此圖闡其擊射
切無兩義即以此切而各字之音包括無遺字多同音
即所謂空谷傳聲是也字母三十三同母二十二陰陽
平及上去入五聲凡有音無字謂之空聲以圈代之各
列暗馬以上中下三馬而成音上馬歸音中馬歸韻下
馬歸聲乃自然之天籟同類召之有呼必應
穎悟之士一經過目庶幾洞明切字之旨矣

天然窮源字韻十四卷如皋姜日章撰

性嗜學養母以孝稱著天然窮源字韻其言字也自一
 一推之以至其極有一字至十者有平正端楷者二
 字三字並肩者三字四字合叢者兩字夾一字者有同
 哀異腹同哀異履者異貌同心同貌異心者同口異心
 同畫異音者微更小易同畫異音微似者三字似一
 字變三者其言韻也統之以類喉舌牙齒唇七聲中平上
 波下十有二韻別之以射字母等字反切之法悉本字韻而
 去入五聲亦為標射字母等字反切之法悉本字韻而
 擴充之為日月水火木金土七冊而天然窮源字韻之
 韻區之為正字通也標射甚妙而韻不若此書之全蓋
 書以成夫正字通也標射甚妙而韻不若此書之全蓋
 之備字彙之為書也標射甚妙而韻不若此書之全蓋
 採喉而出天然中節無絲毫勉強其字能該天下之字
 其韻能盡天下之韻所謂心印口印口印則不獨有字有
 後學者玩圖索義以心印心以口印口則不獨有字有
 聲者可得即有聲矣夫金玉之聲集苑土諸音為樂之
 百十有六聲之中矣夫金玉之聲集苑土諸音為樂之
 大成海濱散人之書亦集宣城湟川諸家為字學之大
 成其為功於天下後世豈眇小哉邑人周大順王路詩以紀之

六書定論三十卷如皋丁允齡撰

周易補叶五卷字學刊誤一卷並范方誤

小學辨論四卷如皋石璣撰

右易類二十一部書類五部詩類十二部禮類八部春

秋類二十部孝經類四部五經總類十部四書類二十

五部樂類五部小學類十七部凡部一百二十有七

史部
 史職之國鮮有私作若夫方聞之士甄遺撫逸纂成一
 家識者竊取焉旁暨疏議傳記方志政書雖其支流所
 不廢也豈削觚執簡必人人正駿哉
 宋通鑑要覽六十卷通州崔敦詩編
 內外制藁三十二卷制海十編奏議總要五卷並崔敦
 詩撰
 景祐樂府奏議一卷皇祐樂府奏議一卷並如皋胡瑗
 撰
 內制三十卷諫疏三十卷奏議三十卷並如皋王覲撰
 民表錄三卷賢惠錄三卷孝行錄三卷並如皋胡訥撰

史部

史職之國鮮有私作若夫方聞之士甄遺撫逸纂成一
 家識者竊取焉旁暨疏議傳記方志政書雖其支流所
 不廢也豈削觚執簡必人人正駿哉

宋通鑑要覽六十卷通州崔敦詩編

內外制藁三十二卷制海十編奏議總要五卷並崔敦

詩撰

景祐樂府奏議一卷皇祐樂府奏議一卷並如皋胡瑗

撰

內制三十卷諫疏三十卷奏議三十卷並如皋王覲撰

民表錄三卷賢惠錄三卷孝行錄三卷並如皋胡訥撰

誦瑗之父景祐中官甯海推官嘗取當代循吏善政為民表錄三卷李淑以為可備廣記孝行錄所記亦宋初人又採賢惠女行為賢惠錄末一卷未卒業瑗續成之天聖中上之於朝

政論三十篇通州施昌言撰

明綱目發微三十卷通州王峰撰

提綱旁覽十卷海門崔桐撰

宋史纂海門成友文撰

晉書纂六十卷通鑑節要十八卷並如皋蘇文韓撰

芹溪奏議一卷通州凌相撰

石渚奏議四卷通州馬坤撰

黃氏奏疏彙四卷通州黃河撰

督撫奏議八卷撫遼奏議二十卷並通州顧養謙撰

世王

貞撫遼奏議叙御史中丞通州顧公益卿之為戶部郎即才選而僉副從征山寇有功而中忌者歸久之乃補參議以中泉副從征山寇有功而中忌者歸久之乃於浙江兩年復還公泉副而飭霸州兵事會浙有驕卒之變屬撫臣銅梁張公泉副而飭霸州兵事會浙有驕卒奏留公三品俸以原官飭州兵事而驕卒之首惡悉授首詔加公三品俸以原官飭州兵事而驕卒之首惡悉授首詔策與水利募農耕奉行之臣凡十餘道而獨公所治已見利數倍會遠左之撫臣缺詔推賢能知邊務者公遂超為右僉都御史以往公上疏力辭謂能往歲於藩泉前浙中不役甚愧同事者或以小嫌見累而巳獨得竟而遷甚不安誠願以故秩為縣官捍薊邊且得究稻田之利優認不許而以稻田事責代公者公既至屬虜大入與征虜前將軍太保甯遠伯李公合策討之公任謀李公任勇大破創其眾斬首虜以千計鹵駝馬牛羊萬餘公叙所以勝狀宛如畫而力推功於置遠請無賞及臣賞及臣不足勸戰士天子為之錄當遠而公與總督王公俱遷公自劾而副賞亦差次之當公之在遼總困大水千里為顛脫公請開海禁議獨得報可公益

與總督王公大帥李公條遼事之所難大勢有四謂
邊長虜眾兵寡餉薄畫圖貼說而大司農議之亡不朝
之策甚詳天子得公疏下大司馬與注措略相當自公
上夕許公自是益發紆諸所建白與注措者知以戰功推
之在遼士飽馬騰遼遂以重冠九邊議者知以戰功推
吾觀近世所以作邊事者於西北推其爪牙者固力也
東北推翁襄敏公仁夫於南推王成文襄公應隨於
而北推翁襄敏公仁夫於南推王成文襄公應隨於
覈乃其體集敏文而公甚暢文成兼暢與文矣而不甚
癸未之冬余與今相國公與子交頗晚而最爲相知
之外公謂余毋事筆研謂太原公俱門却掃有志游方
拜相樹平章之績而余亦謬誤一出惟世今太原公已
而卻筆墨之累且爲公犯綺語戒矣不自能從故教
立不能自達之於上而往託之移公一亥而後其因
驛上封事者又不知其幾余所叙僅公一斑耳公於出
公託自解焉當不以我爲綺語也

督撫疏藁二十卷通州陳大科撰
南溪奏議二卷泰興張翹撰

通州名宦鄉賢攷通州顧馨撰

甲寅錄一卷闡幽錄十卷並通州張梓撰

當代名臣錄通州姚繼律撰

循吏傳州乘資四卷並通州邵潛撰

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憲章所係不得以
浮靡之辭虛妄之事而參之也吾通之志凡七修矣不
佞所及見者庚寅已未丁丑三志而已世代遷移文獻
湮沒或寡按據而多佚或徇貴倨而鮮公報始實難繼
述不易蓋士大夫之子孫或不入先世於名賢不已至
生負穢行者亦然祈請弗獲繼以行賂甚至挾勢肆螫
乘觚者顧忌利害畏縮首尾卒窳定無完篇豈盡其辜
也哉嗟夫魏書陳志金粟交關沈傳裴略家門互易國
史且然矧郡邑志乎不佞甫弱冠竊留心州志凡涉志
事遠則求諸簡冊近則徵諸耆舊有所見聞率日屬月
彙書而藏之已乃自萬歷丁丑迄宏光乙酉若譎舛遺
亡吏治俗尚貢賦徭役才賢節孝災祥利弊藝文靡不
備載爲卷四爲類三十有八勒成一其間卒已以後微有
資或可資異日修志者之采擇云

通州直隸州志 卷六 藝文志 史部 七

通州直隸州志 卷之二
未詳者以余流寓如皋故也昔太史公直著武皇之迷
或張湯公孫宏之姦狡漢君臣臨之而不諱孫盛直書
桓溫枋頭失利事溫怒之而不聽是豈減春秋書法哉
張說證魏元忠事說求之而不聽是豈減春秋書法哉
若今人則不敢作矣作史宜爾志奚遜焉不佞嗜古無
成不齒於世敢希往哲之風且權非斧鉞職存掌故輒
冒昧紀此實作其匪堪矣然此乃不佞私家之書是以
無中制無旁撓予奪稱情褒貶當意無所隱亦無所貸
交直事覈是非一秉於公夫公則直無所隱亦無所貸
之忌違恤哉藉令不佞不言則七十餘年之典故豈不
遂佚而無所紀乎即有紀者而不失真乎或謂作史多
陰禍不佞非不鑿班崔范魏之轍顧此非史也吾紀吾
通事也然第不能虛美誣實者政以是非之公不明於
世耳知我舉我聽之而已他日修志者以不佞之心為
心於是取資焉毋以肘之掣而曲其筆則可稱志
之董狐矣噫第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里雋遺評二卷通州錢岳撰

今世說通州單思恭撰

災異攷土木攷怪惑攷忠諫攷並如皋嚴怡撰

前徽錄二卷如皋冒起宗撰

西巡錄一卷貴陽行紀並通州陳堯撰

一統志略海門彭大翼撰

浙東紀事海門李兆星撰

繡斧西征錄一卷泰興何鏞編

四庫全書總目繡斧西征錄一卷明何鏞編

泰興人萬歷戊子舉人是編載其祖何棻正德間以御史監軍征蜀寇鄢本恕藍廷瑞之事所錄皆敘記贈詠之類開卷即題第十二卷第十二頁其標目則題泰興何氏家乘中間又題曰西征捷音西征圖詠名目紛然蓋本刻於家乘中此乃折出半卷別行者耳

懷慶府志十二卷如皋何瑋撰

博平錄胸山錄嵩陽錄並嚴怡撰

金斗風物攷四卷如皋范瀏撰

問政集賦役詳照並通州錢嶧譔

鹽政書四卷海門張鳴鶴譔

如皋平賦錄嚴怡譔自叙皋之田賦弊亦甚矣弊亦久其繁亦思所以更張之而沮格是憂往往付之空言為之承歎而卒莫如何也或傷之曰此極矣其必有更張

之人或拒之日成法也孰更張之者其憤世嫉邪者之言則曰彼其條去而條來且私便其身圖暇哀此焚燭而更張之為耶以為雖天亦無若我何矣乃嘉靖已亥樂至黎公來察皋之人病在此也謀於乃心兩期而決再具疏以聞沮於司國計者之不欲變而通之也至於於是君于以為咸曰公去矣何暇吾之憂私己者方自喜曰其去也吾茲免矣天矜於皋之人公心於仁政天幸順從之乃泰和劉公繼公而至奉簡書而行之若能不及履畝定稅不數月而并稅告均茲豈常情之所能窺測也哉野語有之或創之莫能繼之家罔有昌或倡之或又和之邦其有大祥皋之事其二三知己者亦不無異說矣逮於事之定也遂同然服其心其視他州邑上雖有利之之政猶不免於疾視之又或譁然而為訕

者則其民之澆隘俗之美惡又可觀矣皋之耆老士大夫以二公之為刻為書以徵久遠俾怡叙其大略於首行故云

耶中讞語二卷如皋冒日乾譔

平倭策一卷張鳴鶴譔

籌邊要略百將傳並如皋郭師古譔

遼左方略五卷冒日乾譔

三省備邊記二卷如皋蘇愚譔

守筌一卷冒起宗譔自叙略嘗攷博物志禹作城強者不能戰者又未必其能守也邇來鋒櫓頻驚干陬競飭

有高城深池而未免復墜者有最爾斗大而安如綏表者視所以守之者何如耳嗟夫人和得地方略從心如郭昭韋孝寬賊質蓋蘇文輩以及宋昭年之知秀州劉顯忠知越州賊不敢薄城孫道夫知資州盜不入境劉之聞闔各嚴金湯屹若卽墨翟之五十六法今未必一

一可用而諸公亦未嘗墨守之也笥中有舊輯青螺郭中丞之城書新吾呂司馬之救性書而益以他籍之所徵新得之所及者參酌而增損之授諸梓頌之郡邑名日守筌蓋以神明變化望之諸子大夫而政不欲其墨守之也

觀史一斑通州黃應元撰

史衡六卷陳堯撰

古今合轍集通州朱當世撰

兩漢完雋待問藁二十卷海門崔桐撰

讀史略如臬劉昌運撰

拙存堂史括三卷冒起宗撰自叙略壬午秋余再緝先公之逸園刪竹開扉奉蘿

就幕度修廊而趁月披磔徑以訪山一時鬱林之石生寒性儉上之不能沃薔薇露薰五牲香高卧碧雲巔享人間清福次之如所謂掃石安棋分泉遞酒徵歌卜夜

諸事心竊好之而病固如之雖勉為之而弗揚也偶亦寄趣於詩而經營意匠奔走心神則有所弗公之教誥在於是問抽架上諸史了閱送日閒有所括輒呼孫未書於之楮葉昔陳眉公談司馬溫公通鑑云且無論公之

國朝周史二百八十卷續後漢書七十八卷並通州錢兆

鵬撰

晉史乘十六卷楚史檇杙二十卷並通州錢梅林撰

紀元備攷通州陳世祥撰

竹書詳註通州邵鳳依撰

顧襄敏年譜一卷通州楊廷撰編自敘吾鄉顧襄敏公

奏議二十卷九十餘疏督撫奏議八卷三十餘疏撫遼庫全書采入存目中惟撫遼時諸戰功多與甯遠伯李

公成梁合謀成梁傳載明史襄敏公事蹟僅見於橫雲
山人史藁石星傳內但云撫遼東多勲績而已撰因取
郡人朱徵君當世纂錄舊譜謹考明史李成梁傳中戰
功相符者一表出之復徵諸傳紀參諸碑銘合諸本
集旁搜叢書小說以及諸名諸人詩文集中之所品騰
羅佚闕較舊譜增省過半庶後之君子或因是而得窺
見公之雌略焉此亦小雅
詩人悠悠我里之思也

侍御奏疏泰興季振宜撰

五山小史十卷通州陳魁文撰

百歲攷略通州陳紹堂撰

里雋續評二卷通州保崇光撰

在里閑而涉聞淺見問某某之嘉言曰不知某某之
行日不知鄙陋若此尙足與言知人論世耶吾鄉錢五
長先生有里雋遺評之刻其辭文其指遠洵鴻筆也予
何人斯敢以評續其後乎願自先生歿距今百有餘年
其間忠臣孝子文人韻士以及一死之得一藝之長者
卓卓有人不有續者後將安放世友凌子岐封以續緒

之責寄之子予不獲辭癸未夏養拙城西鳩柴庵中日
長無事爰取百餘年來所得於見聞者而品列之
共得人九十有奇非謂吾鄉可評之人盡於是也余見
聞淺狹非攷據詳確不敢濫登是評也無諛辭無飾說
各如其分位而止第愧學寡才疎立言
謝陋名之日續恐不免續貂之誚云

馮氏見聞錄六卷世德編一卷並通州馮樹撰

海曲拾遺六卷通州金榜撰

郡形勢連屬西北由皋邑至吳陵直達邢上東二百里
乃至於海古所謂北江入海處也曰海曲者江水至此
距海口漸近舟行者見江流之廣也輒謂之海門先
生是書自城邑市井以及江皋海濶靡不登載特取諸
海以命名耳拾遺以城南五山志總全省之大要郡邑則加
詳焉通之形勝以城南山志蒐羅加密劉知幾云視聽不該
居山中復纂有五山志蒐羅加密劉知幾云視聽不該
必有遺逸此拾遺之所由作也書凡六卷大約分門撮
拾義例未嚴然史氏流別殊途並驚故觀其獨舉所知
編爲短部近於小錄賢士貞女類聚區分近於別傳而
風化異俗物產殊宜則仍地里書之一隅耳袁山松論
作書之難有云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

不實錄三難也今生於茲土雜採見聞言皆徵實雖繁與俗可以無譏焉而其他兩難益非所慮矣

崇川咫聞錄十二卷通州徐縉楊廷撰同譔王汝霖叙

掌道地圖誦訓掌道方志鄭氏謂說地州形勢始也
川所宜與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此州縣有志之始也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所識必一之方自紀其形勢及久遠
之事而後修志乘者得踵事而修輯之聖人說禮先資
文獻後世史家類得數家藏稿乃彙成一家人言是以博
雅之士隨所聞見留心紀錄考訂地城廣輪多識前
往行以及物產土風為作志之嚆矢也通郡襟山帶海
風氣瀟灑而且偉人代出志多好讀書稽古文采斐然
數百年來其大端皆載於前志而乾隆乙亥重修以後
垂八十年諸所傳聞宜有紀述且夫德行節義者天地
忠臣孝子烈女節婦其精神耿耿不可磨滅雖年湮代
遠編缺簡脫而遺文軼事常有物可護使不泯沒一旦
出於燬燼之餘而付於著作之手良非偶然此吾友徐
君鸞坡楊君述臣而於拾遺之鄉凡由郡及郡所隸之
泰輿如皋二邑並附郡之海門鄉凡由郡及郡所隸之
輦之言行事蹟自正史省志泊家乘別集下逮叢書小
說遇有一節可傳者靡不網羅貫串復訪諸故老證之

同人而自為一書嗚呼此咫聞錄之所為必不容已也
其錄首載疆域形勢建置山川擬志乘之通例而搜羅
宏富非擗摭往說者所得有次文徵錄獻徵錄編輯尤
詳則吾郡世家善俗明經飭行鴻文大篇繁然之跡具
在又全書精力之所寄而考文數典者所必資也名宦
次後者錄為吾通作而異地名賢惠政流傳固將尸而
祝之祚而履之而寓賢亦次焉列女錄政流傳固將尸而
者按年編錄之而列眉其州志未彰者補之未旌者依
類附之則凡節全而無力名性未彰者補之未旌者依
其孰不感而興起益礪其志節而翼長其子孫也哉由
此而下旁參以方伎博趣於仙釋曼衍於雜稽而終及
於物產志餘識大識小釐然具備矣觀其見聞賅洽體
裁茂密非徒炫文矜博已也將出以供輜軒之採而為
方志之遺其所裨益豈鮮淺哉余故樂綜其條目而為
序之

延令世說泰興季端木譔杜濬叙自古通都大邑必有

社者其道德節概足以師表天下而邑之人世稱道
不衰則流風遺俗不問而可知其近古也若延令之有
茅大夫以至於委巷小民猶莫不引重吾邑有茅公大方

延令世說泰興季端木譔杜濬叙自古通都大邑必有

為建文末年忠臣云此所謂民之秉彝善類因之興起而著書譚道之士有以宗而後其友周子龍致攻焉放古於史籍自左氏以下至於泚水紫陽莫不蒐輯有論著而尤以爲閩見之親切父老之稱述近於數百年之問州里鄉黨有美而弗傳則後學奚賴也於是延令世說先成而余適至持以示余余爲卒讀終卷作而歎曰端木之爲是書其合於道矣乎雖然豈可不明其所由來哉夫世說之名本宋劉義慶而未必拘拘做義慶猶之義慶新語之名本漢陸賈而未嘗拘拘做陸賈也今按其書比之義慶有輕重損益去取焉原其以忠孝冠德行之首而以節烈殿上卷之終其大指盡是矣其亦美者並列示有本者如是惡者屏去猶孔懼之鼎銘亦推廣忠孝之意而總攬體要則區區妾媚非其所屑是皆與義慶異而別有所宗曷宗乎宗宗乎宗宗乎宗宗乎德節概也蓋延令風俗之古蘇知宗宗乎宗宗乎宗宗乎王莽之美俗使者曾何益於世而魏收之穢書其足以存乎此是書有闢風教而不可以說部忽之也余故爲之叙以表其由來與羣言異如此

孝貞錄泰興張金謨

皋邑先賢記一卷如皋范方謨

耆英錄如皋丁其譽謨

如皋沿革攷一卷如皋胡之祁謨

志書存笥記如皋冒春榮謨

邑乘備採三十二卷如皋冒國柱謨

海陽紀逸十六卷如皋黃國豫謨

都歸紀載誌陳留之風土臚荆楚之歲時莫不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網羅散失收拾舊聞爲國史之外編補州乘所未備要匪情深思古未由滂沛乎寸心藻可披天莫克淋漓於妙腕也吾友黃君越艇雉水名流穎川右族紳書東觀英譽無雙衍派西江詞壇第一綺年連蹠蚤膺家寶之稱偉器岿岿會荷容臺之賞而酒蹠麟葉之駸足未聘天衢歛雞越之芩苞不巢阿閣迎來桃葉徒襍被於西風踏遍槐花幾碎琴於南國英雄駭麟歲月婆娑遂使鶴鶴視池間藏玉匣珊珊筆格冷卧芸牕札非給自上方毫不磨於中秘馬駒歛段時爲鄰曲之

游酒飲索郎漫聽漁樵之唱然而江湖魏關易地皆然
壤室蘭臺均堪不朽苟單心於撰述自抗手於馬班况
平秀甲東南地瀕淮海邗江衣帶甘橋之風月非遙環
嶼齒唇五嶺之煙霞伊邇瞻故園之桑梓想前輩之冠
裳殿憶靈光昭猶留寓館它如蓋臣胡安定尚子有遺祠槐
鼎調元會荒岑匹士立名於委巷餐冰茹葉寒潭浸貞
人理照於荒騰蛟晴雪洗才人之慧百年父老綽有傳
女之心起鳳騰蛟晴雪洗才人之慧百年父老綽有傳
聞一邑人文詎容論替是用書之柿葉寫以穀皮墨似
途鴉卷如束笋竹譜茶經而外掌錄偏多崇垣斷碣等
間胥鈔不少齋油握素渾如揚子方修書或星照以藜
汝南月旦倘燭持於麗豔依然小宋修書或星照以藜
青卽是中壘校字存茲文獻壯我山當來謁者之求
且作枕函之秘豈獨志成博物張茂先風擅雕華圃同
書號諸泉段柯
古徒矜瓌譎

淮南紀治錄通州李遴撰

西甯風土記一卷通州李彩升撰

沈懷遠南越志久已失傳惟嵇含段公路劉恂周去非
諸書尚存然皆紀全粵之勝徵文攷獻績學之士咸能

為之若吾曾大父一識公所著西甯風土記一書則以
嶺南而叙述之邑為采風者之所不及而乃據一隅之見
觀縷而叙述之山川之奇秀習俗之醜陋蓋不特地與
幾與全粵諸書相埒間加考證援據洽益有關於地與
之圭臬抑亦蒼雅之支流也至於導揚駭化蓋不特地與
之政績則又以理縣之譜為過庭之訓而非僅父之註
魚狀草木矣質之當世有識者當不以好揚祖父之美
為琪譽也公生平足跡半天下少隨宦西甯不以踰年司
阻中道而喪殘編斷楮遺佚殆盡是卷蓋虬龍之片甲
爾云

山東水利略四卷通州李方膺撰

任蘭山時奉檄親勘小清河而作凡四卷其十篇為
畫六百里之形勢條陳七邑之利病大旨以樂安為七
邑之先治太湖三吳水利之先治乃有所殺亦猶浙西
利之先治太湖三吳水利之先治乃有所殺亦猶浙西
閏一月告竣命名曰福民鎮至龍門共五十六里有奇
新城博興六邑之水患以次經理後因督平高苑長山
公獨梗其議遂下獄事白乃調任安徽則六邑之議以次

而行者未知何如而識者采其說入山東通志樂安人
奉粟主人名宦祠亦可見其策之善矣公負經世之志
而未竟其用嘗於乾隆五年以是書刊行而板又湮沒
藏書家亦罕有存者余亟從紅橋伯處得之已缺一簡
爰錄之於右以俟後之讀是書者祖其遺法踵而行之
其比於宋單氏鏐之水利書而為明周氏忱夏氏原吉
之所取則公之志亦可不沒也夫

恒山志泰興桂敬順撰

使滇紀略二卷如皋許嗣隆撰

究郡崇聖錄一卷如皋范端撰

海嶽精華錄四十八卷如皋張槎撰

居官自警編通州方汝謙撰自叙余年二十始補讀小
進以大學衍義又參之以陸清獻公之三魚堂文集松
陽講義覺讀書漸有歸宿欲勉而踐之行事而惜乎致
力之淺也中間紛於制藝者半荒於道路者半忽忽十
五年如一日良可愧也年三十四始成進士荷大中丞

陳榕門先生之知聘主珠湖講席因得杜門却掃束時
文不觀一心肆力於古又復授我以養正遺規訓俗遺
規從政遺規諸書類皆明體達用閱歷有得之言每晨
起必披閱數過其與諸弟子講貫不倦者悉是書也今
年四十矣屈指數年將有民社之任敢自棄與爰舉平
日偶有得於古訓而又切中情事者著為居官自警編
復引前賢之論說以實其義述古語明所出也為駢語
便於記也曰自警非敢以示人也白語明所出也為駢語
之以忍受者本呂氏說也嗟乎匪言之艱維行之艱士君
子束髮受書無不以古循良自待乃一行作吏此事遂
廢間有動色相規者且以掣肘見諒為辭此非即昔之
聞善而慕者乎况余記誦功疎體認未至一旦莅官視
事而謂能以坐言者起行此則余惴惴焉未敢自信者也

井田攷略如皋管養素撰

兵鑑四卷通州徐宗幹編自叙古人之成敗今人之鑑
也前事之得夫後事之鑑也
也

古今談兵者曰天時曰形勢曰陣法曰器械以及議保
甲籌海防水陸攻守諸書皆用兵之節目耳非兵符也
符何在曰在心心之符何在曰在法法之符何在曰在
原而原不竭神於法而法靡窮大而不亂小而其心導其

前言往行而提其要鉤其元精之又精約而彌約求一
二語得於心則萬卷韜鈴皆一以貫之或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曰其實乎未有中不實而外能明
者操斯術也千變萬化如鑑之照物隨所來而應之故
曰誠則明也於虛敬勝怠義勝欲即陰符所來而應之
誠無物獨治兵也歟故昔陳文公輯五種遺規而不
及將帥蓋仕學從政已足以該之矣茲編即以爲專闡遺規也可

讀史質疑通州楊世綸撰

半萬樓史要海門李潛昭撰

迅史纂如臬劉增琳范亶同撰

史摘二十卷如臬高峻編

明鑑錄四卷如臬范元龍編趙宏基叙吾儕讀書期有
也顧遇合難必倚必勢位既至始云濟世有階則懷抱
道德巖阿終老垂空者將遂一無所濟乎昔孔子不得位
魯史作春秋垂空文以自見萬世而下吉凶禍福鑒此
者理順而存背此者理逆而亡豈非一明鑑也耶史氏

網羅百代上自盤古下逮季叔述是非可否之成案以
爲千秋法戒無非欲人之勉爲君子而不入於小人又
豈非一明鑑也耶然則披拾往事編列舊聞別目分網
彙爲卷帙取其當時奕奕之善心而獎勵之創懲之者真
於前古彰明較著人苟善心逸志皆必有不爽之報具
知爲君子而不肯流於小人則有善無凶有福無禍作
者一片婆心不爲勢位此固濟世之具也而大有濟於
階木先生論道德不論勢位此固濟世之具也而大有濟於
丑嘉平余奉命來署東學篆二君晉謁質樸有古風
余固知其得於家教者有源本矣越讀日以先生所集
明鑑錄四卷示余各有勸懲焚香敬讀畢慨然與歎
矣誠得是編置諸左右以爲法戒則進於君子而功業雖
於小人也何難哉先生固大有濟於斯世者也功業雖
未顯於當時而德教施於無窮名垂不朽賢於勢位遠矣

讀史隨筆如臬冒春榮撰

右雜史類十三部詔令奏議類十六部傳記類二十部

地理類十七部政書類十五部史鈔史評類十二部凡部一百有三

子部

諸子蠡出儒於道最高辟則患矣兵書方術及排雜類纂之家馳其所習均褻於世而道釋從略焉策之以見海隅人士杜門覃思非坐變炎涼者也

宋安定言行錄如皋胡瑗撰

武學規矩一卷胡瑗撰瑗上仁宗請興武學疏略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註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孝弟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三二百年之間必有成效

芻言三卷通州崔敦禮撰四庫全書總目芻言三卷宋崔敦禮撰敦禮家本河北南渡後與弟敦詩同登紹興進士官至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愛溧陽山水買田築室居焉是編凡分三卷上卷

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其造文皆規榘揚雄王通無語錄鄙俚之習然首卷以道德仁義分析差等中又以諸經傳註為蠹道之書其旨頗雜於黃老未為粹然儒者之言至其間指切事理於人情物態抉摘隱微多中窺要則亦不可盡廢者雜家者流七略著錄固不妨並存其說備採擇焉

鬻子註一卷如皋王觀撰

維揚芍藥譜一卷王觀撰

四庫全書總目揚州芍藥

以將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揚州江都縣事在任為揚州賦上之大蒙褒賞賜緋衣銀章見嘉靖維揚志中汪士賢刻入山居雜志題為江都人者誤也揚州芍藥自宋初名於天下宋史藝文志載為劉所譜者三家其一孔仲武其一劉攽其一即觀此譜孔劉所述世已無傳僅陳景沂全芳備祖載有其略今與此譜相效其所謂三十品前人所定者實即本之於劉惟劉譜有妬裙紅一品此譜改作妬黃又略為移易其次序其劉譜所無者新增八種而已又觀後論所稱芍藥意謂唐張祜杜牧盧仝之徒居揚日久而無一言及芍藥者謂唐張祜杜之盛云云亦即孔譜序中語觀蓋取其義而翻駁之至孔譜謂可紀者三十有三種具列其名比劉譜較多二

種今嘉靖維揚志尙載其原目亦頗有異同云

明紫陽宗旨通州張士宏撰

古今學要通州姚繼祥撰

洗心錄通州孫寅撰

尊聖錄一卷通州陳堯撰

自敘昔者孔子與國君卿大

千萬餘言其高第弟子若夏之徒各述平日所聞於師友采其義理精醇文辭簡潔者錄為論語二十篇今輯之列於學宮者是已其後儒生學士復出已見互相纂輯有不知而議之者有稱之不當其實者皆非所以尊聖人也余讀其書怪其博雜而寡要浮誕而茂實乃以暇日稍加評議以明聖人之道昭如日星粹如圭璧不可以毫髮加也庶幾愛助之意焉辟諸觀天者以浮雲為天不知其高明之體有人告之曰此所謂雲也非天也雖無損益於天得不謂之知天者哉余之言雖無損益於聖人謂之尊聖人可也

語類彙要通州王梅齡撰

儒學管見一卷如皋何塘撰自敘略或問儒者之學曰
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於大學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學之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請問其指曰人
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
國與天下之責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有道此
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心神性體之實而實見於新民
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於民也明德為體而實見於新民
之用新為用而實本於民德之體蓋內外合一者也
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
先則不能行之於後故聖經有知止能得之訓焉

論學彙編八卷如皋孫應鼇撰

儒先要語如皋朱裝撰

言性錄一卷如皋許鳳撰

兵論一卷何塘撰

八陣圖說如皋郭師古撰

八陣圖集註一卷如皋昌起宗撰

醫學大成七卷傷寒統會七卷醫說補遺一卷並通州

馮鸞撰

外科正宗十二卷通州陳實功撰自敘歷下李滄溟先

也治外較難於治內何者內之證或不及其外外之證
則必根於其內也此而不得其方膏肓之疾亦膏肓之
莫救矣迺今古治外者豈少良法神術哉或緣禁忌而
秘於傳或又蹈襲久而傳之謬即無所譌而其法術未
該其全百千萬證局於數方以之療常證且不免束手
設以異證當之則病者其何冀焉余少日即研精此業
內主以活人心而外悉諸刀圭之法歷四十餘年心習
方目習證或常或異輒應手而愈雖微及岐黃之靈肉
骨而生死不無小補於人間自叩之靈臺則其思慮垂
竭矣既念余不過方技中一人耳此業終其之身施亦
有限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可不廣其傳而僅賴以論系
後乎於是賈其餘力合外科諸證分門逐類統以論系
以歌韻以法則微至疥癬亦所不遺而論之下從以註
見陰陽虛實之元委也方之下括以四語見君臣佐使

之調停也圖形之後又綴以創名十律見病不可猜藥
石之不可亂投也他若鍼灸若炮煉若五戒十要造孽
報病之說不啻詳哉其言之也余心其益熯矣集既成
付之梓名曰外科正宗既而攬鏡自照鬢鬢已白歷下
所云治外較難於治內庶幾識余之苦心哉里中顧比
部諸君似亦嘉余之有裨於世各褒以言而弁其端余
則惶悚遜謝曰韓伯休名根未割耶第諸君且褒余
余敢不益廣諸君意謹唯命而以是公之養生家

地理必法通州張寬謨

皇明印史通州邵潛撰
陳繼儒敘往歲潛夫渡江訪余
為向平五嶽之游不復歸事鄉里小兒矣余挽之日五
嶽且置腦後不有髮鬢白髮老人在乎孝子不登高不
臨深此其時也潛夫唯布衣草屨放浪自得不數數
游人間顧其讀書苦吟特甚遇人閱然黠無史意將
網羅二百餘年之朝野掌故集成一曰國朝恨無史意將
書人非太史翻釋往事有仰屋歎耳乃退而著為皇明
印史上至開國六王上公徹侯以至名臣將相文學布
衣各列一印以寄微尚蓋不衮不鉞之春秋不傳記不
編年之實錄也孫樵之墨兵陳瓘之朱墨史隱然具於

纍纍方寸間其創法新其寓意深其綜核嚴其裁鑿簡
印藪印選諸書僅雕蟲技耳昔韓昌黎以作史多陰禍
宜史而不史蘇子瞻以言語文字得罪不敢史而不史
潛夫有史才史識欲史而不能史而以印史噫可悲也
而世但以規秦範漢多之潛夫強項未屑為秦漢捉
刀人亦未肯自許為點頭石也其殆鐘鼎之業乎哉

畫史二十卷通州王勸撰

嘉誕嘉隆之際少游郡庠試先生所敘畫史者吾里蓬山王
所忌僅由明經廷對一謁選入輒棄去毋乃有託而逃
也歟居恒嗜古篤修腹笥博覽借著述以自遣會著
游藝錄駢玉集咸次第可觀是編固先生於荆關展鄭
靡所不蒐羅於李夏倪黃靡所不閱覽上下千百載
苦膏候維聲刻意以哀者久掩陳司寇所陳氏父子
濟美彪炳仕途司寇公好品藻人物司寇善推轂士
類夾袋中儲蓄甚奇曷難謀諸剗刷為貧士垂不朽計
乃歷八十餘年取煤退嚙尚老壁脚甚矣鄙吝之難除
也賢者如是烏怪夫蠢蠢蠕動之百姓哉予嘗往來胸
臆會兵燹以還蕊笈琅函半被煙絲醉輒亟為護之已
兩閱月而役始竣起九原而
肉之予實先生之功臣也

品畫塵譚如皋黃經撰

天祐錄家傳錄通州黃河撰

過庭錄通州丁鈇撰

虛舟子一卷大觀樓漫錄一卷東園日錄二十卷八書

一卷並陳堯撰以入書自敘古之君子既以軒冕為柴欄

目而憂時之心則不能忘往往託之言語文字以明其

志之所存若漢人所撰昌言潛夫等論今皆傳於世余

游倦歸時暗寂不能纓冠帶出見賓客遂隱於紫

薇之園園在城西三里橋邊余每清晨挾册而往則有

童子焚香布席濡毫拭硯於花蹊竹徑之間余俛而思

仰而願行焉坐焉歌焉嘯焉有得則書之不台則竄而

易之久之塗抹滿紙總若千言而八書成焉因憶余兒

時受書於先生所見鄉之長老皆衣冠古樸議論忠厚

有絳侯萬石君之風心竊識之至今數十年餘變易殆

盡茲余還郡見其繁文縟禮較昔更異余苟滅前人盛

美不著棄間開風俗不載後將奚法乎故其為書多述

宏德年間事第以才非作者開口觸禁不欲聞之人人

又以古人發憤著書厥有深意不欲棄去錄為小冊與今之野史並列云

蓀麓雜言通州張梓撰

夢鶴子通州凌梓撰

薇省日錄通州陳大壯撰

芥庵隨筆通州黃夢卿撰

詹詹言通州張光縉撰

雪舫率言通州袁邦俊撰

友誼錄志幻錄引年錄並邵潛撰

漁素閣十六種通州錢岳撰甲戌志岳所著有漁素閣

衍波春爾謝華啟秀五長偶鈔螢窗新掇錢子揚也願

雋遺評諸書皆手自鈔寫以千字文編次何其勤也願

生時既流落不偶又以貧不能付削剛遂使斷簡殘篇

什存一二或且得之於飼駕者几上其所湮沒曷可勝

道哉不附青雲聲價不顯前之人蓋痛乎其言之矣

志愚錄十卷海門崔桐撰

歸田日錄海門李兆星撰

居雍錄泰興張黼撰

面山錄乘暇錄丈室錄譚虎錄並如皋嚴怡撰

詭語四卷如皋昌夢齡撰

筆譚五卷如皋余大美撰

筆紀一卷如皋余充美撰

河上飲公塵譚如皋范志易撰

九龍子內外編垂露上下編潛書四十二章並如皋吳

世式撰潛書自敘略夫心量遼廓上潛天下潛地中潛物往潛古來潛今內潛根外潛器無方無體神

乎靈乎孰得而測之哉孰得而遺之哉曰潛視耳潛聽口潛味身潛動措一辭藻未之揆建一義思未之涉終日譚謂心聲終日書謂心畫非聲非畫心域放光故心光所被上燭天下燭地中燭物往燭古來燭今內燭根外燭器無方無體神乎靈乎孰得而遺之哉火空則揚金空則響水空則流心空則靈潛之為言處於空寂也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元之又元妙萬物而為言者潛也天潛於風地潛於澤也潛於地有對故曰剝潛於水動乘於風故曰訟潛於澤也故曰履潛於火有光於動者其睹故曰同人潛於雷有聲無形故曰无妄潛於山靜也止也故曰遯潛於雷有言潛也九龍子讀易至遯喟然曰此君子之所以立命也

三餘雅集通州馬坤撰

藝林華燭一百六十卷通州曹大同編陳堯敘余思古

自鈔寫晝夜誦習未嘗不服其精勤也頃以謁告泚覽經史百家之書中有微辭奧義欣然當意者稍稍錄出以備忘失顧年齒既衰精力弗逮屬草雖具未克成編意吾鄉文士必有同此撰著而余無從見之也會異庵曹君以所輯藝林華燭示余余緝閱之則向所紀錄往往而在其編簡浩瀚過余十倍為之掩卷而歎曰嗟乎

茲余所欲為者而君為之余當削其稟矣君遂請余作敘余惟近時士大夫稱有文學者輒曰曹君君嘗仕於朝為光祿寺署丞矣已乃棄去遜於海上得以暇日博綜羣籍凡經史百家人問有善本者靡不懸購盈於几案君年甫逾者精力復健乃撥其英華錄為若干卷蓋自天地人物古今上下一切綺靡之譚瑗璋之事各以類次雖隨時劄記雅俗共陳要皆文采映發有洞心駭日之觀遂為邇日異書云余聞之漢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張安世具述其事後得書相校字無遺闕唐太宗寫列女傳虞世南暗疏之文無一謬至蔡文姬一婦人耳尚能記憶父書四百餘篇古人博洽多聞如此豈惟性資穎異蓋亦有誦習之功焉今之人余難言之矣夫章縫之徒沿習舉業謂秦漢以來諸家著述皆枝葉之文棄而不觀曰毋奪吾目力其高譚心性者剽竊涵養之說不理文字以掩其孤陋之迹此兩人者古之所謂賤儒也君皆不欲為之故能研精載籍積之數年而著為茲編以寓意焉余嘗借君文學醞藉不奮起於功名猶開門綴業作書生估畢之態以為不盡其材然使君致位台鼎豈不顯庸乃助助勤勤汨沒塵俗欲纂一言傳世渺不可得即紆金佩玉亦復何益君蓋雷為此不為彼也豈非抱道守志奇偉不羣之士哉雖然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夫子亦曰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故游藝之學雖儒者不廢貴在善用之用之兩善則為蓄德為從善用之而不善則為喪志之資而已此又君之所望於人人者也余束髮好書迄今不衰殆與君同而博雅出君下故於茲編實欣慕之爰敘諸首簡君名大同字子野平生雅作有玉芝樓稿行世余既敘之矣

斟鄩精舍手鈔張梓編

纂言鉤元十六卷王勣撰

粹白裘十二卷通州陳大科撰

類林探賾一百十卷通州盧純學江一夔同編

藝林會材二十卷崔桐撰

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補遺十二卷海門彭大綱編

西庫全書總目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補遺十二卷明彭大綱編是書有萬曆乙未廖自仲敘稱其軍諸生者廿有餘年竟不得一登賢書其弟大綱敘則稱其宦游百越凌儒敘亦稱其浩然解組杜門海上則又

嘗錄仕籍矣據卷端凡例是書成於萬曆乙未浸淫散佚越二十餘年至萬曆己未其孫瑄張幼學乃尋釋舊聞踵事增定遂成完帙則幼學又有所附益不盡大翼之舊本也凡分宮商角徵羽五集如趙璘因話錄例然璘書於五音之義各有所取大翼此書則臣職一門割裂宮商二集親屬一門割裂商角二集無所分別特以紀其部帙如甲稿乙稿之類而已中分四十五門門又各分子目大致與他類書相等惟卉原訓草而以草卉標題似乎字復然沈約詩有勿言草卉賤幸宅天地中語則自有出典未可議也又道教神仙分爲二部與他類書亦稍別考漢志道家神仙家原自分別則亦古義矣所收雖多掇拾羣籍不盡採自本書而網羅繁富存之亦足備參攷焉

南華經註釋泰興陸承爵撰

泰定養生主論如皋昌鸞撰

國朝正性編通州陶開虞撰

性理通釋朱子通解省身錄自知編並通州孫閱達撰

爲學綱目二卷通州錢保撰

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又曰論語孟子皆是大學中肉菜先淺後深參差並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巨殼子卒亦未易看得又曰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這大學又著力去看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了這中庸將來印證嘗奉教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中庸將一部大學在胸中讀四書思朱子自有巨殼肉菜印證一部大學在胸中教人亦用許多工夫看大學有等級工夫總未到苦於論語中庸子言語散見不似大學有等級工夫總未到苦於論語中庸指本原極致處不似大學有等級工夫總未到苦於論語中庸一不能浹洽貫通欲其不忘筆之於書竊取三綱領爲中庸小學大學術義引經釋經之法分聖經三綱領爲一八條目爲三記論語一卷釋經之法分聖經三綱領爲一卷凡三卷但先賢節取經傳別爲一卷中庸印證大學全經論孟各章木不相屬而篇次已定集註并重出衍文仍舊不改非若大學中庸有待朱子章句故不取錄全錄第幾章此不爲一書別於本經故即竊取朱子爲學之舊不敢不自爲一書別於本經故即竊取朱子爲學

綱目四字名篇蓋推奉章句集註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就本文上看取正意既得各章本義而知理之所以異復會全書大旨而知道之所以同由是大學作巨殼論孟作肉菜中庸作印證分看合看待其久而自得或不負朱子善誘之意歟雖然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着如他說話物自己須是去格物如他說話意自家須是去誠意朱子教人為學如此今不能默識心受而躬行之豈誠能奉朱子之教者哉

揚子法言註通州馬有章撰

松門書義通州徐蔚撰

聖門十六子書通州馮雲鵬撰 孔慶瑛敘馮集軒明府和士風敦樸生斯土者莫不雅歌絃誦濯磨令德雍容

揄揚相與有成王辰秋四氏學博以兩廡從祀先儒年皆出明府攷證也越日明府來手出其哀集十六子書相質余受而讀之書傳贊則俯乎史也詳譜系則本平志也記言行則通乎教也蓋自諸子百家以及志乘諸書合之以集其成詳之以補其闕存之以紀其實刪之以刊其誤俾聖賢之片言軼事昭然與語孟並著噫是

足傳矣夫學士大夫網羅散失凡稗官野史衛譚巷議即下及婦孺之歌謠其足資勸戒者悉心採之以為攷鏡又有於殘編蠹簡之中或姓氏無傳或世代無考或昔傳而今逸或昔未傳而今始傳莫不蒐訪無遺彙為卷帙猶能使後之觀者觸發性靈警惕身世而况有功聖門也哉

法言補箋十三卷通州楊廷撰

先正家訓海門李春茂編

靈瑩集八卷如皋劉道明撰

尊聞錄一卷如皋宗士駿撰

讀法言一卷如皋昌國柱撰 自敘略昌黎先生曰始吾道尊孔子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子益尊又曰聖人之道其存而醇者孟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苟與揚大醇而小疵雖然孟氏揚雄氏安得並論哉孟子知言養氣道性善賢於夏后雄降志辱身無能改於其德雄安得並論哉然由文中子以上尊信孔子孟子而

潛心焉者亦未有若揚雄氏之醕者也

蟻山學舍語錄一卷輔仁山居講習錄一卷並如皋李

泰謨道不合瑛敘石城李于生於海濱僻壤能持躬以從

道於死而不屈已以媚時講求正學以淑身心貧病交攻

志之士信從之相與觀摩切磋研理欲之幾究性命之

奧其所以考諸事為驗諸念慮求諸名象詩書察諸人

情物理雖未必語精詳而其足以闡道德之淵微障

聲利之狂瀾者已十之八九矣夫黨庠里塾之間師儒

而李于乃獨為舉世之所講求制藝而外誰復知有正學者

謂非中林之碩果中流之砥柱也

體仁錄四卷學略五編並如皋叢合瑛謨

書鏡格物叢言並如皋姜今熙謨

正誼錄二卷如皋范丹樹謨

靈素直指通州孫訥謨

發明傷寒論二十卷通州程瑗謨

醫學洞垣篇通州陸鴻謨

脈訣乳海二十四卷通州王邦傳謨

真知錄藥性篇泰興朱鳴春謨

春瘟集方一卷如皋趙為幹謨唐建中敘略夫爾有香

之士有術雖混孤蘆人必取而彰之汝才先生修身以

慎獨居易以養正榮進之心日希而救世之念轉切於

是罷罷閱求先王之至道將上以治世下以治身嘗

讀喻氏之書已盡窺其靈鑰矣願喻氏之所不盡傳者

懷芳結念已非一日俄友人自喻氏求篋中藏春瘟證

一卷先生請而得之如事名師如友良友風雨晦明苦

心孤詣九原可作不負喻氏矣而每喟然歎曰夫病已

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闕而鑄

錐不亦晚乎願士之鹵莽者多而至於道在微變無窮

寒暑燥溼孰究其原哉今喻氏深山幸也獨念私奉周

旋未公海內踟形顧影歲恥月慚一日不授之梓一日

通州直隸州志

卷五 藝文志 子部

未敢即安僕感其言
立為敘以懷愆之云

先天神數一百卷如皋姜日章撰

句股算法十二卷如皋吳應召撰

籌算我法十二卷如皋江大鍵撰

金石索十六卷通州馮雲鵬撰
其器之異壽其文之異也自趙宋而後壽世者惟金石而略於歐趙洪婁王劉呂薛而隸釋隸續等編每詳於石而略於鵬兼斯二癖而古諸錄又難於金而缺於石嗜尚不同也於舊藏者二三索於新得者七八焉索石之役而問

見收城二有款識者輒繪錄之嘉慶二十年來薄游吳越問仕穀羅列滿几以相與賞暇即鵬於宛郡為附郭春秋古蹟苞日突瑞也信也地連阜泰山任城亢父古碑林立葬金鼎會萃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可云瑞矣信矣必銀囊金船山車澤馬而後謂之祥符哉廿五年秋始命畫工繪圖稍稍付梓道光元年四月朔旦日月合璧

五星聯珠直照奎婁分野益忻然感觸乃鵬創氏五
能握管夜之所書供次日所刻而往來籍紳以及書院
從游能事之士時以拓本相持贈結緝歡遂日積與
多弟參之哀為二十餘萬言皆手自鈔訂其放證則與
矣雖然猶有憾倘由齊魯而燕趙而秦晉川蜀跨孟門
越汧龍過秦漢之故墟捫褒余之遂谷披沙獲鼎別薛
求碑所謂刊九都之山銘不視涕唾獲一漢碑何限善乎
洪氏之說曰得黃金百如視涕唾獲一漢碑何限善乎
衡擊節輟寢罷食意世間樂事無以右此者是又在四
方士人先生惠寄新異匡所不逮擴所未見以謀
續編則幸甚是為敘

草書編韻通州朱瑋編
李琪敘筆陣為圖聿昭矩矱法

池無波不黑鍾元常之畫被有練皆穿逸少工書曾竊
枕中之訣真卿善悟輒觀屋上之痕固已垂示津梁奉
為圭臬而欲諸家兼擅策成一字之師巽態橫生分訂
四聲之譜章名急就直追漢殿史游鑒別宮商又是梁
朝沈約則朱子石甫草書編韻之流人所為作也石甫天
穎拔性韻瀟疏世稱通隱之流人有陸沈之目不希婚

宦何子哲之遺風雅好琴尊顏延年之少日分其餘技
 足了十人即入一臺亦兼二妙蓋其手未離管已逾十
 年心不絕書直至五夜上追崔杜濫觴之始下逮均足名
 傳鉢之餘靡不集腋成裘極中書之法規做良深編為
 家工瘦文工肥並能窺奧備極中書之法規做良深編為
 有韻之家畫虎趙摩尤便嗟乎結繩以後處處難求而
 還家終嫌輒俗趙鵬哥為燉煌太守妄自矜誇周越為宋
 尚書名江表而石甫乃棲遲海上遂使眼底煙雲陶中塊
 復擅名食少年而王榮至竟依人遂使眼底煙雲陶中塊
 差免乞食少年而王榮至竟依人遂使眼底煙雲陶中塊
 墨使酒淋漓之氣搗鼓謾罵之聲皆寓之於書動而成
 趣筆流山中竟長沙之僧聚掃毫霧結四海之波蚊知不
 奮筆燕石中而趙璧秋威慕然煙霧結四海之波蚊知不
 識豈名風送雲收千報章而致富果然索衛必重判
 語而驚奇不名魏室而况石甫以徐陵聘魏之歲晉
 朝豈有鍾胡不名魏室而况石甫以徐陵聘魏之歲晉
 愈去沛之年匹馬遊梁長離入洛會稽六紙當獲賞於
 征西侍中尺牘且流聲於海外美錦裝成皂鵝
 有人為置蕭齋文蕭聘到彩鸞他日更書唐韻
 心齋畫譜通州錢恕編李琪敘錢君心齋世精繪事代

偃伯父均臻墨妙解衣磅礴習成乎家風執筆熟視增
 葺乎庭詰可謂藝苑之箕裘清門之弁冕矣猶恐晉朝
 三祖絕跡於曩編謝家六法失傳於來葉乃取芥子園
 之藍本鹿柴氏之遺墨臚分殊事窮源溯流題緯古今
 綜檢名實潛心冥悟波濤生於屏障興酣落筆風雨集
 於毫端丹青綺分一望若模繡幾於山障興酣落筆風雨集
 焉積有數歲哀為一編而致於余曰此譜乃先子之
 遺意也弱齡指授聆玩忘乎移晷於山障興酣落筆風雨集
 伏枕鬱懷於庭除之際嗟乎遷於林淵之表生乎所固如
 是而巳子其為我言之嗟乎遷於林淵之表生乎所固如
 成彪志克光乎前烈求之嗟乎遷於林淵之表生乎所固如
 剛疎儀觀樸訥獨處家術或一月不啟出遊吳越亦經
 旬乃返涉筆成趣則捧腹而哈凌紙怪發則科頭而嘯
 其嶽寄厯落之致泓靖蕭瑟之概素所欽挹豈敢以不
 文辭爰受而述之如右

硯史泰興朱藻鏡撰

史印一卷敬修堂印譜四卷並如皋童昌齡編

篆海一百二十卷石鼓文鈔二卷韞光樓印譜谷園印

譜並如皋許容編朱彝尊印譜敘竹垞主人譚官居燕
喧闐殘暑退矣秋風泠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之
巔或告之曰西山之巔鬱律其谷砢礪寒莫兮白瀑
子何為入其域乎其巔鬱律其谷砢礪寒莫兮白瀑
峻莫峻兮青華牛關於潭虎噪於坡奇理野干青鶴紅
雅豪豬之箭冠雉之圍一夫入山能不憚邪主人於是
彷彿不于自晦及朔馬釋其銜車棍其軸隣有許子實
夫暨胡君翹羽並過主人出韞光樓印譜泥用丹砂石
以花乳而日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黃神越
至矧而日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黃神越
章之印其文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步猛獸莫近
吾將以子一文一卷之書載諸棧車南涉蘆菰北躡軍都
以爲執行以爲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八
月初一書以爲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八
裹糗糧出郭門去乃

篆隸彙編金石萃言墨莊印譜並如皋喬林編

歷朝史印十卷楚橋印譜東皋印人傳並如皋黃學圯

編石韞玉史印叙予生平愛篆刻習之五十年中歲宦
編游四方無暇專心藝事晚年歸田得閒又苦目力昏

耗故迄用無成而此中流派頗得辨其真偽大約鐵筆
爲道不難於蒼勁而難於醇古漢時官印皆治鑄而成
安得有斧鑿痕迹近日漸中一派鹵莽滅裂自以爲漢
法者皆謬種也如皋黃子楚橋工於鐵筆嘗聚石作古
時各史家名印積至四百枚爲歷朝史印十卷諸法皆
備總之以漢京爲宗可以正流俗之誤且令千載良史
集於一編斯真洋洋乎大觀也承示其稿因爲敘而歸之

說林八卷通州張之璧撰

山霞閣隨筆通州錢濤撰

濤響八卷通州孫伯益撰

蔗初山房雜俎蒼雨軒筆記並通州湯球撰

退思錄通州李玉鉉撰

古栢樓雜俎通州李霽撰

機庭退食錄通州楊世綸撰

賴有編通州馮夢桂譔從子洞叙莊周言古之人有其
深廣狹誠偽純駁未有不皆筆之於書苟筆之於書者其淺
以爲樽俎也固宜先世父念齋諸至味食焉也故非心古則
每覽古忠孝義烈瑰琦之行誼輒喜怒於顏色或涕
錄卑輒讀讀畢茫然立或太息遠屋而有所睹又慷慨多
志自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二氏之書丹書甲乙綴
其尤者一編未嘗釋嗚呼非心古人之書而能讀古人之
身手一編未嘗釋嗚呼非心古人之書而能讀古人之
以教余晚間事語刺上下其議猶子尤鍾愛余有所得輒
日亦已老頽唐荒落舊業辛不復省記獨公著三十年而
編恒在几案時展讀如命之而覽者或苦其浩博適
命兒輩別爲類鈔得十之一使嘗一閱以知鼎中之味
有能讀公之書而心公之心以我後人於無既者爾
必由此導之是則公之啟佑我後人於無既者爾
日記昭戒錄通州宋霖譔

東陵日記通州邵鳳依譔

捫蝨叢譚六卷通州錢梓林譔

道暑叢譚三十四卷楊廷撰譔馬有章叙楊壻述臣廷

孫韜文內兄子也幼穎敏喜讀書余愛異焉以次女字
之今既能詩文有聲矣余時讀以讀有譚正於余且藉一
無以復益之也廷撰以所纂道暑叢譚小正於余且藉一
言教之復益之也廷撰以所纂道暑叢譚小正於余且藉一
自叙仍用蔡邕秘論衡爲譚助事唐宋人小說之善者第
時人疑蔡邕得異書或與爾符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若
數卷持去邕曰惟我與爾符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若
注范史王充傳曰惟我與爾符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若
潛助論昌言趙長君著詩邕曠世逸才必論衡實非若
譚助論昌言趙長君著詩邕曠世逸才必論衡實非若
息以爲長於論衡是抱朴不足據也袁山松謂王朗
還許下時人稱其才論衡因憶陳生春前僕才孰於典
章其才進亦不以論衡因憶陳生春前僕才孰於典
傳質疑於余曰傳載鄭君所注書及諸春前僕才孰於典
註失載外幾二十種亦云多矣凡百餘言亦以僅繁
而通人猶譏其繁果繁與抑繁瑣與余日子之疑繁

瑣是也論言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
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言夫一家數說多者百餘
萬言此學所以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專其
所習毀所不見其為繁誣也甚矣鄭君著書幾二十種
僅乃百餘萬言其文字不東經生一家之一說固
已括囊大典而寡要所謂家刪裁繁誣如陳壽上諸葛亮文集
復議其過於寡要所謂家刪裁繁誣如陳壽上諸葛亮文集
表謂其過於寡要所謂家刪裁繁誣如陳壽上諸葛亮文集
讀書於此等處能細心參伍庶於辭之故也竊歎吾輩
沒廷撰年富力強所進殆未可量姑進二事綴叙簡端
以為考覈之法益願廷撰與辨也

嚴室日錄如皋吳素貴撰

茗餘雜識如皋張槎撰

魚嗜錄八卷如皋朱龍鼎撰

谷口山莊筆譚二十卷如皋鄭韶撰

慈受庵雜纂如皋昌春榮撰

樗堂日記如皋余日麗撰

斜陽館日記十卷如皋黃振撰

湘帆日記如皋鄧綽撰

又雲館雜誌四十八卷如皋石渠撰

四書攷典類編十八卷通州錢梓林撰

困學記事二卷如皋宗範編

行笥類纂四十八卷如皋吳毓賢編自叙略夫類書濫觴於有唐派衍於

歷代為書不一為名亦夥要之括乾坤之奧蹟盡今古之奇秘細大不遺包羅萬有惟淵鑑齋類函為觀止也然卷帙浩繁游蹤所至負載不勝於篋是取潛確居書為藍本用蠅楷矮箋歛類函入之俾巾箱硯篋中皆可藏貯即摩天之嶺緣繩升險如羊腸鳥道亦可負之而趨矣

眼前事註釋三十二卷如皋吳景新撰

莊子補註通州袁邦鼎撰

壽世秘典十八卷如皋丁其譽撰

四庫全書總目壽世秘典十八卷丁其譽撰

譽撰是書專為養生而作凡分十二門曰月覽曰調攝曰類物曰集方曰嗣育曰種德曰訓紀曰法鑿曰佚考曰典略曰清賞曰瑣綴所引各條俱分註書名於其下大抵撮月令廣義玉燭寶典諸書為之其法鑿典略二門有錄無書註云嗣刻則未成之本也

老子解南華文義並如皋錢琪撰

莊子輒書陰符經口義並如皋姜任脩撰

右儒家類三十一部兵家類四部醫家類十一部術數

類四部藝術譜錄類二十部雜家類七十部類書類十

二部道家類八部凡部一百有六十

集部

十人九集有訾之者矣顧傳者僅此其懷幽戢妍灰泯

而燼滅者又奚鮮也觀夫感物造端情靈無擁以驗風

俗知厚薄猶古者陳詩之意云

宋宮教集十二卷通州崔敦禮撰

四庫全書總目宮教集十二卷宋崔敦禮撰

禮撰焦茲國史經籍志載有敦禮集二十卷其本久佚他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故厲鶚宋詩紀事不及敦禮之名惟承樂大典載有敦禮宮教集其詩紀事不及敦禮之抵格律平正辭氣暢達雖不能領新標異而周規折矩尺寸不踰前輩為十有二卷第五卷內有進重刪定呂祖謙所編文鑑劄子一篇稱刪去增添別寫進呈云云敦李心傳朝野雜記謂呂祖謙文鑑既成近臣密啓其失當乃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損去留凡數十篇大雅者其弟敦詩字也朱子語類嘗論祖謙編錄文鑑事亦有崔敦詩刪定奏議之語是此劄當出敦詩不出敦禮代為乎承樂大典偶爾誤題然或敦詩刊定進呈敦禮代為

草奏亦未可定今既別無顯證姑仍其舊錄之而附著其舛互如右

侍講詩文集三十卷崔敦詩撰

德鈞集錢仲鼎撰 以上並通州

憲臣文集三十卷泰興潘及甫撰

資聖集十三卷如皋胡瑗撰

司封文集十五卷王惟熙撰龍圖詩文集五十卷熙從

子覲撰岳州文集十卷覲從子俊義撰

查龍圖集二十卷查道撰

傳道文集二十卷丁傳撰 以上並如皋

明夢菊齋集通州邵棠撰

龜田全集凌相撰龜田遺藁二卷相弟楷撰劔山子集

二卷楷子昞撰穀音集楷從子坦撰

教志學也惠而溫冲虛而略分一日出著述諸藁俾縱觀焉曰奏藁直隸倨辨匪激遂匪隱匪曲蓋於典章有詳焉是故王猷備矣日議藁博而周泛稽而匪襲稔民故練國體周悉而罔滯蓋於易簡有得焉是故物蹟照矣曰公移藁其體莊其義則其識密其慮宏鑿鑿井井蓋於紀綱有肅焉是故官方著矣志學乃拜手稽首敬而謝曰達哉文士者組繪為工鍛鍊為怪枝而芬葉而作問有藻斧焉味之則空遠為旨錯之則迂贅弗濟敞乎其無取焉公頌神和衷輯辭旨錯之則迂贅弗濟雅靡有逸語而登於訓而宜於治達哉文士者組繪為旨錯之則迂贅弗濟述作多而經制淺道不足稱也濂溪曰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吾於是知公之道矣世無庸哉及邇公敷歷令尹則修政教民以又侍御則飭宿蠱邦以清僉憲則謹謨略事以靖太僕則厘調習牧以成方伯則宣化澤人以康撫楚則文武並行百辟以恐姦充以平乃知公之文皆其身之也惟身之故精切圖匪的確實自與附會掇拾徒麗於言者迥別固宜乎有傳於後也公為詩若賦縱筆所如情景自見為古文若不經意而風力適勁氣不可遏非英資天植其孰能諸郡侯蔡岡先生

從子伯原校而梓之蓋知攸愛矣志學不類辱公命亦
與校讐敢附數言於簡末崔桐邇田遺藁敘田亦
大夫弱冠時遂以文譽鳴韻語殆未暇也然口占作亦
種種贈別有言猶鏗鏘在耳既乃宦軌相左生時職計
曹餘三十年矣嗣子景輅大夫翰成帙以謁余且日
響君歷履有年遺藁復散逸景不敏褻披不履靡麗近
先君大君子教余讀古作體裁樸易冲泊不屑靡麗近
足則風韻灑然多秀句考平生清修茂勳迴軌時流辭
藻其緒餘耳造物者曩其中而嗇其世俾有識者徒見
其汗血傷哉因語其子景日古之人偏章隻句苟雋絕
亦至今傳况成帙乎珍襲而世守人之深愛也為書
歸之

海山詩文集姚繼巖撰

海涯集八卷顧警撰金陵草磐子瑀撰

棲巒漫藁汗漫小集並黃應元撰歐陽志學漫藁敘凡

之性性動之情情效之聲聲成音而謂之詩詩者心也心郭

音成其心淫以濫靜正性之則也麓浮情之辟也淫濫
欲之流也故君子定其性反其情綴其欲以養其心
雅心者詩之本也其本同故風雅以相沿也道敝則大
月露之作雅亡則志慝言逸競奇巧之新習姿媚之工專
棲巒黃先生深於詩平先生忠信而粹古獨樂其志不
厭其素葆其光不遇詩以悲愉其精神幽而思冲氣鬱而文苑
與簡易不詭於理歌者慕之誦者無射以登藝訓以容
事行以著物宜以忘者長其本則由心生也廣心以成
其教教行而士鄉方彬彬有造可以觀德矣詩曰無言
不酬無德不報是故登科以繼志祿養而不賈先生有
子矣豈獨能詩也與哉

石渚集八卷馬坤撰定齋古文詩稿四卷坤兄節撰

紀事雜詠憫黎詠並錢嶸撰憫黎自敘嘉靖戊申崖吏

遂叛攻掠城邑遠近釋騷撫者無策漫以積蠹之餘羣聚
歲不戢當路請命征討予分典戎事深悼誅夷之慘用
廣咨諏卒藉天威誅獲渠首殲蕩醜類總五千餘級諸
村悔過悉歸順焉庚戌夏四月三日奏凱底定追維致

寇有因覆車當戒感
時述事潛然有懷

夏雲集錢峰撰茗溪集峰孫一驄撰

修竹堂藁姚俞撰

雪峰集王錦撰

梧桐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卷續集五卷並陳堯撰靈隱

文集二十卷堯子大科撰王宗沐詩集敘略心與物寓

風行於天上其怒號突被於天地之間也其皆有至乎
焉而受者亦必以高下為量剽疾輕緩小和而各自
成律而卒莫相一也方是時謂木與風本無聲也而相
拘變而測謂木與風本無聲也而相拘變而測謂木與
野與夫遷人戊卒至者乎詩聲也而相拘變而測謂木
釀於中者溢咽抵隘而不能待於心以發無待則至
者不出亦造化芻狗萬物而不足感人心以發無待則
雄者兒戲造化芻狗萬物而不足感人心以發無待則
叫號掉發以遂其不平雅者密濡修飭為方嚴其和平

委蛇當於中聲道奇者不稱焉而卒亦莫能廢要不盡
然而皆得其至則傳此其大都也吾師梧桐先生少負
才特性復雅淡不與時競嘉靖癸卯間嘗守臺白日事
罷輒把卷自哦余為諸生嘗以業請見先生左右圖史
無吏煩今官階誠崇然閱歷已深遷延不速有積薪之
歎而先生泊然益自喜吟不輟也抱其至者以待於
物愜意則塗汗然若干卷流囊篋以為富冀以有聞於
郎署積至貴陽若干卷讀之辭藻雄悍而意趣溫平鏗
然金石之音當必有好而傳之者劉繪續集後敘嘗
觀博學君子好文辭尤稱好士亦其所類嗜者故丁君
都師儀長孺相馬骨法既各著經而辭可傳者但見馬
中口齒唇鬚身中好弓劍馳馬累世不棄去矣余幼孤
學相壯大長鬚而好自斷懷始趣文習儒嘉靖乙未
舉進士與今通大司寇陳公為同年同窗友多訝余相
余雖卑與今通大司寇陳公為同年同窗友多訝余相
天也同年稍嬉或手戲之曰公難近司寇公曰劉君相
於學無所不聞其文辭重感公通益於治理公曰劉君
下史觀古人奇雄傲儻扛鼎之才多顧於理稱歎致其
盡之暇於所著書中陰陽象緯稗官之說一有定而主
於尊聖公為後余歸四十餘年公擁旄節鎮蜀過余舍
得公學甚多後余歸四十餘年公擁旄節鎮蜀過余舍

置酒交歡儻起把余臂日以言忤權宰君氣伸矣抑虎
 頭虬鬚而挽強才四十餘輒坐此今旬奴數犯遼左海
 倭飄忽時至邊臣苦楚何老君乎語曰女容悅已士
 死知已豈虛語也公論禦戎貴相通渠積精選猛勇為
 鋒進則巧伏智取斯信千古將相之度耶又十年令子
 以厚余文生以河南理官代御史行部至推其尊人之意
 今日知大文辭知公知公知大人也夫公著述如山海遇古
 不接名士大夫上將重用公嗟余老且病矣天下豪士豈
 自砥礪哉

海沙文集皆春園集四卷並陳完誤偶存集喁喁集並

完孫遠誤徐顯卿文集敘廣陵東瀨大海古所稱繁雄
 是邦文獻其弟海沙先生益振起之里中士無不推海
 沙先生之文若海沙先生益振起之里中士無不推海
 當其湧激嘯怒勢若擁山而拍空者乃其氣液而為海
 延迴洑萬形變幻不可狀名而沙之其瀉委蛇而為海
 其如星緯燭如雲錦鳥蹤息跡若古籀篆臚分而晶列
 其上蓋精英之所溢發其瑰麗如斯也

凡三變而各以溢發其精爽之氣首學於伯氏司寇公
 則以毛詩薦於鄉數上春官輒報罷而從子學於海沙
 者則先後射策入奉臨軒對於是海沙謝故業更為豔
 曲俳語優伶其蘆兒日歌舞於太夫人及司寇公皆物故
 為之感傷諸撤絃罷曲一變已太夫人及司寇公皆物故
 吟詠頌記諸撤絃罷曲一變已太夫人及司寇公皆物故
 其所徵歌最勝附節按音合非調也即協律家曾不得
 而諭其旨迨夫棄兩節者弗用也而於吟詠則又
 洋洋纒纒權衡法衡古卓然部署其儕輩為一時藝文者
 師斯蓋通人之所難而獨兼之嗟乎海沙固宏朗曠逸
 之士然非窮何子有此哉射策窮而之於俳窮而之
 於吟頌其兄其從子接武而起鼎貴而之於俳窮而之
 任俠之氣骭麟一世鬱而不宣於擊乎乘會溢發如洪
 之詠挾其才及其不世鬱而不宣於擊乎乘會溢發如洪
 波之遇沙蹟相薄相激而為之聲故同驥長鳴不遇
 伯樂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為之聲故同驥長鳴不遇
 風矣納言公者即所稱從子也然則先生之文亦良未
 見先生文不啻海遠合稱海何狀必不能道辭然其發
 居者未嘗瞻海遠合稱海何狀必不能道辭然其發
 源所委輸渾淪漫衍之勢奚俟涉涯而後知乎司寇其

發源也納言昆弟其委輸也納言司諫垣超拜有直聲
 志節佩侃余嘗得其文一樂一里浩渺不可後先生
 可列矣先生敦孝弟於親而名儒宗妻妾不勝珠翠母
 列一絲竹盛薪二不聞者稱當時名儒宗妻妾不勝珠翠母
 僅一采厨盛薪二不聞者稱當時名儒宗妻妾不勝珠翠母
 其文不采厨盛薪二不聞者稱當時名儒宗妻妾不勝珠翠母
 集敘通州桐柏水之南與姑蘇挾海焉姑蘇多文人或
 陳思進省相世以海為靈通姑蘇亦海焉姑蘇多文人或
 焉客曰非徒其貌敦而蘊明也省君其父書為司寇甚流博
 盛有所蓄不能去太夫人也方壯遂絕意都試稍有名甫亦
 文述如千卷雜劇甘餘種整禦流映各極其體如其人
 斯亦能世其家鍾劇甘餘種整禦流映各極其體如其人
 其與周流唱答者四之三貴人也吾見夫冠冕相勉相叶不能
 自寫其情過所名勝留信夕為已游矣輒敘或為詩無
 已淺乎貴人如是下為山人者又以此吹簾道中矣諸
 生迫學使者不敢風流為文辭所紀論語諸書而止有
 不記者焉獨舉於鄉者雜習博無禁都下試第即復
 不得然如小子為學孝廉放矣稍讀書然不能於世忘
 悔前時數上春官仕矣如陳名甫者豈不為善用其孝

廉者乎笙歌華黍以娛其親清謳少昌以游其賓海上
 之歡已為矣此天下孝廉人所不能曉取者篇可無
 傳乎已湯有光偶存集敘陳于到題且傳矣因以予言為
 瑞云日陳于到為余曰文章不陳于到題且傳矣因以予言為
 告于日陳于到為余曰文章不陳于到題且傳矣因以予言為
 稱干古而偶為余曰文章不陳于到題且傳矣因以予言為
 也余觀天章之全不獨擅其奇以到蓋真能為千古者
 有頂之天無底之地與兩足之尊海內文章之奇莫過
 是矣迨追其先始皆偶而為之者也天偶而偶地偶而
 仰日偶而熱月偶而涼人偶而身偶而文偶而然偶而
 來至於今無偶而肉偶而骨偶而齒偶而肉偶而齒偶而
 熱改人之眼而一墜改鼻而仰改地而偃改日而涼改肉而
 其始作之安知一偶也至於今一舌而一骨而一肉而一齒而
 任開闢者安知一偶也至於今一舌而一骨而一肉而一齒而
 取而一者安知一偶也至於今一舌而一骨而一肉而一齒而
 古之矣陳于到亦偶耳然後開闢之天下亦一其始
 文章家慮無不祖庖犧之畫矣彼其初為此畫者皆偶
 也庖犧氏偶而六十四之於八也偶而畫其初為此畫者皆偶
 者出倍其數而六十四之於八也偶而畫其初為此畫者皆偶
 者是亦偶也安知後不更其初數之奇者而退其倍數之
 半而三十六之又偶後進其初數之奇者而退其倍數之

通州直隸州志 卷三
皆可千古也後世文章家奉其八者是則規規八之奉其六十四者是則規規六十四之為是未設而地造也孰知庖犧未出之先天亦未曾降地亦未曾出也是宜哉周姬孔笑人無已焉也陳干到之為文章無一定高無一定正無一定古無一定今意偶然則然之意偶不然則不然之格無有意無意立見之者驚歎以為得未曾有非偶者宵而得夢覺而奇之浸假旦而為千古也物誰非偶者宵而得夢覺而奇之浸假旦而假寐欲復得宵之怪者而夢之孰知不可得也但覺旦之夢更怪於宵取而筆之皆千古矣皆偶也唐人之為小說也日為一說日益不測愚者驚歎以為得未曾有不知皆偶也至於今唐人之筆皆千古矣是皆得於偶者也是則于到之有偶存集也

西洲集保欽撰

默齋藁山塘吟並錢學詩撰

燕齋集孫寅撰

歸田藁袁隨撰

漁山堂集馬巖光撰

白狼山人集盧楓撰子孝集潛庵詩錄並楓子純忠撰

蒼虬館集純臣撰食翠館集山中集並純學撰修來堂

集學孫恆允撰朱鳳臺修來堂集敘略盧龍孫先生富樂人之善常恐不足人尤之不以為怨卒未嘗一語暴其過故發之於詩婉而正摯而不迫如對賢人君子親挹和善之氣而問其說道義誦詩書幾不知人世間有凌厲變詭之習也者故子以為讀先生之詩不當以詩為詩即以先生之詩為先生之詩

西坡藁二卷凌梓撰

獨歎堂集楊乾撰

從吾道人藁朱玉汝撰滄海集傲帚集並王子當世撰

摩詰道人集當子長康撰北山草堂集康子燾撰

玉芝樓集十六卷曹大同撰粵游編曹大來撰

東江詩文集張梓撰

怡春園集柳煥撰

枕檜山房集十二卷凌東周撰雲深館集二卷蜀游草

一卷並周子蘭撰石侯文集十二卷西清館藏彙二卷

並周從子孫讓鄭圃草蓀子潞庚撰屠隆雲深館集敘

靈竅吐而為聲妙聲韻而為音詩者聲音之最清越者

也松篁蕭蕭風入之而成響澗谷冷泠溜經之而成韻

其清越勝琴筑逾絲管聽之使人神骨翛寥是故詩亦

視其品矣魏晉諸公詩非不穠華獨推淵明亭亭霞表

則以其人品清曠絕塵爾淵明為彭澤令恥折腰以事

貴人飄然賦歸去來鴻翔鳳翥勝若風之入於松篁溜之

發為詩歌然賦歸去來鴻翔鳳翥勝若風之入於松篁溜之

經於澗谷也余友凌佩卿先生仕蜀轉粵州倅時方黑

髮神王飄然掛冠人以粵西山水奇勸駕先生掉頭

不顧曰吾而折腰風塵毋甯矯首雲漢戀戀雞肋逐逐

馬蹄恐彭澤令笑人吾其黃鶴舉矣歸而築雲深館於

情花竹玩志圖史客來飛觴賓去晏坐風之翫遠真堪

與柴桑翁把臂入林故其為詩亦清於止水遠出層霞

若料冰壺若扣哀玉良繇塵瑤之外別有品流性靈之

中自出音響方之口吻肝腸豁豁者萬里矣詩之貴洵

在品哉余與佩卿交二十年深自敬匿不以其所寶示

人近始出雲深館稿見二十年後益佳山川之助得之不淺

耳余與先生詩多自入蜀後益佳山川之助得之不淺

先生與余詩多自入蜀後益佳山川之助得之不淺

化余雖逃於枯禪乎猶堪與君抽毫對壘發舒性靈即

盟四明南北雲最深處故當勝君其勿寒獻歲

長齋軒集陳純撰

秋水山人集吳炤撰

墨妙堂集白書撰

西麓草堂集張成詔撰

禪棲集一卷嘉平集一卷青陽館集二卷並陳大震撰

星聚堂集徐兆麟撰

臨川集王鍾撰

蝶庵集葛夢初撰

益卿詩文全集二十卷顧養謙撰竹素園正續集謙父

瑞撰虎嘯軒集謙孫國寶撰元覽齋集國璽撰天友齋

集雙嶠亭藁並國琬撰梧桐夜雨集婀娜山人集並琬

子道含撰單思恭元覽齋集敘書畫家逸品在神妙能

以文評書者或曰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然而人之

嗜莊周也固賢於其嗜左氏也維詩亦然李杜之神逸

右軍之父子也至畫格參差逾多別鑑米之顛也倪之

迂也其脩然者矣逸品流傳新意錯出有作洗硯圖者

不須人物但于疎林下畧露灘積委一硯草中耳又有

作洗硯圖者則柳枝沙岸邊一老傲立而更不須硯題

句云烟中雲樹出復沒風外柳枝斜又斜秋色不須初

到眼偶因洗硯立平沙此又以詩為畫較之畫中有詩

者不更逸哉吾每過顧鎮之齋中閱鎮之書如其畫閣

鎮之畫如其詩閣鎮之詩如其人總之氣韻蕭疎風格

灑脫不添塵一點也而詩尤韻絕往往吟興一發輒走

桃波別墅招其季非子賢諸同人分韻拈之或走南山

下策楚道中一吹天籟間就山僧買得獅子峰噉焉

焉浸有卜築終焉之志蓋匪直紙上數言即其人亦殊

饒詩意矣若夫書畫之與詩通也又其揮灑焉盤礴焉

者無聲之詩與有聲之書畫通也又其揮灑焉盤礴焉

敢望其項背者酒與有聲之書畫通也又其揮灑焉盤礴焉

左諸賢遺韻焉然則鎮之殆非今之人而晉之際宛乎江

人多逸品吾所絕愛請與吾鎮之共之思恭雙嶠亭

詩藁敘詩一也腴人之詩有瘠人之詩有材臺閣故式

順風而呼莫敢彈射瘠人之詩食者是應制餘材臺閣故式

簷剝屠逆鼻而聞酸風滿紙具人之詩投贊者足滿腹

應酬都無分別涓城一曲朝不輟乃若疇人之詩則

奇服者是目攝今人多所不可吮毫冥搜古人之詩則

高於鄴侯架又復嚴於九秋霜也故其為詩雷冷構毋熱媚意且雷為籍弗為季哉試取而賦之賦其篇篇無阿格也哦其句句無阿響也哦其字亦字無阿叶也惟居者十之一巖居者十之九北山之麓有亭焉輒詩于亭亭側之水有舟焉輒詩于舟一切花之晨月之夕雪之霽雲之歛楓之紅草之碧茗之熟醪之香無弗舟請無弗亭者則亦無弗側弁而伸紙者間有一二剝啄來請應酬語乎則亦無弗謝客至閉目搖手絕不肯下非子姓以此能自致其造亦以能自貴其品今試掩可別識也而矧乎誦其詩耶即今茲所論次雙嶠亭者僅其丙寅一歲稿耳篇無幾也然而有迴焉者矣峻焉者矣幽而歲嶠焉者矣試傳之同人則已為之瞿然者矣穆然而嶠焉者矣油然勃然者矣夫如是則奚而崎於人焉單子曰吾所為崎不人者崎於人也夫如是則奚而不崎於人焉

北征集二卷凌飛鶴撰

慈明詩文集二十二卷湯有光撰非谷集光弟不疑撰

單思恭詩集敘今天下名文章家大江西南有二湯臨川宣城是也大江以北亦有二湯則慈明隨金昆玉是也一時風雅各自成家乃兩先生胞係隨金昆玉季以此方彼更為難耳余獨怪未得臨川者往極口誦歷下矣州以聲若夫論善之大成此亦何容擬議誠不將無己甚齒牙乎善夫慈明先生之容擬議也日之者將無己甚齒牙乎善夫慈明先生之容擬議也日之作願無輕罵李王斯言也不可不使李王者讀之又但願無輕罵李王斯言也不可不使李王者讀之又為李王亦惟泥先生者蓋惟先生能復不為李王者讀之又焉從先生詩部為蠡測則以多先生之蓋蟬聯前與者概有五呼其勢加疾而先生獨以布衣之雄驪相與為順風之微之光焰不滅台垣一也即從衣之雄驪相與為順風之賦不出維時彈丸沾翰自喜而先生坐擁墨之稱齊秦之也今夫玉工之兼彼蓋憂與化之頰首木也而工既巧巧匪並儷兼此兼彼蓋憂與化之頰首木也而工既巧巧歸於自然其工則成毫之材難之葉木也而工既巧巧又宛乎元氣爾之所阿成毫之材難之葉木也而工既巧巧人力胡能爾三也詩在今代厥體實繁工五天言者或

誦於七言習古體者時艱於近什加以慶弔酬酢率疲
津梁而先生一饒為之靡請不應靡體不妍欲傲先
生以所不工而不得也四也至於老而才進昔人所難
頃惟鼻山一老庶足當之而先生大臺之年縱橫跌宕
詩難為勁敵即愈神試取數年先生近作哦之奚遜諸
年此境耳漸老熟乃更元微五也之五者得相師焉亦
臻以霸得五能不自雄而且隸導荆花自相師焉亦
足於欲以我江北二賢駭彼西南兩氏也彼循聲而輕
吾殆欲與夫循聲而受役於李王者其能表彼往哲成
此一家言也乎哉益先生之哀李王者其能表彼往哲成
朗秀數於麟耐可風塵不離屨變態縱橫千萬出始知
元美筆如神其定論久已若此更
安所庸不佞贅一辭不佞贅矣

借一齋集錢良心撰春雪館集錢良允撰

燕游草秦游草南游草粵游草吳游草小遊草並張元芳撰

奚適齋集旭卉集軫轉集桃花舫集並白思上撰

楚游草潘景純撰

修竹堂集袁九牧撰

勳卿文集六卷聖卿詩集二十卷續集十二卷並范鳳

翼撰存雲堂集翼弟鳳彩撰陳仁錫詩集敘略當神宗

門戶相持而先生獨股然有世道之憂迨政地方急人

先生以老成推較者數矣竟自堅辭不肯再出何哉賢者

之所為任其在吏部方當大有所建身之始即以小勝慨時

非為己任其在吏部方當大有所建身之始即以小勝慨時

事以去國厥後黨錮相尋瑞熾作以至於羣小顯得而

甘心焉卒至優游林泉不至於慘禍居恒鬱鬱不自

得一腔忠憤之氣悉發於詩歌流連光景

哀樂纏綿洵不悖於小雅怨排之旨也

有孚集一卷凌人譽撰

吹劍篇燕中草西征草大夢齋集並白正蒙撰許鼎臣

敘近來以詩名家者何李而後七子最著迺七子之中

余獨喜廣陵宗子相云子相一往絕俗獨抒性靈讀其

通州直隸州志

卷六 藝文志 集部

人駭感流訂抑古發又卿樓之之勝過作萬到底夔人妙
者令憤溪藩能而期謂於手又言每爾萬到渠之梓詩絕
亦覽世二鎮之有少余陵廣也浣又一亨里書成開以中
時者事讓內而少陵意之為大溪不境者游所不拓後推
使讀據之畔有陵亦甚詩余夢側也一自揀矣矣有求筆
之未寫間天子不厚而梓燕中草以少題以青塵所至落
然終鬱塞沈走無暑少陵夔梓人後已後不見
也篇塞沈走無暑少陵夔梓人後已後不見
今痛頓悲激上可追風雖其才不
余哭流涕不己已風雖其才不
生流涕不己已風雖其才不
聖涕不己已風雖其才不
明不己已風雖其才不
之能己已風雖其才不
海已風雖其才不
內雖其才不
晏其才不
然才不
無有
崩過

折之患奉命而往畢使而還無羈旅之憂乘輅傳食無
餓寒亦增懷於離索要以述征行紀時日寫山川之
洞或亦增懷於離索要以述征行紀時日寫山川之
遞志不路之夷險而已時異事變古今人誠不相及
亦方軌少相與論學步效為徒足為有耶如必
欲倒即少言笑餘然叔好矣可遂以令從者檢錄其
絕優孟少成帙因口占數語俟歸而質之則不佞豈敢
其亦復成帙因口占數語俟歸而質之則不佞豈敢
之何若曰能為少陵者不為少陵者乎則不佞豈敢

建瓴集江中巖巖

南郭草堂集殷學詩選

貞蕤齋集馬是龍選

日雅游恒弟奇之自少乃同耕硯出其餘與余同騎竹馬已
憶雅飛古俠烈譜中馨其依骨往一碎唾壺而鼻端可日
夕矣廣拓其胸次遂可吞雲夢者一雅遊也入世以來多所
出矣廣拓其胸次遂可吞雲夢者一雅遊也入世以來多所
閱矣廣拓其胸次遂可吞雲夢者一雅遊也入世以來多所
日豁達曰通方束髮時裂昔說劍之風潤中別識威目之

一雅游也然皆幸不鄙夷不佞不佞頗自號知雅游者
 願非游乎日若惡知雅游若所言俱尚非雅游也然于則
 知雅游乎日知之子其別有一雅知游乎日有之于是
 佞乃荒然日知之子其別有一雅知游乎日有之于是
 生燈晶光陳元勿言子勿言吾更知雅游乎日有之于是
 同人之堂其自賞焉者直欲護以良錦石受成而登于者
 生燈晶光陳元勿言子勿言吾更知雅游乎日有之于是
 同人之堂其自賞焉者直欲護以良錦石受成而登于者
 生燈晶光陳元勿言子勿言吾更知雅游乎日有之于是
 同人之堂其自賞焉者直欲護以良錦石受成而登于者
 生燈晶光陳元勿言子勿言吾更知雅游乎日有之于是
 同人之堂其自賞焉者直欲護以良錦石受成而登于者

柳陳父詩四卷柳應芳撰

中條山人集凌世第撰

巴齋詩集王松齡撰秋香園集武陵游集且園雜詠並

松子傲通撰

松巖詩存陳汝樞撰

石圃老人全集十二卷包壯行撰

其人得山水之清氣其文亦得山水之清音宜其傳之
 也久矣乃忽忽百年以至於今此固文之一不幸也
 其人多與折其文不能一日向其子孫索遺藁一觀出
 冊文多與折其文不能一日向其子孫索遺藁一觀出
 王有行書底本一友人昔修通志曾採石圃文入志僅
 村五耳魯亥本一友人昔修通志曾採石圃文入志僅
 其譌者亦有文法不苦不可讀攜至珠湖二較前所觀
 其藏之於篋或不可憶人得見焉豈非文之不幸乎
 全志存其似或不可憶人得見焉豈非文之不幸乎
 也求其完備也余嘗過石圃矣又待之如初且疑嚴姑
 以道其完備也余嘗過石圃矣又待之如初且疑嚴姑
 如求其完備也余嘗過石圃矣又待之如初且疑嚴姑
 況其文乎夫五琅山下感歎流連不能去立且疑嚴姑
 登要津者代不乏人如先生清風亮節為山水生色者
 幾人哉余將手是編於先生陰之下荷淨節為山水生色
 從江上五芙蓉出者必先生來也補訂全集敘余缺

通少正泰少元
陷事四可補者二不可補者一已補而仍未補者一乙
酉七月有事於西江道諸勝吳趨以抱疾不得涉虎邱覽
雲隱元墓鄧尉洞庭諸勝不勝指數月疾愈當一泛西湖
為樂至則金風初作體弱不勝又復罷去所謂南屏天
竺蘇隄柳六一泉沙井虎跳泉盡付之一夢一鄱陽
也十月扶輿歸舟過匡廬拔地萬仞綿亘五百里鄱陽
湖環之谷開元寺故布為恨又匡廬紫霄五老香廬諸
峰青如怪石插天如怒鯨赴海如空山老衲坐寂譚阮
全蜀道啼猿說愁雨浮夷似左氏哀怨似屈平問博
如昌黎廉峭似柳州總百家而有之而無一字沿襲古
人則又獨成一子也包誠宇而大觀其全業急為
牛業讀之略為恍惚然攬蘇武之全業武之全業急為
補定得若干篇也然則姑蘇武之全業武之全業急為
真哉故曰快事也然則姑蘇武之全業武之全業急為
歟哉故曰快事也然則姑蘇武之全業武之全業急為
楊文列關尹鬼谷樊宗師李長吉以及楞嚴法華大般
若大寶積諸經始猶游山水者必欲越華山出玉門
游武夷窮楚嶽元嶽西踏峩峩北走嶠嶠上華山出玉門
至崑崙窮星宿海乃為快書不可得之包事也
得名事也亦不讀盡天下異書不可得之包事也
下名山大川亦不讀盡天下異書不可得之包事也

終不能讀則仍留
大缺陷也可愧也夫
詩年六十卷竺廬冬詠一卷古辣泉詩集四卷並胡澄
一譔

眉如草潛夫詩選邵山人集五言古詩藁游覽詩蟬蛸
寄傷亂詩並邵潛譔
彥余所心儀者則無如我潛夫最類能道之此當今之
父登州公與余高道經吾邑則必過先善余與潛夫故
有世誼譚潛夫每道經吾邑則必過先善余與潛夫故
及先夫適稱寓公於吾邑遂時重之會余居先夫伯慶公
潛夫適稱寓公於吾邑遂時重之會余居先夫伯慶公
抵潛夫之所為詩多得於轍輒時得把其臂而誦其詩大
心不為貶格以趨時多得於轍輒時得把其臂而誦其詩大
五言古詩似蘇李諸體直隸以造意不為飾辭而欺世其
南信陽婁江下惟雲杜以下目曾不一及蓋其學淵源
韶州其書懷志感宛合寒女吟家法不暇藉他人為典
刑哉元美先生有言貧老愁病人所謂不佳者也而入
詩則佳余於潛夫微之矣願余論之潛夫自謝公車言

通直康州志
卷二
藝文志
集部

而為古文辭也其出游五嶽則與李宗伯鄒學憲朱宗伯沈相國吳中丞諸名公游其歸卧五山則與江津海可謂無所遇也而郡守善其姓不免抱章倩之悲羅買臣之變虛劉暉之匠塵范丹之甌則何居豈其人方殺孤介直率無諱不能為詐喜佞哀突梯滑稽能故為時所抵悟耶然其品足高也余不逮其十之一余非倦於收也富其體世之稱是茲選不逮其十之一余非倦於收也竊謂名世之言政不在多耳爰命諸剛氏與海內能詩者共推之單思恭五言古詩敘詩之有五言也自蘇李河梁昉也至唐近體出而尊之曰古其稱五言古詩也自唐人昉也至唐近體出而尊之曰古其稱五言古非之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五言古詩之非唐則自麟昉也歷嘉隆以來未敢或非其非也其非唐也則自楚人袁中郎昉也曰近體有宋也賢於其有唐也古詩也雖然余未之敢也其有漢魏也斯言也或有其一也古詩也雖然余未之敢也盡從也唐之無五言古詩也而有其古詩也雖然余未之敢也人之為五言詩也無古詩也而有其古詩也雖然余未之敢也乎曰于麟之於古摹擬工而迫欲肖也譬則叔敖之優孟也吾弗能也於古摹擬工而迫欲肖也譬則叔敖之優而反射也吾弗能也夫以余之有弗為也而猶弗能是

誠弗能也雖然不敢謂世無其人也有其人焉余未嘗弗知也何也蓋西子者不必賢於西子也蓋余久而獲一建安其持論也吾何以進之哉無已則曰玉工之葉於建何如化工之葉木也雖然未易言也夫其境稍歧也即千古作者猶難之而奚苛責也夫其途無異也即令唐人反臂而相稽似不得曰有明無五言古詩也或于麟復起而持衡似不得曰有明無五言古詩也或于中郎繼起而矯偏似不得曰有明無五言古詩也或于將古詩以斯人重抑斯人得曰有明無五言古詩也或于邵潛潛夫也敘之者仍也誰同里單思恭惠仍也

憶庵集胡拱極撰

越游草黃夢卿撰

甜雪齋集單思恭撰

自敘當公安之時天下以能言濟竟陵之時天下又以能言公安之時天下以能言濟文也然則後此又將焉竟陵乎猶之乎其譽公安也猶之乎其譽竟陵也譽則諛諛則襲襲則卑然夫人而羣

為嘗則亦襲則亦卑不佞請以純灰數斛一滌其齒牙
也或有詰余子將滌譽者不譽而游移兩可乎則又與
者之齒牙乎則涉譽不譽不譽之齒牙乎則涉譽不譽
奄奄自沒者無以異且子之所云純灰數斛者何物歟
而能滌人若是不佞徐應之固也吾非以滌人而物歟
以滌吾也眾之所譽吾亦曾譽眾之所譽吾亦曾譽雖
然眾之所譽吾亦曾譽眾之所譽吾亦曾譽雖
三同人寥寥懷古不亦穆穆情深也墨潘之流筆鋒之
所削意欲自王不耐屬誰氏隊中矣所賦才情殊短習
氣滋深竟末如之何焉倘有成連子之琴歟吾願為伯
牙倘有段師善本之琵琶歟吾願為康崑崙也噫嘻大
海之中移我本情根香之調舍我故技其諸不佞之所
云純灰數斛乎吾方且晚覓之所以俟夫人之起而滌吾者
也又暇以滌人哉姑鑄焉以俟夫人之起而滌吾者

石鯨詩文集李延齡撰

蕪原集姚咸撰

雙薇閣集錢端明撰

得閒堂集錢密撰

惺園集朱文心撰

孺歌草宥庵集並凌之趾撰

冰雪攜集竹灰集愁課集並凌彖撰

愁課自序奔林之
葉響愈悽夫詩亦貴適情娛志耳地異沅湘人非屈宋
而徒作激楚蕭屑之音諷刺留連之語得毋昔賢所謂
無病呻吟乎短凌窮愁人也遭世險巖沒身坎壈困窘
離荒忽莫識所存或得之曩昔心期業已屬散雲逝獨
事或流歎於存或得之曩昔心期業已屬散雲逝獨
不期笑而疾內作外見日則何益以荒而天地益以削已
之誠恐狂疾內作外見日則何益以荒而天地益以削已
如日以附虞卿著書之末則何益以荒而天地益以削已
文答凌木道書客歲集笑讀堂忽已三閱月矣嘗仰企
高深之致未得時促膝而佳集頌焚香端坐窮十
日出初盛而究之變化於杜陵矣州得杜骨王維楨得
者孫宜得杜肉謝榛得杜貌鄭善夫得杜之神矣蓋其
杜一支李夢陽具體而微弟謂吾兄得杜之神矣蓋其

思理氣焰實足相當非虛譽也... 記敢為吾兄縷陳之... 語絕似易林大元古風... 歛迹就虛寂疏觀以自將... 行舟行即事八月蚊... 耶載書入寒山烟中... 數似劉春虛鍊氣所云... 此為支雲之冠辛未還... 山大風作忽擁天地去... 多層折求之如廁身扶... 壹柳陰歌凡作歌行... 竹牀然起寂然俱是... 句而閣外之景內之... 專美於前夜坐風來... 天白鐘聲小此等語... 階下似無意偶拈之... 天雷寺二塔支雲用... 二詩合是亦非靜中... 人鳥動一氣兩

日並在天樹色... 謂天作綠牡丹... 塔意中不沾沾... 首十首甚至數... 古意歡折芙蓉... 寒儂心已解得... 諸句皆子夜讀... 友曉在池水幽... 異勝讀一則丹... 池上觀漁弟及... 似末句因魚非... 語更爾藉語却... 刪後二句更老... 有聲網縷初烟... 生到細縷初烟... 所歷思入杏冥... 淺流映火長數... 一室踞燃數罷... 集部

馬之上續殘夢更真更幻萬山含元氣久乃見蒼烟非靈
靜之筆下早行無遺狀矣驅蠅食蠅二首寓意甚遠甚
草露以夜舟發子暗中嬉嬉字足抵老杜歌笑輕波瀾
快雨危字亦從舟上見禮佛海中四句說得警切痛快
燈危危字亦從舟上見禮佛海中四句說得警切痛快
遣春從四句說至因思古人有參證未可浪讀也
破世態更以物感慰我遐思寸靈負寂莫較以我幽情
人更深一層三願言如憑虛御風飄飄欲立聽人愛寂
便似一山小記月中清遠如雪眺數語造題之妙亦何
讓突然山後稍行從賦雪者無此題之妙亦何
尤奇動乃妙山中春思欲寂境四夜四句情真語幽直
意俱動乃妙山中春思欲寂境四夜四句情真語幽直
三四無限俯仰趣味清澆集七律不數府不能辨春盡
人今人喜作七律往清澆集七律不數府不能辨春盡
作能無一炬登軍山語語俱出弟輩社弟已采人五山小
史矣白無一炬登軍山語語俱出弟輩社弟已采人五山小
臂讀二詩悠然神往讀書偶然作帝堯桀紂案甚奇

與天問參觀花朝祀花神題韻甚詩亦穩稱集止甲申
再至三其妙愈出其中妄為評論亦欲不負吾兄下教
之意不知有可采否弟方坐水邊閣上日掀揭未已也
疏野集願熙撰

東流集十六卷王冕撰自敘略余居河上有隙地闢之
成小圃編葦以衛種植於其中
不偶於時得灌園先生之意自食其力有伐檀君子之
風閑輒臨水觀魚偶有會心率成短詠編成十六卷顏
之曰東流草

三餘堂集遙青閣集並江運昌撰

了庵集殷國儒撰

聞思精舍詩集王奇遇撰

烽餘草李翀撰

聽雨軒集吳谷王撰以上並通州

醯雞集海門李開謨陽穀游草開弟紀謨

觀海集過蘇編並李軾謨

海崖集姜輅謨

北海遺藁張成謨門人崔桐錢鐸同編

東洲集二十卷續集十卷並崔桐謨龍劍集六卷桐弟

槐謨曹金東洲集敘東洲先生發解南畿擢進士及第伯闕三十餘年於茲其行也常卿國子祭酒進兩都少宗伯其出入中外無欣戚幾微見於顏面凡夫培植衮鉞誦揚化理與其警者人所陶鑄鬱隱之所宣紆典禮紀綱之所考建昭昭若人口乘不磨余少時得其所為舉子業讀之思以見其人而不可得後余舉進士視政禮部由是朝夕晤其音諦觀其動定渾然無毫髮圭耀是年冬余來守通而公亦尋歸於東海之濱迨於今垂三年乃日杜門以自居纂言以自娛足跡不一至城履公府陶然若於世無所預者至其子姓族胄使令之屬亦莫不循循煦煦無怙勢常態蓋若忘其公之居

畫錫而海濱之人自非學士大夫之樂有所造就而依歸者則不特其疎遠與之相安雖甚密且邇亦若不知井里之有卿相矣公之履道貞教顯晦一致類如此可謂德之崇而業之廣耶嘗綴其舊所為文若詩得六不八十有奇麗源乎道義窺典謨而馳風雅之品彙彰豈達乎性情淵源乎道義窺典謨而馳風雅之品彙彰以不朽者夫豈僅與操觚染翰者爭工拙而相須哉

宦游草錢鐸謨

樛伽山房集四卷王倫謨

滄浪集希范集並張材謨

宦游集成相謨

葦竹園集郵城漫草並張先登謨

一鶴齋集彭大翼撰銅官傲吏集放鵬堂集皆春樓集
並翼弟大翱撰留餘堂集八卷大化撰所其齋集八卷
翼裔孫苻撰

韜鐵集李嘉禾撰

石韻軒集張光鑑撰

鈞鼈篇李奇逢撰

閩游草溷南草並李之達撰

來紫閣集李元柱撰待庵老人集元弟玉柱撰

偶然草朱名世撰

桑榆集成雲龍撰

南游草崔養浩撰

東老吟捫蝨軒集芟刺草並李兆星撰以上並海門

希董堂集五卷泰興茅誦撰

資善堂集三卷朱景撰

西莊遺藁四卷皇華集二卷並張城撰樵隱集城父忠

撰城早年以詩翰馳名成化元年充朝鮮副使挾畫工
而東徙境必圖觸景即詠自燕山抵鯨城凡四千里
山則高嶺松嶺石門嶺踰十三山而止水則遼海大同
江鴨綠江盤山越八渡河其間水仙縞綦天吳乘虬九
難八阻洞目駭觀其旋也彙而刊之為皇華集

東田遺藁二卷張羽撰南溪遺藁二卷羽弟聽撰北渚

遺藁四卷狎撰前江遺藁翹撰遺藁四庫全書總目東田

字鳳舉泰興人客治丙辰進士官至河南布政使案明
初張羽為吳中四傑之一相距不過百載而襲前輩之
姓名殊不可解然前張羽工詩此張羽亦復工詩豈有
心仿效有蘭相如之慕歟是集詩文各一卷為其季子

植所編其門人儲洵敘之羽為御史抗疏劾劉瑾直聲
震朝野集詩亦規摹盛唐不流纖巧之習蓋宏治正德
之際然可謂明初前輩猶為未遠流風餘韻往往尚存而羽
之淡靜峭直又出天性雖其博大富健不為舊調之膚廓
人排鼻鉅聲亦不塗飾肖心而為一隊矣

篤齋遺藁何棊撰

悲華館集十笏齋集並何南金撰

喜焉客曰離况索賦土風樂歟此非思恭所由恨焉有私
也顧念遲吾游十許載令吾眼中無生許卿猶先生而
念幸從敗楮中手錄其遺文成帙令吾晚下猶不死許
卿先生於蓋談構撰於今日竟難乎為材矣語韻者束
生美氣也蓋談構撰於今日竟難乎為材矣語韻者束
之以無不應者辭多而情寡衰也滋甚間一二工矣又
卒無不應者辭多而情寡衰也滋甚間一二工矣又
而詩於文苑句不端相笑未訖時更以薄士制義悲哉往
十餘齒先入以講師蒙說既乃中以薄士制義悲哉往

而不返也美氣絕矣焉得材思恭曰吾讀許卿先生
撰而無知異人私材於天果別生美氣也客曰何如
客且云先生二十餘年授經餬口宜淋浸齒頰者論語諸
令而止又所得脯資隨手散去且不能購古籍何由漁
獵即為孝廉小展矣而猶十年許滯思制義不始好以
休其狀咸若與詩古文辭在爾蓋頃數年而天下始復
才士之業合制舉家言在爾蓋頃數年而天下始復
作吏手板簿書了當公事已耳乃安從得此餘賢復苦
異其悉從兩眼入飽胸腹間而文耶鏗鏗大篇寥寂短章
乎其詩耶擊之或游戲俳諧咸極要妙意其人眉目唇
或縱橫擊之或游戲俳諧咸極要妙意其人眉目唇
問盡靈異之色一以騷人極妙意其人眉目唇
蒙氣今死矣猶有生氣而無死氣若此者有美氣而無
也且客不觀夫吾翹之先才鬼乎一以子相之韻言而
筆縛焉不副况乃其下者賴先生一若其相之韻言而
也嫩哉廣陵遺散不在天上不若其相之韻言而
管耶是思恭所由喜也恨乃不勝喜雖然雅聞先生七
人仙吏半世風流殊不自恨乃不勝喜雖然雅聞先生七
生當遺風於十散之故宮二三之老宿與夫子所由甚
令渴遺風於十散之故宮二三之老宿與夫子所由甚
之上且其遺文散者猶什三也客曰嘻是子所由甚

恨耶喜乃又
不勝恨矣

朱僉都自訂詩文集二十卷朱一馮撰

繞指集于志舒撰

東游草丁文開撰

東游草丁文開撰 單思恭敘世間所最旨者情情之逗
理都朽具耳不佞嘗視古名人作矣緣其構撰量其情
而合離之以知其入百不失一人亦百不失一因自歎
情衡其構撰曰如其人如遺此頃客延令首晤朱不疑
太比於情耶然自隱隱欲下已進余戴立九氏如不疑
已進余丁文開情字隱隱欲下已進余戴立九氏如不疑
怡何遠旨人至是雁行進乃文開不爾也呼余小友為
十年所構撰出東游草示焉東游者去其鄉筆耕齊魯宛
問所構撰出東游草示焉東游者去其鄉筆耕齊魯宛
余游延令云但余所為筆耕百餘什多兒女子語人
先生不願見之視東游者一編其倍余十矣余之遜是
編者情歟才歟韻歟是三者必居其一而三君子為余
贈言一曰惠仍能今語才也一曰眉語色飛語韻也至
文開氏直曰冷眼熱腸語情也噫夫子自道也蓋如其

人矣余則安能問語不疑不疑曰噫嘻有是哉子之貌
文開氏如文開氏之貌子也雖然亦兩自貌耳且子何
以多兒女子語夫兒女情多非古名人語耶時有尋香
人在座余笑視朱生不應己而次其語曰是可以序東
游草矣恨立九已往
南國不其來把讀之
以上並泰典

來青集張鳳翔撰

叔道詩文集十卷如皋薛倫撰

潛德遺藁冒基撰

履貞集二十卷冒政撰

夢椿軒集二卷冒鸞撰

柏齋集十二卷何塘撰

柏齋集十二卷何塘撰 孔天允敘柏齋先生崛起河山
德性命之微禮樂倫制之大辭受取聖學敷陳王道於道
之機審固閑定確乎不拔於是海內稱理學節出處進退
云先生遇孝宗朝蜚英館職逮事武皇帝日進講經筵
讜論諤諤要在親賢遠奸敬天恤民雖權倖側目而道

不少屈今上御極起用舊儒而先生歷臺省大位却守
在留都竟謝病去故海內慕先生弗克由見咸欲見先
始之遺師門之傳錄其所著後先相列系理學名臣之
昭代之儒臣在河南復有斯人焉其於風教厚矣知
石谿集四卷嚴怡謨撰錢藻略石谿被服儒則時
廿年嗜詩益甚所著累數十種既罷家居其後官廣文
尚真與一不欲寄頓他日人藩離拾取吐咳家不治生
孫仰天長吟嘯傲自如里中子謂公不謂困也聞富
人持錢過問遺非其當公終不以窘故而受富人糶
文得錢客至治醕論詩盡歡而罷居常苦貧無資恨足
亦往不徧諸名勝一眺望便兩腋生風有凌虛御空之
鶴為吟骨格不雜為助六出花為兩鬢絲一膽獨存龍
那能之稍重有力者身未益相即手其集即弗自輯即
見世而託心適騰博一藝以殉其身曾不得一當作者
好平生吐心適騰博一藝以殉其身曾不得一當作者

之觀余悲其意華巒王大夫鳳岐戴大夫念庵劉大夫
與余好間以觀三君三君有賞於余言也而劉大夫
然谿詩三百若干篇授木焉嗚呼惟三君雅好文辭故有
也欲以觀當微三君即嘔心瀝膽將其語與其骨俱朽
世能乎哉

斗野遺藁二卷曹相撰

學孔精舍彙纂督學集四卷並孫應鼈撰劉伯變彙

孫先生全集矣先生自讀中秘歷藩臬泊掌成均來所
至門下士據所得及見鏤為帙以故集時無有也戊寅
弗全丁丑秋余督學南中到其家詢全書無有也戊寅
得清平及門士始備收之而彙纂成據人問所散見
尚多敘傳碑銘諸文次古風絕律諸詩集首奏疏經筵
義集敘傳碑銘諸文次古風絕律諸詩集首奏疏經筵
似賈董無凌厲激昂之態經筵進勸似衡向多指要切
實之歸敘傳碑銘諸文次古風絕律諸詩集首奏疏經筵
律似盛唐殊多雅容淵懿之度夫人之有言也必根於
學必詣於道不詣於道者雜學也人之有言也必根於
也先生自少穎悟絕倫博極羣書時已志於道長游四

方得定性求仁之學於宋大儒程純公
中歸本於學孔故是彙標以學孔云

襟海紀懷集十三卷蘇愚撰

江皋摘彙朱裝撰

文樓集十卷昌守愚撰篋餘集愚子日乾撰

海嶽山房詩集李猶龍撰

白雲居士集二卷石沆撰

金陵集鑿江集綠蕉館集並昌愈昌撰

萬笏軒集范志易撰梅里詩存易子廷瑞撰六鶴齋文

集四卷漚莊集吳吟竹西詠並廷瓚撰

徐于齋集二卷余大美撰東山焚餘草余文美撰石甫

詩藁余充美撰

味元齋集吳國撰

拙存堂文贖六卷詩概六卷昌起宗撰得全堂集八卷

兵餘集一卷並宗父夢齡撰

杜濟文贖敘略今夫文者何也物之情狀也自六經四子以至班馬唐宋八家雖正旁原委不可同日語然皆能不物之情狀則有神狀則有采而文事畢矣
輓近作者無情譬如家人父子日用相商而必咀嚼古釘陳語者無情譬如家人父子日用相商而必咀嚼古文奇字險艱其句使聽者茫然致本意全晦是食古而愚夫也
必欲言其所造新奇者無狀譬如明堂清廟各有宜言而高超妙致大體盡失是如圍棋蹴鞠畫眉鬪草之類以爲復奚有所以然者彼徒急於流俗之名墮坑塹而不顧曾不知文章之道根極身心必以人為本以質爲地以自然爲宗以體物不遺爲極致焉有真意漸滅而可與言文者故必有真而後有真文吾讀嵩少先生諸篇覺古今治亂性命友朋山水之真氣亦既盡矣其道精深時近古作者諸家然先生真氣孤行正無意求似之謂傳先生則必傳者也

默庵詩編四卷昌起年誤

自娛齋集黃應徵誤恕庵集四卷徵子輔誤

霞起樓集十二卷李之椿誤
 草一卷時取而賦讀之如庾鮑之再生溫李之復出也
 玉臺之詠皆刻畫瓊脂雕鏤金粉振班統蔡拍之音嗣
 歡聞儂懷之響至錦囊香奩諸集或抉摘萬象闢捷於
 鬼工或組紉千葩借靈於雲杵辭以瓶而愈鮮語無纖
 而不貴然而文也者皆才與情之所為也才富者不能
 收花明鳥弄之氣盡入於霜筠雷柏情至者亦不能掃
 春思秋悲之感頓化為寒木枯灰所以延年抗志時出
 錦繡之篇宋璟剛腸獨賦冰雪之質大生才富而情至
 既以垂髫登第優游使署簡書於役之暇休沐息肩
 之時已攻苦為詩入山公之署日皇皇於名喆之通
 王齋鴻寶覺斯諸君使長丹之鉛之櫛之君言而乃遺
 報日欲當懸之國門還示余報如君言而乃遺諸君
 相屬欲奔而行之今其詩具在如牽衣一雅頌遺音也
 樂府聖境也夢裏母重生醒來兒萬死無觴拈石虛彈
 林春古寺煙水濯秋城欄川會心句也無觴拈石虛彈

齊不嫁持幣空洗頭太白得意語也已拚與微為長別
 山遠醉成簾上苔長吉神工鬼斧也妙備眾長諸成獨
 造陳眉公集天啓崇禎間才子合遂東鴻寶石齋覺斯
 大生而五如大生者豈得不稱才子哉大生詩既著而
 以鉞逆忤時左其官遂疑詩之能崇人夫詩鳥能崇得
 非有同聲悅響為之崇乎大生丰標清立望之同白珪
 宿鷺而其詩又往往吸雲簫之韻俯瞰一官何啻清蟬
 笙歌間傳洞元之典發紫籥之積俯瞰一官何啻清蟬
 之脫翹然則大生所謂拔地倚天者不詹詹詩句而光
 此道者當以鶴廳重雞壇之席可也揚摧
 間氣堂集夏官謨
 靡之音願與世好為此者非果狠亢君之獨瓶則獨報綺
 從而棄之棄之則自洽事可獨瓶而獨之能獨則知
 於自娛故所力取拘拘非怪也而近佳恥於媚人樂
 為狠亢君子也

竹莊集吳世式誤

茗柯集十六卷張圯授撰

陳維崧序黃岡杜叟于皇詩

下生平絕未嘗輕許人獨深知張孺子名其授揚
也性喜潔喜茗亦赤貧常依其婦家以居華門圭竇晏如
酒酣耳熱嗚呼不得意則瞠目而視或踞地而歌以故
里中皆以爲狂生杜叟獨以爲非狂生維崧之至如
舉也則三與孺子游孺子三歌詩成冬維崧之至如
舉也則三與孺子游孺子三歌詩成冬維崧之至如
乎維崧喜亟從之游時陳生初至如舉者可不識其
孺子則心好之晨夕不相捨也醉則與陳生歌詩已亥
夏陳生再至如舉適江南有海警陳生道梗不得歸益
日與孺子歌孺子詩益感慨橫厲爲兵車鐵馬聲今集
中所載七夕蟋蟀諸篇是也庚子秋陳生則愁病不復歌
弟不能歸復伴狂而游於如舉馬陳生則愁病不復歌
而孺子歌自若甚或披髮而歌於市中一市人盡驚蓋
陳生三至如舉三與孺子游而歌於市中一市人盡驚蓋
鬱鬱壯飛揚感動絕似杜陵五律尤多情至語如白頭
父老悲來說舊又如羈人寒夜作萬里家書直摯不忍
多讀絕句亦掩抑摧藏一語百思生平惟古詩不多作
云嗟乎使余非冒先生何知有孺子孺子亦何知有余

昌先生之知人能愛士可多得哉若杜叟之窮愁老
病坎壈道途間其情深於孺子宜也 以上並如舉

褒玉集一卷通州陳竟撰

辭場合璧十卷陳完編

游藝集七卷王勣白書凌東京飛閣陳大震錢兆賢張

成詔及高永祉同撰

陳堯敘唐人詩選士故詩極工
三百篇溫柔敦厚之風後世操觚者所必宗焉譬諸吳
羅越錦天下之奇非其機杼所出即文綺爛然亦多從
類具眼者自能辨之矣故詩不宗唐不足與言詩也高
子來游海上與吾鄉文士結社爲會久之得一帆高子
策而成編題曰游藝集請余敘之余少而好詩本無所
解但能讀今人詩即知某爲唐詩某爲宋詩某爲元詩
魏人詩雖音響格律間有不合然皆之正體也彼有傍
人門戶襲其口語又有恃其才性自謂前無古人而脫
略繩尺爲豪舉者此則詩之貧瘠耳以此論人往往億
中於是藝苑之士謬謂余知詩而余不敢讓也今觀諸
子之詩其辭昌其體巨其流汪洋磅礴而出之無窮要
皆本於唐人而泯其畦逕蔚然成一家言吾鄉之詩至

是其一變乎余雖老猶及見之幸矣幸矣高子名永祜
淮陰人王子名勤錢子名兆賢凌子名東京一名飛閣
白子名書張子名成詔余從子則名大震皆通州人詩
起隆慶五年迄於萬曆元年凡若干首皆近體其諸未
錄者尚多焉

唐詩和音陳大壯編

廣陵集明詩正聲六十卷並盧純學編

卧游草楊廷芳姜玉菓同撰

歷代詩選范鳳翼編

慶堂父子集顧國琬道含同撰

古文選凌彖編

二游彙江中巖運昌同撰

物不以結寸鬻勺水之緣間與目境謀焉強以雙趾赴
之而神不許也即窮年濡墨竟日吮毫徒剩滿耳誰能

以純灰數斛為滌其肺腸哉惟夫文人其胸中常為之
以貯米鹽而以盛邱壑信一山宿一水其胸中常為之
我我焉洋焉游焉即一吐語而墨山筆海出沒於紙之上
及臥游焉山水不言而此若遙以代之言然則文章者山
腕之齒牙也吾友江郎契此深仲行契此大小阮各具才
水之齒牙也吾友江郎契此深仲行契此大小阮各具才
有讀書西子湖頭之約深仲行契此深仲行契此大小阮
及于望皇而止其所居故鄰江上讀書之室薛蘿紫蓬
極力娛人契此每拈一義輒對薛蘿紫蓬湖上讀書之室
日蘿游而會滌仲湖游諸篇至自湖上遂有二游之目
持以示余驟讀之文耳諸篇至自湖上遂有二游之目
六橋佳麗也其老筆紛披則孤山疎影也其生韻撩人則
則湖心之圓魄媚媚也其兩君風馳奮擊則又錢唐之怒潮
勢洶洶欲崩屋也蓋兩君風馳奮擊則又錢唐之怒潮
直乞靈十指為發抒其勝耳故曰文章者山水之齒牙
也余耽勝與兩君不異而濟勝之具則元度以下人告勞
狠五几案間物而畏陟其巔陟必以筇輿也與人告勞
乎止矣朋從體使登陟者余對之飛而口舌是安能以
為勝游而所居城市近巖薜蘿削色吾猶爾爾何
笑彼胸茹宿物之老生乎無已則從契此乞江上綠蘿
被余屋上曰夕坐卧其下取二游彙對而賦之庶浣淨
吾數年來塵土肺腸也故曰山水者文章之肺腸也

以上並通州

藻林海門姚尚賓編

芳洲集江一魚一鵬一夔同撰 以上並海門

七言律準五十四卷如皋張玉成編

鍾譚合選夏官編 以上並如皋

樂府源流通州吳邦奇撰

校刊升庵集陳大科編

柳文訂正王松齡編

樂府要解楚辭解註並范鳳翼撰 以上並通州

詩學叢言如皋昌愈昌撰

國朝勺濤集通州陳有度撰

敝帚集故園集蟲餘集半豹吟種瑤草並陳世祥撰

槐堂剩藁二卷王綦隆撰

鄭堂集袁仍辨撰

讀書樓詩存張之璧撰燕中草張之珍撰

十山樓詩文集六十卷范國祿撰天庸齋集祿兄國祐

撰一陶園存今詩文集祿子遇撰 項玉筍十山樓集敘

而吳越為桑梓地細彼五琅縹緲海上徒望見焉如神
窮其所謂十山則五狼之北積土為岡參錯碁置亦仿
佛有五疇昔勳卿公築圃其間樓曰十山所以傳
也於時木葉微脫黃菊滿村范子同余登而指曰某樹
吾先人之所植也某水某山吾先人之所釣游也今
然而為田垆而為墟矣徘徊顧戀於夕陽衰草而不能歸
譽滿天下以十山名集誌不忘也公生隆萬朝為天官清
門著述而遭逢不偶落落不得志豈天真有不可問哉

通州直隸州志 卷之七 藝文志 集部
范子曰：瞻余不敢忘先人之業，其敢忘先人之志耶？讀
十山樓集者，可以觀世而興慨也。秋盡，余南還，執手河
下，敘而贈之，如此至。范子之詩，文弱冠已鳴，海內余也。
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吳興祚一陶園集，敘今夫瀑布
有聲而雁宕之瀑，布無聲，海棠無香，而昌州之海棠有
香，而棠亦絕。是萬點胭脂也，而還供其鼻，可想天下色
聲香而棠亦絕。是萬點胭脂也，而還供其鼻，可想天下色
二以破尋常耳目之觀，以是通於詩文，同其理矣。難其
人也。今於范子濂夫見之，濂夫家學淵源，才品卓越，其
於古而自成一源，別一天地。又如聆雲外仙音，非復凡
響。詩則雄渾古茂，酷肖盛唐。悲歌感慨，得風人之旨。馬
異矣。哉！傳矣。余屏左右，絕應酬，靜氣歛神，閱之光茫萬
丈。逐句驚奇，不能釋手。不知此中空洞，何以忽然有物
若縑絲瀉丸，若驚鳥舉而搗之，風也。自是文章，鼻觀此
尋常耳。日之觀實為往古詩文存砥柱於今茲已。

踐山集胡公孫撰

快宜堂集二十四卷陳魁文撰

皆山集悲煙集並孫模撰

竹柳堂草雲社草西林社草自怡集並楊麓撰

雲嵐集楊時暹撰

虛白齋集八卷張擢士撰

大樹山房詩文集凌質撰勺園詩鈔五山閣人藁並質

子孫篤撰碧園詩藁孫有撰

五雲軒集臺灣風土詞並王兆陞撰風土詞自敘珠崖

奇甸漢儒議者不一光武睿斷復使內屬歷千八百
無他患牽灣遠隔重洋久淪異域顧攷其形勝襟帶番
夷藩蔽四省九為閩疆要地余守茲土蓋已三年矣蒙
恩特晉夏官尚書郎受代之日述其風土入告我
后亦司牧者之責也

錦香閣集馬振飛撰

五柳山房文集劉邦仕撰

藜吹閣集十二卷劉之勃撰

墨禪吟草二卷王僧古撰

逸園詩鈔宦游集並錢方起撰

月嶠詩集溯洞吟吳會吟金臺游草五卷並陶開虞撰

菊所小草虞子元運撰

述園集保時撰南山陞集保汜撰

浣江集馮京捷撰

班廬集凌開衡撰

卽園集江允訥撰

廣庵集熊際泰撰

書寓文集詩集拈碧草並邵幹撰

鑄硯齋集徐石芝撰

蒼雨軒集四卷陳宏裔撰

醉竹草堂集四卷錢濤撰

留畊草堂詩集何朝宗撰

梅花詩集龔黃撰

眉庵詩草凌西美撰

燕游草楚游草皋上詩草德音堂集並陳世景撰

古香堂集李漢撰

金臺集蘧廬草並保玉躬撰

伐檀齋集馬薦撰

枕溪書屋詩集白鶴謨

聾耳散人詩存魏挹葵謨秋圃詩草葵弟挹芹謨

逸園詩文集十六卷湯球謨

一草亭文集八卷詩集十二卷並李堂謨

王式丹敘二年前與草

亭憑眺山川流連花月擁歌扇雜管絃酣呼嘯傲徹日
夜聯吟以極一時意氣之盛樂而忘返也草亭常吐錦
心繡口之才於園亭勝會客窗樽酒之下挾洽三五知
已爭奇賭勝私心傾倒久矣余自入都以來此境杳不
可得未始知草亭意氣如舊著作日益多否而余自顧亦
駸駸乎老矣陶柳園返里曾囑以詩寄草亭云酣嬉把
臂記當時浩蕩風光繫所思翠袖坐圍殘燭影綠樽笑
對淺花枝十年京維三霄夢千里關河雨鬢絲此日緘
書問消息江南江北望春期此亦足以見余之倦倦憶
舊歡於夢寐中未嘗暫忘也忽接回荅手教和韻詩并
近著台集問敘遠人再四讀之凡曩年錦繡所傾倒者
概未之登焉每存一題必實有關係忠孝節義闡幽顯
微天時人事窮理晰奧弔古感懷詠物精深涉具有
性靈酬贈亦多意味草亭近日之所見者無非道也進

乎技矣而其為詩又法真格古律清氣厚調高旨遠語
不時華字無杜撰原本三百篇與離騷出入漢魏李唐
純造流花翁之才而釀之以學消磨昔日之風流儻與
微斂天賦而出之以沈鬱頓挫皆由道理日積日多閱歷
會淋漓而問之以沈鬱頓挫皆由道理日積日多閱歷
日深日透學問日研日進融會貫通乃得有此數百首
與古人頌頌而必傳於後無疑若但如向之艷情麗句
雖賞窮花柳寫徧江山不啻蟲鳥好音之過耳已矣京
邸縹緲中漫題數語并集
草亭果以余為知言否耶

西垣集六卷保培基謨

陳元龍敘士君子少而受書長

言情而已昔人云文生於情而可以為詩緣情而綺靡從古
文人騷客未有漠然無情而可以為詩者崇川保君西
垣深於情而長於詩文者也天資高邁學問淵源擲六
經諸史之菁華窺漢唐宋名家之闢奧而總以一片性
靈掩貫而鍛冶之故為時下懷鉛握槊者所莫能及然
而鴻迹萍蹤山河間阻心乎慕矣弗克見也歲丙辰以
敝邑潮患錫山嵇公總節在工百辟保君以中書幕下
官從事茲役公務之餘攜詩文數編謁余君以中書幕下
依據經史裁鑄歐柳詩則規撫晉唐驅駕溫李詞則凌
豔悲壯與小山白石屯田諸作相伯仲起而唱然歎曰

吾今而識天下之真學者真情人矣今夫嗜酒者飲至
嘔吐不能起則痛飲如故天下稱爲酒人謂石爲虎
射之洞開情之誠也積歲解牛表然迎刃爲情之通也保
君之詩文亦若是而已矣海內同人當必有因其所學
而識其情者

偶存遺藁六卷陳恕譔

宋生敘當代才華自矜之士類
巨公名彥亦從而標榜之究其詩文與文非徒然一自快不可
得者烏在其能傳也夫人之爲詩文非徒然一自快不可
情焉有其在行焉此立乎詩文之中者也先者有性體焉
有行自真體此行乎詩文之中者也先者有性體焉
人五山陳子近仁向真氣魄此又源流之不可易者也
志於此不幸饑驅淪落刀筆事人無有也日少不輕以
取自快而已其散軼者無復收拾敢望其可傳哉其在
余署有年矣學問既博識見復老可一裁於理無
是心非惡習有所匡正力爭必得而後已余始亦憚
漸而勉從之久且相與安之矣嗚呼陳子之性情品行
如此豈僅以詩文著者即其氣魄雷惟自快云爾哉
安舒者其度浩瀚而挺拔者其氣魄雷惟自快云爾哉

固確乎有其可傳者存也余因是益有感矣凡人以文
士自命者其生平不無賞心之作故有及身自刻之以
快於已者不能必其傳也當其傳也人感歎而欲獻者
及身刻之快則快矣而轉瞬之間保無敗壁風雨塵土
蠹蝕頑童蠶婦棄擲焚燬徒令人感歎而欲獻者乎
又何傳乎後之人代刻之傳則傳矣而思其人已歸
諸長夜重泉荒煙蔓草骨化神泊淒迷霜露祇令人
遺文而想像者矣而又何快乎我陳子既不自矜亦
少標榜率其性情品行之所偶發而偶存之不自矜亦
謂賢嗣肯茲編一出家絃而亟謀付梓是陳子雖死猶
死也由是茲編一出家絃而亟謀付梓是陳子雖死猶
諸奕禩陳子幽冥之中且有聞之而色喜者視夫世之
快而不能傳者亦素引余爲知已今陳子之復能遠請
商討以付諸梓是又知余之知其父也余自外乎哉
乃即其生平性情品行之與茲編體度氣魄之所在實
而約畧書之以爲弁使後世不編體度氣魄之所在實
區區才華自矜之士又何論哉

異梅軒集二卷方桂撰

通川直隸州志 卷六 藝文志 集部 異

錄之得古近體詩約五百首合為一編曰傳經堂詩集
公疏通簡易不以豐查窮達介意脩然之致獨出塵表
詩亦似其為人故每出一語性體流露同人歎服粵
中諸詠最稱傑作晚年結社多用近體倡和兼香山劍
南之長而五言古體情詠澹永七言近體倡和兼香山劍
得公伯兄肖巖公逸詩四首錄存於後并錄公子詩附
末諸集

西溪草堂詩集孫翔撰

嘖嘖集王原撰孫世儀敘嘖嘖子非詩人也少壯習工
金馬其於詩脫復為之不屑眉然為之輒工年來
僕僕不得意因益厭棄故態而大肆其力於古文辭暇
復篤嗜為詩其取材也富其得運也幽其結響也峻激
而蒼涼當獨居蕭散朋儕微逐時走筆滿紙往往出以
示予予亟服其能謂當於古人中求之而今秋九月客館
舍夕咀日新異垂擊狂吟冥搜而得者積如千
無聊總平昔所為然鬚髮二縉本寄子為雜如千
篇陶汰渣滓鈎纂元要什存嘖嘖子之詩何其似柳子
也昔人謂柳子詩長於哀怨故能令讀者悄然以悲愀

然以感嘖嘖子復爾耶夫柳子以高世材中更憂患
則猶不自得也胡以至於此然詩本緣情而作情有所鬱
其發之也即如嗚呼嘖嘖子為詩篤篤為詩窮窮人制舉藝
僕僕以至於老嗟乎嘖嘖子非詩窮人也詩窮人制舉藝
益工以至於老嗟乎嘖嘖子非詩窮人也詩窮人制舉藝
能達人以頌董舍達乎嘖嘖子非詩窮人也詩窮人制舉藝
欲用也則世應亦相與嘖嘖子非詩窮人也詩窮人制舉藝
絕倫上奪唐賢一席嘖嘖子非詩窮人也詩窮人制舉藝
尚未篤而故業具在理而復之慮
白雲山樵詩集方汝謙撰王原敘雲樵以詩見乎文風
餘而巳曷足見雲樵而雲樵慎甚丙戌春服禮家居取
篋中存藁十刪其七得若千首釐為一集大率歸於氣
和音雅一衷摩詰宗風弗甜俗亦弗做俗隱其苦心哉
然吾於此甚為雲樵也雲樵俗亦弗做俗隱其苦心哉
玉堂選纂筆石渠天祿向卷阿矢音遊抑其才偶就縣
吏十年待選掌教秦郵僅從汎棠棣之遊清嘯冷音以
發其抑塞磊落之氣白樵之詠棠棣之遊清嘯冷音以
思一寓諸篇章雲樵之詩之工雲樵之歌雞鳴戒旦而

天胡不俊西秋銓選西江歡奉太夫人率其仲季謀為
 祿養不爾舟次玉山慈雲西墜拈南奔竟不得少伸
 夙願西行一篇不覺聲淚嗟夫雲其奇耶遇何如
 詩文何如豈天欲雲樵其遇而姑為之先顯其詩耶
 天不能不為雲歎樵得之遇而服其處困而貞其氣
 嗜雲樵之詩益歎樵得之遇而服其處困而貞其氣
 在郊數則天不怨雲樵得之遇而服其處困而貞其氣
 日衣緋乘傳或有不遑詩不以雲
 樵晦乎哉雲樵其可以詩見矣
 嶽西草堂集曹星谷撰張克岐敘詩之興由來尚矣發
 人人異不以勢之赫然而言可震世不以身之寂寂而
 概置覆瓿故天籟何自規之宮商無庸別聲以矯異人
 文如割然而繪聲附景沿胡底人方刻意摹肖而詩之
 悅者眾而繪聲附景沿胡底人方刻意摹肖而詩之
 之衣冠逐矣昔有止濫觴於鄂者會未得其鬚髯而徒
 髓失之遠矣昔有止濫觴於鄂者會未得其鬚髯而徒
 失其故步則匍匐而歸耳竹人先生之詩豈其然乎情
 往興來獨闢門戶亦祇還歸菽帛初非有意矜奇而效
 輩之家胥當掩袂其發源於六經根柢於意匠無斧鑿之
 唐之壁壘成一家之巢臼運精思於意匠無斧鑿之

痕譬猶登華山之上披霧露攬星辰而龍門孟津之水
 奔流於下界波瀾詭詭不可名狀卓哉奇哉先生之詩
 近代以來中流一柱石也昔桓譚與人論揚雄書信其
 於此詩亦云

酸夢齋集樗叟詩鈔保嘉正撰

弁江詩鈔八卷徐錫爵撰淮海集爵父人俊撰唐仲冕

鈔敘王進士芸室貽余弁江詩鈔八卷屬為弁江詩
 而讀之不進士芸室貽余弁江詩鈔八卷屬為弁江詩
 者固不乏人向年推服李漁之為道摠吾意之所欲出
 又何所見之短高下疾徐必與吾意為節感人心脾此固
 其鏗鏘之長短高下疾徐必與吾意為節感人心脾此固
 句櫛字比膏沐而歌哭無不應絃合節感人心脾此固
 五言詩如境虛宜受月心定不驚秋一徑自黃葉千里
 聞亂草如深鏡鼠鬪垣缺野鷹來亂山孤影千一里獨
 歸人七言如鈴語喚殘今夕雨桐陰消盡昔時秋一里
 同指山頭雁亂語喚殘今夕雨桐陰消盡昔時秋一里
 鐘傳破巷風自古黃金消土氣幾人白水澹交心狂倚

詩城壁半壁寒憑酒力敵殘更柳外六朝春夢杳星光
燈影亂江煙等句沈鬱頓挫宗仰澆花其最下者雜之
中晚名家亦推上乘蓋詩才本諸性靈惟能吐棄一切
故爾標新領異自出機杼余向之服膺漁衫者讀弁江
詩而益深心折焉今漁衫往矣余生也晚復不得一見
弁江如皮陸當年之倡和僅於五七字想見其為人抑
何緣之慳耶因芸室之請為綴
數語而歸之用志景仰之私云

春暉園集十二卷孫奎撰

散木齋集蔣震文撰自敘苗不可見秀惟苗乃見秀也
之人但見其苗但見其秀心乎苗者也但見其苗不心
乎苗者也其存者以苗為苗也其去者以苗為苗也
乃以存苗也即前之所謂苗也其去者以苗為苗也
所謂秀也即前之所謂苗也其去者以苗為苗也
不猶然秀也此殆本農夫貪得之心而反用之乎抑善
用之乎少陵不云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芟之芟
見其為秀而巳苗云乎哉

畫雨樓集吳偉撰

述古堂集一百八卷錢兆鵬撰薪圃詩鈔四卷鵬子棫
林撰八桂山房集十六卷樸林撰愚溪詩鈔六卷梅林

撰十錦堂集十二卷梓林撰丹渚遺藁六卷楓林撰
曾述古堂集從來芝檢合貯香城自古錦函多藏石
室金壺誌五龍之封卿嫺傳二犬之守積書巖下中有
自然經書羣玉峯頭舊是先王册府宛委勒邱之簡不
厭瓊琦闕天趨趨之辭無嫌弔詭解外尚存妻鏡鬼中
亦有董狐烏焉亥豕星藜燭天祿之編紫蠶紅蟬雷電
灑或寡聞之籍維績學能窮其潭奧亦鴻才可運諸篇章
實效隴首清晨見謬稱詩有別才月旦雌黃浪說荒無故
繪影田何講易世笑龍眠表聖滄浪之詩背懸免册枵腹詎
能塵戰白嶽歸盡龍眠表聖滄浪之詩背懸免册枵腹詎
口於空疎為歸盡龍眠表聖滄浪之詩背懸免册枵腹詎
使醇鳴材僭登惡鳥漆園疑是僻書打油備豎風於儂薄遂
釘鉸之喧會振明堂金石學之彭湃端憑砥柱巖巒破
泰山北斗而奉述自鵬爭夔吼之歌下逮企喻揆儂之曲
家笙簧六籍上自鵬爭夔吼之歌下逮企喻揆儂之曲

黃華赤雁古調頻賡囉噴如豨異音胥採仙經竺莖皆
竟委而窮源稗乘譚並目畊而掌錄擁千百瓶之卷
罄一大軌於正載珊瑚於洋舶之瑰陸離集崇滿於匠門
駢羅枕藉竹頭木屑陶土雅行所兼收馬勃牛溲秦越
人幾曾或棄嬰兒姪女投稚川之竈而俱靈楚鐵齊金
入歐冶之爐而悉化王武子編錢作將富壓銅山石季
倫燭燭為薪光連錦障觀春山之瑤枝斯借微尾蔡陳
披王會之圖演百戲於隋宮極舍利香於斯借微尾蔡陳
魚鼈之靈奇腋而佩七澤之蘭馥息既八音之九邊特
裘集千狐之腋而佩七澤之蘭馥息既八音之九邊特
此撥皆暗夔石齊鳴萬派之淫哇頓息既八音之九邊特
亦五色之相宣夫其雪映孫康視遍是笙歌安昌帶經
最日高文通漂麥六帝之外嶺論七十二君之遺事
一邦之文獻考訂為多玩五嶺之煙霞劇始盡則紫
琅集也其擔琴入望段侯之故宅柳翠臺樹何存
虎踞龍蟠關山入望段侯之故宅柳翠臺樹何存
未歸航淒涼古渡之衣冠騎球號雞鳴方黃之邱塚
商免愴神翔謝燕臺之冠能隕涕則青溪集也俄而
曉穉而沾霜杏苑花開送春雷以燒尾遂乃名題雁塔

餅啖紅綾得新句於囊中紀舊聞於口下則黃金集也
若夫銅魚墨綬出宰深州製錦牽絲蒞官真定山連恒
嶽藉魏公建節之邨水繞滹沱封隆之弭旌之地賢聲
藉藉麥慶岐雙吏治蒸燕人謳袴五案隴開而時聞嘯
詠恍聽琴聲簿書暇而雜綴丹鉛真威花縣時則有白
馬之編既而尊榮思歸長抽梅福之簪暨乞優遊也
平陶潛之組漁樵道願還合浦之珠父老攀轅如擁
潤州之鶴宦准餘書樞歸途但有詩筒時則有碧鱸
之秩數十年之著作彙為一編百千首之菁華釐為五
卷華蟲粉米虞廷作繪以彰騰輝芒錫蔽文章姬典分官而
維組覽徐州之土煜燭輝以縈紆煉錦石於焗皇天向行
木蠶於員嶠絲從紙上以縈紆煉錦石於焗皇天向行
問而幹補鳳銜丹穴之雛蝶釀羅浮之蘭斯誠足和聲
以鳴
國家之盛而領袖以扶大雅之輪者矣僕則差解雕蟲粗
知刻楮得觀大集如睹奇琛小巫之見大巫尹氏之逢
邢氏觀徐公而鏡境自媿不如借衛虎之同車爽然若
欲讀其文考之賦伯喈輒毀其文誦陸平原之詩君苗
之簡端聊比中郎寶
王充奇書為枕秘

六兩編年集宋霖撰

三餘堂存藁二卷胡長齡撰

退思齋藁施廷柱撰

紫琅山館集四卷天海樓集四卷扶海樓文續集五卷

詩集十二卷並李懿曾撰少山文鈔四卷詩鈔六卷續

集四卷並懿子琪撰

山多紫石若琅玕然晴巒英岳嶺行麗魄李漁衫先生
家其下朝煙夕嵐之歎飲海霞松月之流照宜其詩之
瑤璋秀澤如玉榮金膏寶不可名也先生為通之著姓
以詩文世其家自會大父廉使公而下人人有集先生
承其家學復與江左賢士大夫游聞其緒論益肆力於
詩古文辭故其詣日益超妙嘗與諸名士集於金陵俞
氏之快園熊氏之小西湖如舉昌氏之水繪園徐氏之
霽峰園名章迴句一時藉藉人口已未夏來京師恩雨
堂劉金門法時帆汪璵庵周廉堂諸先生並器重之吾
鄉汪蘭畚夫子尤加禮遇延之齋中先生校書

內廷亦執弟子禮維謹余既喜其詩而所居距其書齋僅

數武公餘輒過之索讀全集先生不我怪也盡出其篋
衍所藏千餘篇示余且屬余以選事余受而讀之瀏如
清風奕若華粵無偽可裁無懈可擊鄧林之幹皆良材
也吾何以去取之哉顧既承謔誣不獲辭乃鈔其和平
爾雅與贈流麗者三百首釐為四卷餘俟他日補鈔或
先生自定全集可耳京中諸鴻儒問先生名者急欲觀
云天之詩而余得先睹之文章之道擬擬元化牢籠萬象
古之作者必讀盡天下之奇書交盡天下之豪傑周覽
朽僕生於江左孤蘆中棲海天之角著書立言垂名不
嘗從人借讀又無趙性安士重遷未嘗一詣京師謁當
文鉅公大人走巖窮谷訪求異人奇士所與交者自
世鉅諸君子外不出江東才譎而己南華氏有言適百
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僕貧無遠遊資又
能如鄭當時不齋糧行數千里以故坐老書室寄脚
籠不掩卷三歎想見其為人僕才力薄內之無幽經
嘗不掩卷三歎想見其為人僕才力薄內之無幽經
怪牒足以廣見聞而資漁獵外之無四方豪俊奇峰
壑之觀足以匡予之不逮拓予之心胸其賢於醯雞之

處登幾何而力於牽率舉業蹉跌名場不能屏棄一切束
之高閣以肆力於詩不亦難哉然僕自束髮受書輒好詩
建曲表而求直景十二學賦三僕自束髮受書輒好詩
古文辭一癖抱以終身蓋有結習於其間也博青紫積
矣區區不之悔焉是蓋有結習於其間也博青紫積
潦倒而不敢如三萬餘言自託為儒生不奇而亦外集
有卷帙不之悔焉是蓋有結習於其間也博青紫積
梓之雖不許之則幸甚之鴻儒碩生不奇而亦外集
以先乘禪許之則幸甚之鴻儒碩生不奇而亦外集
未北先君甲子嘗旋行今體文各四卷梓集跋嘉慶丁巳
學象隨牒吳門奄忽而逝旅櫬蒼黃夙疾得古今體文呼
之舉也迨服闋收淚晚而逝旅櫬蒼黃夙疾得古今體文呼
干首結寫成哀棄之傲麗益又十餘年矣至是徐樹人
表弟自山左貽書慫恿付梓編為五卷冠以經進之
體兼古今詩文並載唐五代詩賦別付卷例也
卷三卷皆古詩文並載唐五代詩賦別付卷例也
也是編也劉石臣表姊馮子明亦與有焉
因同人助而錄之為述其顛末如右
鈔敘漢魏以來文體之變越唐及宋心習駢語者綴
者慕蘇海韓湖之盛而儼語非所經心習駢語者綴

金盧采之華而散行或難措手詎知偶奇並用方昭象
數之奇今古咸宜迺著篇章之貴兼斯二美藉甚一時
其惟吾師少山先生乎先生隴西貴胄江左名門祖澤
芳流世傳繡豸家風蔚起代擅雕龍方其浮磬誕精懸
鈴應兆陵原瑗珉在腹鳳標黃雀之篇錦繡為心早製
太常之筆琅玕在腹鳳標黃雀之篇錦繡為心早製
陽賦而復致忘倦兩磚皆穿司馬出仙筴於西引神
光於乙火曹端坐處兩磚皆穿司馬出仙筴於西引神
簡錄筒合七錄之菁華笙典壘墳以六經為鼓吹宜乎
江毫甫脫洛紙爭鈔請觀者屢壓其藩獲讀者思焚厥
硯以至中承麟把卷每歎奇才刺史下車先求製林之
圭臬而乃宮居磨象能捫宜充天府之鏤琳允作藝林之
中桂子閣玉宇之天香江上搏鵬青鐵雖坊之春衣未點
踏遍六朝之剩水殘山席帽歸來九月之斜風細雨靈
脩信美未遇憂脩李廣不侯偏封李蔡際此連遭之蓮
能無怒罵宜愁苦而先生則失馬何悲引壺自樂有嬉
而無怒罵宜愁苦而先生則失馬何悲引壺自樂有嬉
七松統送資肅詠以陶情美五柳當門非好壺自樂有嬉
罷鬼不送資肅詠以陶情美五柳當門非好壺自樂有嬉
藻藍袍染柳芻若文披雲錦之章青鏡開蓉笑如筆
通直隸州志 藝文志 集部

天葩之豔以彼易此所得孰多况先生氣尚如虹鬢猶
未雪一且鴻毛在順驥足電馳炬照蓮華紙遠國尋黑
路制百辟傳觀日試黃奇而求誌固可拭目俟之昇
五制碑江夏名藩載問微名遠不繫遂業未終廿年
往當舞勺之年駕屬以魚之信遠不繫遂業未終廿年
墨糾繩夢傳秋千里頽以微名遠不繫遂業未終廿年
之盟常懷兩丈駕屬以魚之信遠不繫遂業未終廿年
模承式昨頽詩集詠方卓深茲復郵示文集若千卷
領之下盟手誦之散頽文則卓深茲復郵示文集若千卷
相近語則鏗鏘之耀於四傑中居盧駱之前與柳歐
神札虛懷俾獻芻蕘之末議金鋪既復即響於啞鐘
玉札方陳不遺材於益鼓敢據心曲用綴復即響於啞鐘
南文附昌黎公而益顯薛收名少借文簡端以願皇
云爾揚廷撰續集於薛君而月鍊之十餘年矣
然遇春吟佳日登臨水借朱君而月鍊之十餘年矣
唱疊和吟佳日登臨水借朱君而月鍊之十餘年矣
蘭人宿不速往來無已時里刻中諸君宿聯菜根吟社
瀾諸老宿不速往來無已時里刻中諸君宿聯菜根吟社
為狂生少讀其詩吟學古驚歎以年蘇每以此里中人
人其律之細辭之工以才為主與古為程知少山者

皆能言之固無俟余之贅述或謂少山以承明著作之
才老而不用僅以明經注選校官甫逾花甲遽爾長逝
咸以是為少山惜不知少山自足以前後之詩亦次第
有幼學壯影一剎那頃耳不足四句以盡之矣少山
定未付手民世之欲讀少山者不克盡讀之矣少山
無餘憾乃今而少山之憾少山者不克盡讀之矣少山
可釋蓋少山也刻成以式之憾少山者不克盡讀之矣
續集以傳也刻成以式之憾少山者不克盡讀之矣
竊歎以傳也刻成以式之憾少山者不克盡讀之矣
公鉅卿以博遊揚當互為敘約謂之子山者莫余若
山之質死矣宿草不及求皇少甫一嘗語余左生色已
仁不葉文莊矣夫復何言顧少甫一嘗語余左生色已
卒不能傳其著述曾於廷尉丈人亭下集詩為御史而
之今式之獨出賢子孫哉嗚呼公諸下又何必為侍
郎御史而後為賢子孫哉嗚呼公諸下又何必為侍
廬一過若山少孫不可復作而社下又何必為侍
世願獨余在雖未死亦何有禪當世耶南雲其風雨
有老矣衰憊無能尚當欣然執筆更其集而與之傳也
余老矣衰憊無能尚當欣然執筆更其集而與之傳也

遜志堂全集馬有章撰

春柳湖莊詩集吳門草並周長泰撰

金櫻閣詩草錢文輝撰

東海行吟集汪化鵬撰

十尺樓集陳邦材撰古香堂集陳邦棟撰

讀書樓詩集周景昌撰

掃紅亭吟藁馮雲鵬撰

自敘詩以言志在禮樂政事之國風而後雅頌意深矣鵬幼時見古樂府而悅之謂其得比興體去三百篇不遠且有天地自然之音節因悉意摹擬與李子漁衫王子芸室劉子石臣邵子芝臺諸友相鬢鬢焉後專務舉子業於樂府不多作惟作排律課子弟既而游蕪城客吳趨跨金焦十上金陵湖泗於秦淮秋月之間復跌宕於茗雲春波之上與諸名士旗鼓相角酒歌扇刻燭敲銅三十年間得古近體詩不萬首隨手棄之有錄存者尚十餘帙復被友人攜去

過半余視之如敝屣耳乙亥歲集軒五弟攝東阿象促余來東被輕申凡一椽簡編均未攜載由穀城入歷城旋赴嶧陽酬應塵積韻語寥寥後長子機自部門來索余詩藁付梓始爽然自失即郵書於次子清泰取掃紅亭吟藁抵得二百餘首十不存一殊堪浩歎因追詠往事補成四卷由茲邑而膠川復返滋邑十二年餘得詩僅六卷丁亥歲至曲阜復見孔治山公與余有同嗜且謙光下逮出其珠玉互相酬答日與沈鶴坪諸友詩箋往復於是吟興頓加不三年得詩四卷合及四卷凡千八百餘首有同題者不拘遠近以類相及又附錄二百餘首慮其復失彙而委諸剞劂氏焉嗟夫余自束髮以來不慕紛華惟耽考覈書帖曠所著錄者除遺佚外計刻篆書武王銘一考覈書帖曠所著錄年而竣刻金索石索四年而竣茲刻詩藁始刻紅雪詞三庚寅夏閱二月而工亦竣恐傳寫錯謬皆手自鈔錄隨時增改節意以闡揚忠烈表白幽微為本即對景抒懷語少修飾十年後以供覆瓿者又何如也鐫畢述其顛末敢以質諸大雅君子焉

花夢草堂集錢紱撰

李懿曾敘夫典午以前尚已三侯之章四愁之什茂陵哀蟬之曲降

將河梁之篇歌行樂府擅勝千古近律則未聞也景龍
七律創始矣聲病未調垂拱七古藻豔矣體變未極泊
拾遺供奉右丞少伯嘉州常侍輩出狎長珠槃而後歌
吟篇引莫盛於唐五七言格律詩靡所弗賅稱極盛焉
伊古詩莫盛於唐唐一代詩莫盛於開元然欲稱極盛
天諸哲匠必自長慶下始晚唐諸公俊爽若小杜藻綺
若溫岐整密若丁卯疎峭卓冠南植黎綺袖異味同嫩
而玉溪生樊南一帙尤卓冠絕當時夫其碧城錦瑟
銀漢紅牆既不驚於國風楚辭美人香草之旨而精深
藻麗窺流花之奧交詎翹藩離故余友錢子綺樓天才
清綺於漢氏以來鉅公名家下逮緇羽巾幗仙鬼之作
靡弗覽而學詩伊始奉為黃梅衣鉢者九在義山氏緣
情綺靡纏綿紆軫幾於蜀桐張秋秦鈴碎雨讀一集類
子野聞清歌輒喚奈何奈何矣苦吟十年衰成一集類
義山之橫頓挫亦間有他若高岑之激壯王孟之幽潔李
杜之縱橫長且善如花夢草堂
或怪焉而蘇長公且駭焉而四傑進焉而之舊氏父子
放焉而之蘇長公且駭焉而四傑進焉而之舊氏父子
綺樓之詩蓋既由西崑三六體而遺山鐵崖青秋海叟
俯仰於漢魏六朝宋元明之間駸乎古作者林矣
鳴呼村遂嘔啞山歌嘲磨大雅不作久矣縱有佳什如
么絃孤韻管入人耳求其歌吟篇引長短句暨五七言

格律詩完且善如花夢草堂
集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修竹居詩集十四卷沈岐撰

桐蔭山房詩草保煥撰

遂初齋詩存劉邦鼎撰書堂詩鈔鼎子寶森撰禮堂詩

鈔觀森撰

馮侍御遺藁六卷馮元錫撰

詠蘭軒集汪業撰李琪敘國初以來皖江汪氏之昌於

部郎舟次出為八閩方伯並以橫翔捷出之才馳騁海
內亦可謂詩人之達者矣而吾友汪君雲巢獨以諸生
老雲巢系出自皖先世亦嘗權鹽於揚致鉅萬康熙間
始遷通都故隸廣陵郡生斯土者子孫繩繩宜其門閭
高大踵江都儀徵之盛軌而後先者乃自雲巢籍於校
而家已落雲巢年甫冠工詞賦出語多稱妮得臺閣體
方謂蛟門舟次之遇可旦夕致何十試布政司試元燁
不售遂輟舉子業渡長江赴南陵過敬亭山求謝元燁

直隸州志 卷之六 藝文志 集部

李太白之所在又嘗至阜陽汎穎水探淮水之委登臨
懷古慷慨激昂與四方之賢士大夫游詩遂變既而
歸其里門適嬰肺疾或發於胸膈非藥所能平也迺
聲是其塊壘抑鬱之氣積於胸膈非藥所能平也迺
北上計涉黃河訪燕趙悲歌於胸膈非藥所能平也
泉之宅登劉伶之臺而休焉蓋是時周道泊舟淮上
亟延之幕府日相切劘於是雲集之詩乃大變信乎
請之助古入良不我欺也今歸望謀梓其詩以問世
讀之磅礪輪困凌紙怪發為驚羨者再而乃知雲集
以是疾亦霍然於雲集也雲集手一編終日對之無
公卿問他日之詩名其於蛟門舟次未幾何如而
百尺梧桐閣及悔齋等集殆有過之無不及則雲集
詩者其未能或之先也夫
獨行堂集朱瑋 李琪敘余友朱子石甫臨川所謂江
既同賞悟亦洽性不諧俗情必悅素潛跡棲志足限於
門樞澄懷觀道氣彌乎垠塲汶汶於寸居之未而察
於禪之表殆有混忻戚夷得喪之致焉重以子丑之
歲為吳越之游攜手河梁送君南浦煙霞獨浪蒲稗相

因造雲門之山累月不返誦臨汝之詩申旦不寐置魚
臆含毫蘊思仰擬初雲俯吸餘露法峭蕭瑟實不可言
迨乎命歸艘返舊疆紹輕綦等故軫三秋之思追歡於
一夕筭歸之會續盟於厄酒不覺匣裏劍鳴而杯中物
盡也所居山響閣有蘿石之趣無丹漆之飾觴詠之下
臥游其中流水高山常在左右嵇無心羊體並可倘佛
故游心內運應思排來愈自切劘動與理會絃罷朗詠
飛鴻助其遠音詩成嘯傲孤月停於遙夜爰以友于之
愛謬附益各之義而敦敘於余日敬禮小文臨淄攸定
仲言一詠彥龍輒賞今吾與子猶前志也余始受而讀
之反復吟研周流忘念繼重有感焉古來屬文之道
特華者質反務麗者壯違華而不浮麗而不屈能者蓋
寡余既夙諳斯指與子心間申諸倫好威亦標世勿蓄
寶而希聲勿截趾而適履昔人云文章未
堅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吾子其弗獲謝矣
懶牛詩鈔浮休集並范崇簡 李薨曾敘余自束髮受
心著述仔肩風雅從當世諸君子後今生計日非學殖
荒落無復曩時志意而完初范子乃袖其集過我屬余
點定且請為之敘嘻余何人余何人范子願獨以余為
知言耶范故通族之望也聖卿公勲閱聞望照映一時

而十山先生以龍繡虎之才與國初諸老揖讓辭壇
范氏豈不卓然哉且余嘗竭山茨矣花晨月夕
一醉一吟相與破岑寂送時日而酒闌燈灺
其家世所藏法書名畫暨郵筒尺牘零縑斷素淋漓
行間爰摩挲感喟而顧余曰此某學士筆此某山人遺
蹟某公嘗與吾家某父為忘年交者抑有由也夫
子之於詩雖與家某父為忘年交者抑有由也夫
樹無根曷茂乎沃壤而駸駸乎入室者抑有由也夫
錄士門第高乎沃壤而駸駸乎入室者抑有由也夫
不耳鉅公名而鼓唇張舌者抑有由也夫
者幾希則夫謝子既承家學而性復恬澹寡營
道本一採爾范子既承家學而性復恬澹寡營
名利日與二三知友啜茗黃熟翫古敦牟與閱
屬故其為詩益迥然以清嚼而著述仔肩風雅者
洋伽陵諸君子而曩所謂單心著述仔肩風雅者
其克行余向者之志而未有稅駕也嗟乎支離顛
侘傑而范子顧不以其僕為不肖耶

耕餘堂集八卷顧鴻謨
集益齋全集王廣蔭謨

紅石山房詩鈔四卷十六國宮詞一卷並周昇謨卧雲

軒藁昇爇謨梅曾亮宮詞敘同年蓉初以所作十六
者必擇其事之貴麗詞之清美以成其要眇哀怨之音
工詩如答初者非所難也而於十六國則甚難自晉失
其政五胡迭興兵相蹈藉拓跋氏建國而北朝之名始
定於一劉石慕容苻秦諸國興滅雖暴皆壤長地進大
半符瑞震耀或不過數郡縣之地竊名字十餘年之間
而就基業乃至微淺赫赫與三代赤烏白魚無以異及
田神述天吳廣效孤鳴之謀而己甚矣史臣之無識也
誇其神述天吳廣效孤鳴之謀而己甚矣史臣之無識也
兵威出死力以爭之敵州莫不窮極矣秦酷剽之民命而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其得之艱難也既如秦漢之君貽
皆人頭畜鳴人之業也其得之艱難也既如秦漢之君貽
勝其暴者而不能不悔嗟夫鬼曼之好極情縱欲喪其
力征經營者而不悔嗟夫鬼曼之好極情縱欲喪其
刀鋸之餘而優笑於熊咆鯨呿之側讀史者見其悲
其人率掉慄者不忍視非博覽而精識之安能萃其華
而合於歌詠者乎昔賢能背誦班史隱僻處以為美譚

祝蠻觸之區六漠重氛之際讀其詩與連昌宮津陽門諸作者相上下不其難哉不其難哉然則文人之力固無所不可者吾以是知符生之極惡石勒之闇解漢書史臣緣飾之益誕而不足信也

雨車詩鈔徐澍撰

斯未信齋集徐宗幹撰霽吟漫藁幹弟宗勉撰

六銘軒存藁朱士純撰

璜溪遺藁姜涓撰以上並通州

廣陵子詩文集海門李于濤撰

還金堂集易象兌撰

天香閣詩存崔思唯撰

吟餘草四卷成得中撰

鶴樓閒嘯清可亭集崔懿文撰

左山集十二卷丁履松撰

秋聲集李進琯撰

蕉雨軒文集四卷詩集八卷並夏忠撰

雙薇園集八卷與秋集二卷並丁有煜撰徐繼敘詩文

筋骨也筋骨完而肢體具官骸非虛器形色見性天生人百年而不做者表裏中外顯藏其一也書曰詩言志傳曰道性情上自風騷下逮唐宋元明千載之朱絃麗藻其間稱神稱伯為鬼為仙大醜小疵較然無殊顧吾思之古今人不相見而異曲同調千燈一光余也僕僕山川歷齊魯燕趙滇南間持此論以相天下所得作者不必盡相左而有時輒相左也何故大抵屈步之蟲等條失枝牛羊之目方隅見阻掠影與師心均襲其貌而已乙丑冬鐸茲崇邑與諸生課藝之暇登五琅頂謁左山先生祠於象嶺之南因仰先生為當代文行宗範詢其後裔乃晤令嗣个道人於團瓢深處道人自律嚴飭不豔時趨植根於樸守樸以真其所著宗杜陵追栗里淘汰鉛華獨闢幽邃方之寒潭秋水古木丹楓點綴霜天物色而外此謝不敏焉一時知言之士競相推

服臆道人苟急夫聲譽挾所長以問世或雲霓夫捷足
或樹幟於騷壇裕如也而落落襟期悠悠蹤跡雖見賞
於名公鉅卿而於道人遠甚蓋道人之志猶是左山先
生之志以道人性情猶是左山先生性情家學門風淵源
有自余以開曹寡所結深契其臭味之投不造者利
晤對以故五六年風塵逐逐為名交者名敗利交者利
沮而余與道人相許益力所謂各志各性其性各情其
情不相許而相許也性情也磅礴醞釀綜一生而成是
道人之詩志也性情也磅礴醞釀綜一生而成是今
歲夏余別道人於雙薇園留連日夕屬余曰余老且疾
半世心血盡此一編君知我盍為我敘之余曰吾有所
以敘道人矣敘詩歟存其詩歟存其詩歟存其詩歟存其
存道人歟而道入究何藉乎敘以存耶夫補天者密漏
鑿海者納流筋骨既固肢體斯堅道人其醉我於五山
之巔斯為言

望峰詩鈔李如林撰

無聞集丁芸芳撰 蜨洲詩鈔芸兄崢撰

小千樓詩集成 僂撰 張燾敘余足跡半天下所遇文壇
宿將不下數百人視學以來凡為

余所甄錄者罔非枕經薛史積學素優之士今老矣退
而講授於崇川之紫琅書院郡中鄉先生以及諸弟子
之傑出者謬許余為文章司命而余亦頗自負相與上
下其議論且發為詩歌贈答往往於不絕而成子左泉
尤有深契焉左泉固所謂文壇宿將也詩歌特其餘技
耳其為文雄深高卓英偉絕倫不襲前人空曠之思不
染當世浮靡之習理足於命意之表而勃窣以發其幾
氣裕於用筆之先而充沛以達其旨經義交會於遣辭
琢句之下而俾色揣稱以顯其華余嘗許其文足以連
綴科名主而於風會而謂年未及四十遽以目疾不能
書使不得與於慶戰文場拔職先登之顯烈也惜哉今
偶閱其詩詞其少壯所為辭旨和平僅十之一至若擲
塞磊落之氣創深痛鉅之情發為歌詠以鳴其一不平者
大抵皆以目疾不能書之詩後所作要之詩文一理觀左
泉之文亦可以知左泉之詩有統會於一原者余故為
畧述其梗概以誌夙昔相契之緣一日千秋感喟曷極
並靜海

冠月樓集出關草並泰興季開生撰

徐乾學冠月樓集
中先生為諸生赴試金陵薛若桃葉渡上與余兄弟暢
論彌日越六年余借季弟應試入京先生在禮垣余執

弟子禮脩謁道故極雍未幾抵獄猶論三百篇離騷漢魏源流升降掀髯而譚略無愁慘之色笑語余曰五湖煙水與君共之耳今大司馬宋公時為庶吉士告假南還余附其舟至滄州值朱澹子侍御至云季給事長流遼左矣余不自知涕之交頤也同郡潘山人弱水隨先生出塞一日杖策還里瞠目審視悲喜并集先生寓書於余媿媿數百言戀庭韓念朋好言皆悽惻非復都下赴獄時語嗚呼其可悲也已

世祖 皇帝追念舊臣下詔褒美欲還蔡邕於朔方徙馬融於右屯而先生先已長逝矣先生敦友誼重意氣藹乎若春風及與言

國家大利害必以寒蟬仗馬捫舌喪心為病今先生名在天壤垂休竹帛矣已未六月余過延令先生之弟南宮出遼左詩藁相示距出關之歲蓋二十五年而先生之情與回可想見其即事云絕塞有山多北向重邊無水不西歸雞鳴夢訝參

朝晚烏啼心傷進膳遲哭李龍衰云人間愁苦於先脫天不艱難誰共肩送左大來先生葬云未遂首邱須淺葬好留枯骨待

恩波先生難遷謫每飯不忘

君父預知貫日之虹

聖明終垂信諒送左語遂成詩識此余所展卷歛歛而不能已

也者

聽雨樓集二卷靜思堂藁一卷並季振宜撰

環溪集二十卷劉嗣季撰

菴畫溪集張茂枝撰木田詩文集茂子丕揚撰王士正木田集

敘略木田負奇氣不遇筮仕復不顯其感憤無聊侘傺不平宜也而音響節族之間粹然穆然非深有見於道而能之與

種松園文集樗巢偶存三卷並朱人特撰

三鳳堂集張桂枝撰

映日堂集六卷王令樹撰

燕游草戚嚴陵撰

拄笏草堂集吉人撰

野塘文集老鶴巢詩集並朱青選譔

潛夫詩鈔八卷百花吟一卷並王新銘譔

萬花草堂集戚珍譔

北城書屋集花雨堂集並樂一鶴譔

惇樹堂集趙智洪譔

廉夫詩藁六卷季爾慶譔 以上並泰興

樸巢詩選樸巢文選水繪庵集並如皋冒襄譔鑄錯集

二十卷襄弟褒譔寒碧堂藁襄子嘉穗譔枕煙堂集西

堂集並丹書譔倩石居遺草褒子禹書譔梨雨堂集春

浮集何文居集並殷書譔桐蕉書屋集躡齋紀年詩並

福書譔 杜濬樸巢詩選序 薛疆以詩名久矣戊子冬與

日吾之為詩欲斷自今以在茲種種者多余少作子為
我一選之必少必精存十一之二足矣余唯受其藁
道路攜持恆不去手然越歲再週猶未敢下筆吾豈負
辟疆哉凡以商量詩文之直與不直視乎交遊之古與
不古而今以之交道何如也雖吾與辟疆誼隆一拜世
豈無以一拜為戲者哉乃今夏與辟疆再聚於江而辟
疆之催督有加至謂讓余不能相與辟疆再聚於江而
然後知辟疆真行古之道者始為反鎖僧庵於筆放手
去留無所忌得詩二百有零雖未知其於世目何如然
以余管窺古人證之尺幅則康樂之游山曲江之感遇
常儲之閒適六代之間音所稱妙絕古今者辟疆奄有
之矣而要皆根極於忠孝篤摯如水流濕而火就燥有
不容自已者焉嗟乎聲詩之道天而無迹者始接混茫而
追風雅凡吾選此詩蓋以是為程然非辟疆與吾古
道相期則余操此說以游於世未見其有當也然則世
之刻心風雅者其可不講於交遊哉 文選敘略余既
為辟疆敘詩者復輯樸巢文上下卷屬余論定之余
日與辟疆放舟過樸巢飽閱奇幻歸至逸園洗鉢池
水繪庵涉霞山登後阜聽絃索數弄然後回船則夕陽
一抹林水蕩漾無邊際紫雲小史吹洞簫佐酒其韻冷
絕而悠長與水曲折覺海天茫茫去此不遠余心樂之

通州直隸州志 卷之六 藝文志 集部
訂辟疆余一日留則一日來此耳一切筆墨之緣姑從
願樂然得無食山水水間之意載讀其諸游記並省親如風
想超忽固已有一山一水一絕境如月寫花不逮而辟疆未嘗
則一筆一洞壑一轉一絕境如月寫花不逮而辟疆未嘗
寫香有餘情又覺向人之山水反為不逮而辟疆未嘗
誤我遊也嗟乎世無靜人之山水反為不逮而辟疆未嘗
然至近日諸公本無靜人之山水反為不逮而辟疆未嘗
極矣今辟疆獨一掃又從而膾炙於山水之說一死奇響聞
筆舌時一佐其迴旋其游記之中與乎柳而元結鄭道元
合他人計之幾居其十之六七而辟疆遂欲以孤行余
亦欣然聽之以志余之容東皋始終在山水間也陳
維崧鑄錯集如皋子無譽者族人玉樹都憲公之清邵
江東王謝葉金貂河崔盧人父元同先生一極
拔清剛少參公之名府英整及乎大父命登朝簡極
出守獨高保障之執實公之難兄六館生徒推為
維之重有鄙人之父當國之難兄六館生徒推為
模楷兩京尉顧歸以宗富國之難兄六館生徒推為
老雙龍著勝是兒莫不言超兩難之類膺遂家居而用
無譽生而強記幼便能銘出遊市上日乘羊入戲庭
前時時蠅鳳黃金作埒偏過許史之家白玉為錢屢到

金張之宅纔離襪即事清譚甫著衣冠遂工豔曲然
而人不清狂家惟忠厚大有父兄之訓絕無統綺之風
揮毫座側賦瑤瑤其奇食果園中獨懷其小加以性愛文
章才長詞賦瑤瑤其奇食果園中獨懷其小加以性愛文
陸海潘江之作南朝才子詩比鴛鴦北地人等體如蛟
蝶擅江花而落飄何粉以恆香況復閉門於勤結
漂麥同之高鳳冬缸既燼不廢伊晤夏射雉之鄉勤結
寫近董相下帷之地無意窺園居大射雉之鄉勤結
索笑言其腹笥奚讓邊鄙論彼書淫豈惟射雉之鄉勤結
塘煙月爭入篇章贊社鶯花歸楮墨櫻桃帳底於雷
贈婦之言孔雀屏前頰著懷人之什固已餘姚書記錄
此新篇因而長樂名王訝其少作哀夫片羽何止一
僕也哀類蕪城愁深枯樹讀王子安之敘我姊其
年坐衙叔寶之旁自慚其穢敢云元晏用慰清河

拙軒集丁其譽撰
孟晉堂集一卷金臺集奉使集並許嗣隆撰破冢集二
卷許容撰

法古堂集四卷石璜撰愚溪詩藁璜父玉函撰月川集

璜子伊譔巢雲集湘譔璜自敘略余嘗攷古人之於文
而後得詩之優柔文之雄潔書之道拔畫之蒼鬱如龍
子者喜黎下杜陵陶沂太原數子者庶幾其盛哉是數
以故傳為史册流為篇章光怪陸離固不可掩而篆隸
緝素之遺幾為風霜兵火所燹蝕神鬼雷霆所擊攫而
散棄於斷碑殘碣廢筐篋廬之間者輒寶而借之每驚
歎一以爲不可及往宋世蘇黃晁米之徒雅集西園雖
後人之爲之盛然終遜於古豈真古人之終不可及耶
已肆力於其間凡有所作必自樹立不耶自余年十五
利雖舉世非之而不顧然於憂患間斷紛紜擊劍馳射
者不知其幾也是以終其身無成焉而於今老且病矣
眩而心搖神昏而智去矣而猶汲汲於是者喜顏子佳
丸之自吳來詩文字皆精絕可愛而又有陳子雪龕毛
子亦史張子季雅黃子宏音家含銳與之同志而長子
海又得而從其後其或作爲詩文或寫爲書畫惟一以
古爲法此法古堂之所由集也嗚呼古道湮沒久矣文

章固德言所發而數百年來間有作者振復之功既絕
而反爲喪敗者多矣詩歌書畫雖小道而古高人逸士
每藉以適性情逃禍亂而合古者亦少而二三子當廢
絕以後慨然興起爲之又力且專以求追乎龍門昌黎
源之後何其偉與

墨庵集余庚譔

翼庵文集十卷吳素貴譔

漫吟草蘇爲烈譔甲圻草印須草並烈子闢譔贊桴集

卓譔拾遺集觀譔亞堂集卓子潤譔

遠廬集黃鍾譔

且夢山房集石爲崧譔

默鏡居文集四卷葆樸子集三十卷並范方譔

七戍吟存草盧香譔西村存草香父丹譔

紫微集綵娛堂集並范大本撰虛白山房存藁范大士

撰鳳味齋集四卷霜妍集三卷昌晚集並士子遂選
著紫微集敘略壬午癸未余與心淵同客長安朝夕
追歡流連山水或發昂藏之內其甚者愁憤無聊抑鬱
自思多寓於激發昂藏之內其甚者愁憤無聊抑鬱
自展浪跡東西放舟上下咄咄中流作菰蘆中語蓋又
自其情與境移景與況異而性情洋溢於筆札間奇
聲之昔宋高宗最愛簡齊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
頓於京洛緇塵者什之半復願唐於茶竈藥鑪者又
存藁見獵心喜其將於茲一編遇之王仲儒虛白山房
游難恆欲過熙王寅冬余客真州最久日從雉舉諸
載難忘射雉城者是也初冒巢民先生與海內諸名士
尊盟舊京掉鞅辭壇當此之時雉城聲華氣誼遂為十
邑冠已而陳其年主於樸策吾家新城侍郎郡日閉
獨過小三吾徘徊吟唱風流宏長至今藝林豔稱之且
獨於此也錢宗伯列朝詩集載石澗仲先生詩蕭闕

恣揮脫畛畦固舉人也然其始頗隱弗傳今雖傳而世
知之者猶少大率趨時者易為流播而自立者惟堪孤
賞必與之理也舉詩必推灌仲為上駟顧其傳於世殊不
可必如此甚工者何所適從與前年薛然庵為余言范
君拙庵言不妄至其五古數章率任真素不施雕繪亦
信甚契乎灑仲作詩之旨與因雲居士隱約江門以老
之年迴翔乎廣文官舍非如白雲居士隱約江門以老
者我知君詩之易傳也余於近人錄其詩而未之見者
彭澤劉君映菴廬江宋君潛川與范君而三彭澤遠在
豫章過之益讀其新詩因共論雉
會當過之益讀其新詩因共論雉
舉今昔詩派以余言為何如也

餘閑堂詩二卷李四載撰

深而致遠舉凡權愉拂逆之來皆不足動之發為詩
歌雋永淵源使人慕其才而不能測其所至夫于刪詩
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中無邪者靜之至也後世惟陶元亮
真心真寄其詩外樸中映讀之浮氣俱盡蓋本乎其
之性情非可易言矣李于不勝衣而襟度如是殆所謂靜者
夢白曰李于恂恂若不勝衣而襟度如是殆所謂靜者

乎人之靜者詩必靜吾當於旦暮遇之已而與數晨夕
飲食游讌賦詩會文澹然不改常度即或與會酣舉與
縱譚劇飲時一往俱有靜氣所為詩歌能變化古今雖
感慨中來而緣物寫意其靜固自若也及讀其全集四
卷真是中腴外樸而撫時感遇抑鬱離愁或未能免而
絕無牢騷不平之鳴夫詩以道性情也性情所寄動者
易竟靜則難窺李子隨遇而安視陶令為何如哉余當
語夢白天下惟靜者可與言詩吾向見其人今且讀其
矣詩

樵風館集四十卷鄭臨撰

春草軒詩鈔三卷范亶撰越山集四卷亶子捷撰瓠尊

集景頤撰

白蒲子古文十卷編年詩三十六卷並姜任修撰香岩

古文四卷皋原集四卷並修子恭壽撰西田小藁文載

撰沈德潛編年詩敘康熙歲癸巳潛與自芸姜先生相
遇於義門書塾時先生負高才抱碩學而又當壯盛

天子重

天子神

之歲發為詩歌一往縱逸牢籠萬象相與酬答自願如
滕薛江黃之遇齊楚無能為役也不數年先生擢魏科
入詞館元本雅頌登歌廟朝而先生之詩一變既
橫逆禍幾不測賴
聖察其非幸而大吏以冰山傾崩斃於詔賦先生宛抑
始白維時託諸詠吟每有感憤結鬻磊落不平之辭而
榆較量晴雨隨所感觸無非自得先生詩尤有純乎天
趣者焉而先生隨所感觸無非自得先生詩尤有純乎天
斥守揭陽蘇子瞻以觸忤權臣竄逐海外兩賢詩格並
勝於前大抵遭放投處逆境有足以激發其性情而使
之怪偉特絕縱欲自掩其華鋪張潤色非不推為一時之
生為達官於朝出於幽憂悒鬱之中磨勵乎安命俟時之
鉅麗而性成於幾於幽憂悒鬱之中磨勵乎安命俟時之
焉其所成就有於幽憂悒鬱之中磨勵乎安命俟時之
學其則大吏之版虐先生適以玉成先生而使其詩之
可傳於後世也宵人之謀正為君子之福不信然哉潛
於先生為後進而年差長於先生向處於無能為役者
益以齒髮日衰殖業頽落而先生道味充腴詩境與年
俱老更有不能追望其後塵者也迴憶義門書塾相遇
時行及三紀兩人之聚散離合蹤跡變幻電光鳥影如

塵如夢不有惘惘而莫能為懷者耶乙丑春嗣君靜宰
公車北上先生寄示全集俾草敘因紀其相遇以來
情事如此他日得請歸里買扁舟涉大江謁先生於
里門歡然道故各寫天倪其樂有莫可涯量者區區境
遇之得喪付之一映焉可也先生聞
是言應有莫逆於心輒然而笑者

古柏園集胡香山謨芸門集香孫之祁謨

夢白先生器懷聰朗博學強記為諸生響振名流矣
神猶記穉齒於坊刻中讀所為文及選定本吸淮海之
浩氣藉雋哲之遺芳竊歎先民矩矱未遠既又於視席
之伍聆其逸句如蠲旋瀾漪不可象執私謂先生蓋攀
幽梯空掃絕代之積塵者泊癸卯南先生宏以游處誨
成進士入史館閱三歲而始通籍先生宏以游處誨
王之近作其詩氣象孤迥如太華夜碧靈舉謂其清遐似
獨拔取其一似錢考功非虛也文則研微耽元真悟
英華茲始領其一二語餘子全可廢譬之草木向徒繼其
持一統志館事其臭味焉吳宗伯上玉方閣學苞相繼總
式非先生校定本不以進陳由是繼日以前夜與徐編程
葆光李編修文銳楊檢討椿憲章無算騰休明於百代
潤鴻業於八紘而先生之撰述至此且出日入月虹洞

無涯矣宜海內操觚家奉
古柏園集為圭臬不哀也

研北詩存十二卷吳宗謨

書其中暇則與客觴詠歲久得詩尤夥其既沒也先生
之令子翀有官邑乃節齋俸入為先生板行之余惟古
願不致自詘隨年進其生前皆鏗而不已以求至於古人
後無疑也至於為能雖並世而子者亦不能信其必傳於
相知定吾文者於嗚呼士乃貴焉不用於禮嘗有言後世誰
戶所養之卒不磨滅故世之卒莫之知然其精神
數十年卒有可哀其集敘而傳之彼夫五年或十年或
以是張之者大都化為飛埃淪為茂草而憔悴專壹之
士乃歷劫而彌光少陵有言千秋萬世名寂寥身後事
誠悲之也余不獲見先生竊讀先生之詩冲澹夷曠因
於想見先生之為人天懷磊落名教率物殆所謂不
其梗概而傳之者乃在身後也故因其子之請而敘
如此

甚原集四卷縈翠閣詩鈔求定齋文鈔並冒春榮謨

球甚原集敘略牧齋列朝詩傳云鍾記室品陶徵士為
隱逸詩人之宗余於近代願以推漉仲濯仲蓋白雲居
士石沉字也高陽孫文正公敘永平大夫存笥草謂與
晉安王氏毘陵唐氏玉峰歸氏同為明代於式天啓崇
孟論霞起園詩亟歎之甚原世承家學得永平真訣顧
寄心清尚悠然自娛於世未嘗數棲止柴灣與羌顧
相隔二十五里羌竈益白雲居士之柴桑也鮑濟門為
作東海五子歌曰生平二范錢姜之柴桑也鮑濟門為
六時已掉鞅辭壇又復窮居抱道三十年以饑凍消其
客氣以風霆發其深省其
含咀百家籠罩千古宜哉

聖溪遺藁黃國袍撰袍孫理編耕南詩鈔二卷理撰

雲深堂集黃振撰

染月山房集范駒撰

片石詩鈔江干撰顧雲敘昔俞伯牙學琴於成連既通
鍾鼓俞不復鼓琴傷知已之難也嗟乎士不幸不遇於
時傲廬風雨蠹老螢乾而以侘傺不平之氣舒幽憂無

聊之況不一皆託諸詩如王之在璞精氣已見於山川
而聲聞不出於里閭此千古之詩人而為扼腕悼歎
莫可誰何也吾友江子開片石當今之詩人也生於
舉業外好為韻語天骨開張而穿今之詩人而為扼腕
能剗削故軌標領新情大都以漢魏為骨而出入於
唐中唐之問求之近今罕見其匹顧蘊其所得窮處海
濱如鶴隱煙霄乎與世相隔故未嘗求人知而處世
亦卒無知之者閱過人花雨相隔故未嘗求人知而處世
苦吟未就江子出藁傳則人人為之拈韻賦詩眾方
怡然得亦恍然失也其出語驚人而為之拈韻賦詩眾方
居齒日加長詩日益工而可遇亦日與士苟克己之難
與精怪合會必有其時而不可求與士苟克己之難
其精怪合會必有其時而不可求與士苟克己之難
順風而呼特其易者耳然易而傳者如難焉而顯要
者更可有久也今江子將策其全集板行不吾知難焉
卿必有聞聲相思者知已之得自一其人也即或時
無知已古調獨彈一唱三歎逸韻鏗然與千百
世人結知音之契其在斯集歟其在斯集歟

芸香書屋詩鈔二卷顧暄撰

鈕金園集管濤撰 以上並如皋

狼五詩存通州范國祿楊麓孫模喜越同編

西林社集范國祿編祿招客海上者山左陳若已閩中陳次玉昭陽李小有吳陵童魯人

西之古利陳菊裳為圖包石圃作敘彙而刊之

白狼詩集陳世祥編

詩笈八卷陶開虞編

古文輯要張天翼編

紫琅詩集八卷陳心穎孫翔孫世儀馮萃同編陳心穎

南北山川鍾靈為風雅淵藪故作者林立而哀刻以問

世者亦所在多有惟我通明代盧子明先生所選廣陵

詩一集體製儼雅一切披拾標榜庸狠險怪之習比於

根莠之芟夷可謂工於持擇者矣迄今二百餘年風流

銷歇未之有能繼起者夫詩之作成於一朝之興寄而其

至者即以前傳之承久竊見往代名公鉅儒騷人逸士其

生乎所鬱積發為聲詩幽光奇氣磅礴不能自已縱無

當於一時異世後必有心契而寶愛之者等諸隋珠和

璧而當其時要非無藉而傳嗟乎揚子雲覆瓿之書將

以俟子雲其人然苟散失莫為收拾後縱有子雲又烏

從見之因而篤好之乎余素懷搜輯之暇歷論吾鄉辭壇

未之能逮今春適與諸同不欣躍樂成厥事相與蒐羅

升降運會遂及於茲莫不欣躍樂成厥事相與蒐羅

無有膏唇由勝國至昭代共得詩數百卷選其格律清蒼辭旨忠厚不遠三百篇

遺意者疏為八卷付諸剞劂期以闡揚前人不致聲銷

韻歇揆之虛君當日選輯之深心倘亦樂引為同調者

乎後有作者嗣而續之俾紫琅風雅一脉因以傳之無

窮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崇川詩集十二卷琅五藏珍八卷並孫翔編

往余承乏如皋時以公事至通州間嘗登狼五之峰見

其江山之壯麗川原之繡錯沙洲島嶼之明媚慨然想

靈秀所鍾人文之盛必有蔚然可觀者通之屬邑三日

如皋日泰興日海門四邑自五季以來代多名宿獨詩

之以專集流傳者間一二見其餘湮沒而不彰蓋多且

竊憾三邑之詩未有搜而後出之者版牘勞形之暇夢繞雲山殊深悒悒快比年來擢任海州家人寄居如皋兒子承燕日與邑人江樵所諸子歌詩贈答樵所乃稱通州孫君以書來請敘其簡端余維古陳詩之職既廢世多以譚吟為小技魏晉而後盛弗傳或與窮閣下邑之士或千百而傳什一焉要其或傳或不傳亦各有幸不幸昌黎云莫為之誼不後雖盛弗傳亮矣夫其言之也孫君桑梓敬恭之名亦與之俱傳前美是謂得江山之秀而為傳而孫君之獨予以十數年慨慕之私而竟得其人以副予望不可謂非予之厚幸也抑吾聞古陳詩之職既有軒以采民風予既舊蒞其地是亦有軒之寄者既幸獲見四邑之人文又得藉附采風之末皆不可以無辭書此以付承燕使與樵所諸子感舊之情焉

作鎮又西南而江東北背海山水靈秀人文應之

聖朝皇熙累洽億載萬年

文教不興被及遐邇聲韻之學超軼前代余不揣謏陋爰取通郡暨屬邑諸家詩手自繕錄及吉光片羽得之師友國初迄今鐫成一集以俟采詩者

陳氏淵源集陳鎔編

戎未遑學問朝夕過庭之餘家大人每言及先世司寇公都事公志之勿敢忘但流離數千里外欲求祖宗爾小子當承先志而不可得值餘削平乙丑年奉家大人命返通展拜先人墓塚於雲溪兩伯父處得親映梧公著作又於通郡藏書家遍加搜輯得司寇公馬公共二十四人閏秀無垢姑詩古文辭若干首視昔先人全集十不四一閏秀無垢姑詩古文辭若干首視昔先急為編輯并目前一二鎔竊為之於邑然代遠年湮苟不之世代為先後藏之家塾非敢云紹述也亦以見先人忍置焉爾

李氏詩乘李琪編

古文辭鳴至唐而太白東川君虞昌谷義山諸公亦足吾宗之弁冕餘若一代大雅踵起滄溟迭主壇坫天下之言功不可謂不偉降而崢嶸而滄溟迭主壇坫天下之言詩者幾舍李氏莫屬焉然遙華胄余竊不敢遠附隴西故今輯詩乘斷自始遷祖以後始遷祖暨二世三世

世席蘭綺詩文俱不可攷并從闕如越四世祖水部公
 當明正嘉間始以文學顯嗣是而承人承不間一至於先
 博言凡九世共得三十餘人繼唐以來吾宗諸詩人橫世
 而亦詩者已閱十世矣雖後漢唐蘇詩徵或淮海英靈集
 或散見於當世大前光生所輯江蘇詩徵五山者舊集諸
 續同人集及郡人多崇川詩集紫瑛詩集存若佚有差也
 文約至一二首多於詩後其餘首以彙之存若佚有差也
 蹟可傳或略或行於詩或誌銘或題詠皆別立卷其有使
 功之留貽者遠庶可以觀感而興起耳輯成冠之以言立
 遂名之曰詩乘云嗟乎我生以後門弟而諸父行率抱
 先窮士既不幸賞志以歿余又寡兄弟而諸父行率抱
 此窮家具饑餓而己其子孫復不克自振亦慙甚矣
 而三椽老屋猶撐拄數萬卷殘書乃得驅蟬剔蠹搜羅
 爰具酒脯數器以告先靈并示族人知之後之有志者
 仰承堂構各自努力能先靈以詩為家事廣加哀集由本支
 以及旁支由十世以及百世而厚望也若不建其亦我
 李柯條之繼起者乎是余之所厚望也若不建其亦我
 代擅雕龍且駕安平崔氏汝南應氏而上之則瑯琊王

詹事之見也余
 小子其何敢

五山耆舊前集二十卷今集八卷楊廷撰編三家詩鈔

六卷撰門人馮震祥編前集自敘吾通肇建後周宋代

作者林立人各有集然散佚者過半矣廷撰後周宋代
 左右采獲凡見聞所逮及自吾郡外泰興如泉海門三
 邑詩之存者靡不搜輯若其人介節義行政事文章舉
 舉大者爰舉正史省志泊家乘別集誌傳碑銘叢譚稗
 說品錄詳覈備著於篇顧識限方隅聖漏滋多深懼日
 久就荒厘編成二十卷為前集釋都計四百三十九人得
 詩四千五百七十一首闕遺甄綜補輯以備一方文獻之
 之士儻有願省闕遺甄綜補輯以備一方文獻之
 是所企望也今集自敘余編宋元明以來鄉先輩
 詩為耆舊前集如東莞遠掇拾叢殘幾無漏什矣
 朝詩人輩出蒙如東莞遠掇拾叢殘幾無漏什矣
 方聞為排纒其事條分而件繫之復得哀次成帙并采
 卷帙浩繁手民不能剋日蕝事謹以順治康熙兩朝所
 得詩凡八卷為今集初刊他日次第就緒獲卒業焉則
 是編其
 乘章已

崇川詩鈔彙存五十卷王藻編

以上並通州

萬花樓詩文集海門李進瑄進璋同撰

逐逐者驚忽有鳳凰翔於九叔之上見者必駭且異也
大江之涘黃者皆茅白者皆葦忽有芝草蒸於林薄之
表見者必駭且異也故于人之秀日俊萬人之秀日傑
異於人之謂也惟文亦然其朱逐逐於藩離之間與
黃且白於大江之涘者無論矣而高遠之說其為也
或不聳牙屈詰浮蕩不根以神其河漢之說其為也
或純或依聲學古剽竊八家以均於古人之後其為
疵也偽而不真駁而不純者吾烏知不為鷹鷂為荆棘
而偽而不真者則亦鸞雀之似鳳皇而非凡鳥為耳
似芝草而非芝草也東海李之似鳳皇而非凡鳥為耳
毅方介不奔芝草也東海李之似鳳皇而非凡鳥為耳
名流哆口罵人之態至其為文壇者久而能冲然自
情他山之雄曹博積深流易不異人而極理有浩然
氣淵然之光曹村廉悍凌奧沈醜醜惟恐一言一字
有真無偽故卓然秀拔於千萬人之中見之者雖三尺
鳳凰芝草也夫此誠

棣華閣集泰興陸遐昌肇昌同撰

同人集如皋昌襄編

手願結交者遭世多故而身遂隱然賓客爭造其門請
謁無虛日蓋四十餘年車馬紛錯郵筒交馳皆由才學
兼富聲氣歛集較之人貌榮名不可同日語也今碎
取其故人有感焉夫自喪亂以來碎疆所閱歷者兵戈之
余因之山川險阻禍患疾病之顛連靡不畢備王謝家
拾壤山就散而故人筆墨則獨守而弗失夫是以
長物半就散而故人筆墨則獨守而弗失夫是以
生殊途離合異候猶得摩挲柔翰以想見其鬚眉肝膽
人操行之文章可謂深而情於友朋亦可想見其鬚眉
筆墨或存或削而辟疆則日以其好懷談計恩怨苟及
者於心終不忘蓋惟才憐才故其情深誼厚一至於此
可為激昂
慨歎者也

歷代詩發四十卷范大士編

止之情未離乎性也是故發乎父子止於親焉發乎君
臣止於義焉發乎夫婦止於別焉發乎長幼止於序焉

發乎朋友止於信焉推之發為日月而止寒暑發為風
雨而止晦明發為山川而止高深發為鳥獸草木而止
飛潛動植然或發為三頌或發為二雅或發為十五
國風或發為西漢或發為六朝或發為三唐或發為宋
元為明五代遼金以下無不發焉甚者一代發為各體
有柏梁體建安體垂拱體開元體元和體西崑體眉山
數變屢遷家立一壇戶樹一幟此詩側生體出竟陵虞山
作者之不一兼選者之不一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
已嘗聞陳白沙之言又曰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
韻無風韻則無詩矣又曰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
是如風韻則無詩矣又曰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
名而何其旨趣若此宜乎奔州歎服不置也然詩不
性情不見孰能發之亦惟作詩者與選詩者自發之而
己善哉范子拙存之選歷代詩名與選詩者自發之而
三味乎范子拙存之選歷代詩名與選詩者自發之而
風雅丹黃而甲乙之於羣言商歌間與二三同人漁
源流其備也博矣其取精也富矣豈非性之所近情
之所鍾有自然之道者乎乃以余老馬識路而問敘
於余斯道三折肱焉九折臂也今將奉是編而卒業焉
之七無以鍼膏肓破廢疾也今將奉是編而卒業焉

足以發矣

萌賸賞交一百三十卷范大謨編

日如繭抽緒體必鱗次啟行之詞逆萌中篇之意絕筆
之言追賸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附蕝相
銜首尾一體然則藕抽之易盡鱗次之不自然脈注之
薄弱耐蕝之脆而不堅焉而不增美也賞交所自出得
充腴則首尾索莫去疵所以增美也賞交所自出得
謝康樂之詩曰靈域久韜隱如與心賞交獨居自得之
瀾濤雪於其中積學儲寶酌理富才骨勁而氣猛翬備
則翥者心之運乎思路也心者靈域蓄之則韜隱發之
光矣

古詩釋三十二卷姜任修編

東臯詩存四十八卷文園六子詩並汪之珩編

目東臯詩存四十八卷汪之珩編是集選其邑人之詩
自宋以迄於今其字號官爵所載既多近時之作而之珩
國朝每人各標二百餘首王逸徐陵芮挺章自錄已作未如

含影詞一卷通州陳世祥撰

露香園詩餘陳世景撰

濂夫詞韻范遇撰

書寓詞集邵幹撰

秋閨吟一卷湯球撰

鄉樂府一卷李懿曾撰

焉寡儔即起周秦諸前輩為之當不過是然江南為文
物聲名之地賦政事之區梅村作詞宜舉其遠者大
者蓄萃題詠以備一掌故而顧屑於服飾器玩之
未技巧嬉戲之瑣敷陳觀縷窮極刻畫此非優之體
蟲之技大雅弗尚也余不佞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取
母之邦見聞所及者披實而縷言之自山川城郭田野
靡不學校之大以逮敦牟益既草木飲饌之細播諸樂
府得一百首亦用望江南調益效鞏梅村而改絃更張
之也夫吾通僻處海城如斗大窮江左一隅耳所詠
止是或不免子誠齊人之謂而倦倦桑梓有敬恭之心

黠譏訕之盤亦庶幾樂操土風之遺意乎他日使者採
風郡守修志儻以為葑菲而取節焉此於邵潛之州乘
資錢岳之里雋遺評陳魁文
之五山小史則余之願也夫

紅雪詞四卷馮雲鵬撰

香南詞錢紱撰

秋棠吟榭詞六卷孫超撰以上並通州

錦雲詞如皋張槎撰

右別集類五百二部總集類三十六部詩文評類十九

部詞曲類十部凡部五百六十有九



